

目录

雜阿含經（六一七）	1
雜阿含經（六二〇）	2
雜阿含經（四九八）	2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三）	4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郁伽支羅經.....	5
中阿含經因品念處經.....	7
中阿含經因品苦陰經.....	13
中阿含經因品苦陰經.....	17
雜阿含經（五三五至五四五）	22
雜阿含經（六〇五至六一六）	29
雜阿含經（六一八至六一九）	36
雜阿含經（六二一）	37
雜阿含經（六二三至六三七）	37
雜阿含經（六三八至六三九）	45
雜阿含經（一一八九）	47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七）	49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六）	49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三）	51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七寶經.....	52
雜阿含經（七〇四至七四七）	52
中阿含經因品想經.....	81

中阿含經林品自觀心經.....	82
中阿含經林品自觀心經.....	83
中阿含經林品達梵行經第五.....	84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分別六界經.....	87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分別六處經.....	94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分別觀法經.....	98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溫泉林天經.....	104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釋中禪室尊經.....	109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阿難說經.....	113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拘樓瘦無諍經.....	115
中阿含經心品獵師經.....	121
中阿含經心品五支物主經.....	125
中阿含經心品多界經.....	129
中阿含經雙品小空經.....	134
中阿含經雙品大空經.....	137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九）.....	144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八）.....	144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八）.....	146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九）.....	146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四）.....	146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六）.....	148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九）.....	152

中阿含經七法品漏盡經.....	154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無刺經.....	157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五下分結經.....	159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心穢經.....	163
雜阿含經（五四六）	166
雜阿含經（五四七）	167
雜阿含經（八九五）	168
雜阿含經（八九六）	168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四）	169
雜阿含經（一一二五）	169
雜阿含經（三五—）	169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等心經.....	171
雜阿含經（四八二）	173
雜阿含經（五六〇）	174
雜阿含經（一一二八至一一三〇）	175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一）	176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二）	177
雜阿含經（八九一）	178
雜阿含經（八九二）	179
雜阿含經（八九三）	180
雜阿含經（八八四至八八六）	180
雜阿含經（九三五）	183

雜阿含經（九三六）	184
中阿含經因品師子吼經.....	186
中阿含經雙品說智經.....	189
雜阿含經（九三四）	194
中阿含經雙品求解經.....	196
中阿含經大品阿梨吒經.....	198
雜阿含經（六八四至六八七）	207
雜阿含經（七〇一至七〇三）	211
雜阿含經（八九四）	212
雜阿含經（九二七）	213
中阿含經大品優婆塞經.....	214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晡利多經.....	218
雜阿含經（九二八）	225
雜阿含經（九二九）	226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五）	228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六）	229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六）	229
雜阿含經（五〇二）	230
雜阿含經（五五六至五五八）	231
雜阿含經（五五九）	233
雜阿含經（五六七）	234

雜阿含經（六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為鷹所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為他所困，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羅婆答言：『我於田耕壠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為我家父母境界。』

「鷹於羅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壠中，能得脫以不？』於是羅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壠大塊之下，安住止處，然後於塊上欲與鷹鬪。

「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鬪，瞋恚極盛，駿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臆衝堅塊，碎身即死。

「時，羅婆鳥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來， 羅婆依自界，
乘瞋猛盛力， 致禍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 依於自境界，
伏怨心隨喜， 自觀欣其力。
設汝有兇愚， 百千龍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觀我智殊勝， 摧滅於蒼鷹。』

「如是，比丘！如彼鷹鳥，愚癡自捨所親父母境界，遊於他處，致斯災患。汝等比丘亦應如是，於自境界所行之處，應善守持，離他境界，應當學。

「比丘！他處他境界者，謂五欲境界，眼見可意、受、念妙色，欲心染著；耳識聲、鼻識香、舌識味、身識觸，可意、

受、念妙觸，欲心染著。是名比丘他處他境界。比丘！自處父母境界者，謂四念處。云何為四？謂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是故，比丘！於自行處父母境界而自遊行，遠離他處他境界，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六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大雪山中，寒冰嶮處，尚無猿猴，況復有人。或復有山，猿猴所居，而無有人。或復有山，人獸共居，於猿猴行處，獵師以羶膠塗其草上，有黠猿猴遠避而去，愚癡猿猴不能遠避，以手小觸，即膠其手；復以二手欲解求脫，即膠二手；以足求解，復膠其足；以口嚙草，輒復膠口。五處同膠，聯捲臥地。獵師既至，即以杖貫，擔負而去。

「比丘當知，愚癡猿猴捨自境界父母居處，遊他境界，致斯苦惱。如是，比丘！愚癡凡夫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眼見色已，則生染著；耳聲、鼻香、舌味、身觸，皆生染著。愚癡比丘內根外境被五縛已，隨魔所欲。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於自所行處父母境界依止而住，莫隨他處他境界行。云何比丘自所行處父母境界？謂四念處——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四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那羅提陀賣衣者菴羅園。

爾時，舍利弗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深信世尊，過去、當來、今現在，諸沙門、婆羅門所有智慧，無有與世尊菩提等者，況復過上？」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善哉所說，第一之說，能於眾中作師子吼，自言深信世尊，言過去、當來、今現在，沙門、婆羅門所有智慧，無有與佛菩提等者，況復過上？」佛問舍利弗：「汝能審知過去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

世尊復問：「舍利弗！知如是法、如是慧、如是明、如是解脫、如是住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佛告舍利弗：「汝復知未來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如是法、如是慧、如是明、如是解脫、如是住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佛告舍利弗：「汝復能知今現在佛所有增上戒。如是法、如是慧、如是明、如是解脫、如是住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佛告舍利弗：「汝若不知過去、未來、今現在諸佛世尊心中所有諸法。云何如是讚歎？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說言：『我深信世尊，過去、當來諸沙門、婆羅門所有智慧，無有與世尊菩提等者，況復過上』？」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能知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世尊心之分齊，然我能知諸佛世尊法之分齊。我聞世尊說法，轉轉深、轉轉勝、轉轉上、轉轉妙，我聞世尊說法，知一法即斷一法，知一法即證一法，知一法即修習一法，究竟於法，於大師所得淨信，心得淨。

「世尊是等正覺。世尊！譬如國王有邊城，城周匝方直，牢固堅密，唯有一門，無第二門，立守門者，人民入出皆從此門，若入若出，其守門者，雖復不知人數多少，要知人民唯從此門，更無他處。如是，我知過去諸佛、如來、應、等正覺悉斷五蓋惱心，令慧力羸、墮障礙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處，修七覺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當來世諸佛世尊亦斷五蓋惱心，令慧力羸、墮障礙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處，修七覺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現在諸佛世尊、如來、應、等正覺亦斷五蓋惱心，令慧力羸、墮障礙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處，修七覺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舍利弗！過去、未來、今現在佛悉斷五蓋惱心，慧力羸、墮障礙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處，修七覺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是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三痛。云何為三？所謂樂痛、苦痛、不苦不樂痛。諸比丘當知，彼樂痛者，欲愛使也；彼苦痛者，瞋恚使也；不苦不樂痛者，是癡使也。是故，諸比丘！當學方便，求滅此使。所以然者，當自熾然，當自修行法，得無比法。諸比丘當知，我滅度後，其有比丘念自熾然，修其行法，得無比法，此則是第一聲聞。」

「云何，比丘！當自熾然，當自修行，得修行法，獲無比法？於是，比丘！內自觀身，外自觀身，內外自觀身而自遊戲；

內觀痛，外觀痛，內外觀痛；內觀意，外觀意，內外觀意；內觀法，外觀法，內外觀法而自遊戲。如是，比丘！當自熾然，盛修行其法，得無比法。諸比丘行此法者，於聲聞中第一弟子。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郁伽支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郁伽支羅，在恒水池岸。

爾時，一比丘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唯願為我善略說法。從法世尊聞已，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世尊告曰：「比丘！當如是學，令心得住，在內不動無量善修，復觀內身如身，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復觀外身如身，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復觀內外身如身，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比丘！如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時、臥時、眠時、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俱定，修習捨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丘！當復更修觀內覺如覺，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

復觀外覺如覺，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復觀內外覺如覺，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比丘！如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時、臥時、眠時、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俱定，修習捨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丘！當復更修觀內心如心，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復觀外心如心，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復觀內外心如心，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比丘！如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時、臥時、眠時、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俱定，修習捨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丘！當復更修觀內法如法，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復觀外法如法，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復觀內外法如法，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惑。比丘！如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時、臥時、眠時、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俱定，修習捨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丘！心當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比丘！若汝修習此定極善修者，若遊東方，必得安樂，無眾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眾苦患。比丘！若汝修習此定極善修者，我尚不說汝諸善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比丘！若汝修習此定極善修者，汝於二果必得其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

於是，彼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受持佛教，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尊者知法已至，得阿羅訶。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郁伽支羅經竟(千二百六字)

中阿含經因品念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劒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一道淨眾生，度憂畏，滅苦惱，斷啼哭，得正法，謂四念處。若有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悉斷五蓋、心穢、慧羸，立心正住於四念處，修七覺支，得覺無上正盡之覺。若有未來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悉斷五蓋、心穢、慧羸，立心正住於四念處，修七覺支，得覺無上正盡之覺。我今現在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我亦斷五蓋、心穢、慧羸，立心正住於四念處，修七覺支，得覺無上正盡之覺。」

「云何為四？觀身如身念處，如是觀覺、心、法如法念處。」

云何觀身如身念處？比丘者，行則知行，住則知住，坐則知坐，臥則知臥，眠則知眠，寤則知寤，眠寤則知眠寤。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昂，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生惡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斷滅止，猶木工師、木工弟子，彼持墨繩，用拼於木，則以利斧斫治令直。如是比丘生惡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斷滅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齒齒相著，舌逼上齶，以心治心，治斷滅止。猶二力士捉一羸人，處處旋捉，自在打鍛。如是比丘齒齒相著，舌逼上齶，以心治心，治斷滅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念入息即知念入息，念出息即知念出息，入息長即知入息長，出息長即知出息長，入息短即知入息短，出息短即知出息短；學一切身息入，學一切身息出，學止身行息入，學止口行息出。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離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離生喜樂無處不遍。猶工浴人器盛澡豆，水和成搏，水漬潤澤，普遍充滿無處不周。如是比丘離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離生喜樂無處不遍。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

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定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定生喜樂無處不遍。猶如山泉，清淨不濁，充滿流溢，四方水來，無緣得入，即彼泉底，水自涌出，流溢於外，漬山潤澤，普遍充滿無處不周。如是比丘定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定生喜樂無處不遍。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無喜生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無喜生樂無處不遍。猶青蓮華，紅、赤、白蓮，水生水長，在於水底，彼根莖華葉悉漬潤澤，普遍充滿無處不周。如是比丘無喜生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無喜生樂無處不遍。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於此身中，以清淨心意解遍滿成就遊，於此身中，以清淨心無處不遍。猶有一人，被七肘衣或八肘衣，從頭至足，於其身體無處不覆。如是比丘於此身中，以清淨心無處不遍。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念光明想，善受善持，善憶所念，如前後亦然，如後前亦然，如晝夜亦然，如夜晝亦然，如下上亦然，如上下亦然。如是不顛倒，心無有纏，修光明心，心終不為闇之所覆。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善受觀相，善憶所念，猶如有人，坐觀臥人，臥觀坐人。如是比丘善受觀相，善憶所念。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

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此身隨住，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充滿，我此身中有髮、髭、爪、齒、麤細薄膚、皮、肉、筋、骨、心、腎、肝、肺、大腸、小腸、脾、胃、搏糞、腦及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猶如器盛若干種子，有目之士，悉見分明，謂稻、粟種、蔓菁、芥子。如是比丘此身隨住，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充滿，我此身中有髮、髭、爪、齒、麤細薄膚、皮、肉、筋、骨、心、腎、肝、肺、大腸、小腸、脾、胃、搏糞、腦及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觀身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猶如屠兒殺牛，剝皮布地於上，分作六段。如是比丘觀身諸界，我此身中，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觀彼死屍，或一、二日，至六、七日，烏鴉所啄，豺狼所食，火燒埋地，悉腐爛壞，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骸骨青色，爛腐食半，骨環在地，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離皮肉血，唯筋相連，見已自

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骨節解散，散在諸方，足骨、膊骨、髀骨、髁骨、脊骨、肩骨、頸骨、髑髏骨，各在異處，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骨白如螺，青猶鴿色，赤若血塗，腐壞碎糝，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若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觀身如身者，是謂觀身如身念處。

「云何觀覺如覺念處？比丘者，覺樂覺時，便知覺樂覺。覺苦覺時，便知覺苦覺。覺不苦不樂覺時，便知覺不苦不樂覺。覺樂身、苦身、不苦不樂身；樂心、苦心、不苦不樂心；樂食、苦食、不苦不樂食；樂無食、苦無食、不苦不樂無食；樂欲、苦欲、不苦不樂欲。樂無欲、苦無欲覺、不苦不樂無欲覺時，便知覺不苦不樂無欲覺。如是比丘觀內覺如覺，觀外覺如覺，立念在覺，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覺如覺。若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觀覺如覺者，是謂觀覺如覺念處。

「云何觀心如心念處？比丘者，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無欲心知無欲心如真，有患，無患，有癡，無癡，有穢污，無穢污。有合，有散，有下，有高，有小，有大，修，不修，定，不定，有不解脫心知不解脫心如真，有解脫心知解脫心如真。如是比丘觀內心如心，觀外心如心，立念在心，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心如心。若有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觀心

如心者，是謂觀心如心念處。

「云何觀法如法念處？眼緣色生內結，比丘者，內實有結知內有結如真，內實無結知內無結如真，若未生內結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內結滅不復生者知如真；如是耳、鼻、舌、身，意緣法生內結，比丘者，內實有結知內有結如真，內實無結知內無結如真，若未生內結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內結滅不復生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觀內法如法，觀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法如法，謂內六處。

「復次，比丘觀法如法。比丘者，內實有欲知有欲如真，內實無欲知無欲如真，若未生欲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欲滅不復生者知如真，如是瞋恚、睡眠、調悔。內實有疑知有疑如真，內實無疑知無疑如真，若未生疑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疑滅不復生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觀內法如法，觀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法如法，謂五蓋也。

「復次，比丘觀法如法。比丘者，內實有念覺支知有念覺支如真，內實無念覺支知無念覺支如真，若未生念覺支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念覺支便住不忘而不衰退，轉修增廣者知如真，如是法、精進、喜、息、定。比丘者，內實有捨覺支知有捨覺支如真，內實無捨覺支知無捨覺支如真，若未生捨覺支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捨覺支便住不忘而不衰退，轉修增廣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觀內法如法，觀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法如法，謂七覺支。若有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觀法如法者，是謂觀法如法念處。

「若有比丘、比丘尼七年立心正住四念處者，彼必得二果，或現法得究竟智，或有餘得阿那含，置七年，六五四三二一年。若有比丘、比丘尼七月立心正住四念處者，彼必得二果，或現法得究竟智，或有餘得阿那含，置七月，六五四三二一月。若

有比丘、比丘尼七日七夜立心正住四念處者，彼必得二果，或現法得究竟智，或有餘得阿那含，置七日七夜，六五四三二，置一日一夜。若有比丘、比丘尼少少須臾立心正住四念處者，彼朝行如是，暮必得昇進，暮行如是，朝必得昇進。」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念處經竟(三千一百三十七字)

中阿含經因品苦陰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諸比丘於中食後，少有所為，集坐講堂。於是眾多異學，中後仿佯往詣諸比丘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諸比丘：「諸賢！沙門瞿曇施設知斷欲，施設知斷色，施設知斷覺。諸賢！我等亦施設知斷欲，施設知斷色，施設知斷覺。沙門瞿曇及我等此二知二斷，為有何勝？有何差別？」

於是，諸比丘聞彼眾多異學所說，不是亦不非，默然起去，並作是念：「如此所說，我等當從世尊得知。」便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謂與眾多異學所可共論，盡向佛說。

彼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即時應如是問眾多異學：『諸賢！云何欲味？云何欲患？云何欲出要？云何色味？云何色患？云何色出要？云何覺味？云何覺患？云何覺出要？』諸比丘！若汝等作如是問者，彼等聞已，便更互相難說外餘事，瞋諍轉增，必從座起，默然而退。所以者何？我不見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一切餘眾，能知此義而發遣者，唯有如來、如來弟子或從此聞。」

佛言：「云何欲味？謂因五欲功德，生樂生喜，極是欲味，

無復過是，所患甚多。

「云何欲患？族姓子者，隨其技術以自存活，或作田業、或行治生、或以學書、或明算術、或知工數、或巧刻印、或作文章、或造手筆、或曉經書、或作勇將、或奉事王。彼寒時則寒，熱時則熱，飢渴、疲勞、蚊虻所蜇，作如是業，求圖錢財。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不得錢財者，便生憂苦、愁感、懊惱，心則生癡，作如是說：『唐作唐苦，所求無果。』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得錢財者，彼便愛惜，守護密藏。所以者何？『我此財物，莫令王奪、賊劫、火燒、腐壞、亡失，出財無利，或作諸業，而不成就。』彼作如是守護密藏，若有王奪、賊劫、火燒、腐壞、亡失，便生憂苦、愁感、懊惱，心則生癡，作如是說：『若有長夜所可愛念者，彼則亡失。』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母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子、兄弟、姊妹、親族展轉共諍。彼既如是共鬪諍已，母說子惡，子說母惡，父子、兄弟、姊妹、親族更相說惡，沉復他人？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王王共諍，梵志梵志共諍，居士居士共諍，民民共諍，國國共諍，彼因鬪諍共相憎故，以種種器仗，轉相加害，或以拳擣石擲，或以杖打刀斫，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楯入在軍陣，或以象鬪，或馬、或車，或以步軍，或以男女鬪。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

箭，或執刀楯往奪他國，攻城破塢，共相格戰，打鼓吹角，高聲喚呼，或以槌打，或以鉾戟，或以利輪，或以箭射，或亂下石，或以大弩，或以融銅珠子灑之。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楯入村、入邑、入國、入城，穿牆發藏，劫奪財物，斷截王路，或至他巷，壞村、害邑、滅國、破城。於中或為王人所捉，種種考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嚮嚮割，拔鬚、拔髮或拔鬚髮，或著檻中衣裏火燒，或以沙壅草纏火熬，或內鐵驢腹中，或著鐵猪口中，或置鐵虎口中燒，或安銅釜中，或著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鐵鉤鉤，或臥鐵床以沸油澆，或坐鐵臼以鐵杵擣，或龍蛇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生貫高標上，或梟其首。彼在其中，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於後時，疾病著床，或坐、臥地，以苦逼身，受極重，苦不可愛樂。彼若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彼臨終時在前覆障，猶日將沒大山崗側，影障覆地。如是，彼若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在前覆障，彼作是念：『我本惡行，在前覆我，我本不作福業，多作惡業。若使有人作惡凶暴唯為罪，不作福、不行善，無所畏、無所依、無所歸，隨生處者，我必生彼。』從是有悔，悔者不善死，無福命終，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因身、口、意惡行故，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是謂後世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是

謂欲患。

「云何欲出要？若斷除欲，捨離於欲，滅欲欲盡，度欲出要，是謂欲出要。若有沙門、梵志，欲味、欲患、欲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終不能自斷其欲，況復能斷於他欲耶？若有沙門、梵志，欲味、欲患、欲出要知如真者，彼既自能除，亦能斷他欲。

「云何色味？若剎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年十四五，彼於爾時，美色最妙。若因彼美色、緣彼美色故，生樂生喜，極是色味無復過是，所患甚多。

「云何色患？若見彼姝而於後時極大衰老，頭白齒落，背僂脚戾，拄杖而行，盛壯日衰，壽命垂盡，身體震動，諸根毀熟，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

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疾病著床，或坐、臥地，以苦逼身，受極重苦，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死，或一二日至六七日，烏鴉所啄，豺狼所食，火燒埋地，悉爛腐壞，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

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息道，骸骨青色爛腐，食半骨瓓在地，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

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息道，離皮肉血，唯筋相連，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

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息道，骨節解散，散在諸方，足骨、[跳

-兆+專]骨、髀骨、髀骨、脊骨、肩骨、頸骨、髑髏骨各在異處，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

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息道，骨白如螺，青猶鵠色，赤若血塗，腐壞碎末，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

答曰：「如是。」

「是謂色患。」

「云何色出要？若斷除色，捨離於色，滅色色盡，度色出要，是謂色出要。若有沙門、梵志，色味、色患、色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終不能自斷其色，況復能斷於他色耶？若有沙門、梵志，色味、色患、色出要知如真者，彼既自能除，亦能斷他色。」

「云何覺味？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於爾時不念自害，亦不念害他，若不念害者，是謂覺樂味。所以者何？不念害者，成就是樂，是謂覺味。」

「云何覺患？覺者是無常法、苦法、滅法，是謂覺患。」

「云何覺出要？若斷除覺，捨離於覺，滅覺覺盡，度覺出要，是謂覺出要。若有沙門、梵志，覺味、覺患、覺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終不能自斷其覺，況復能斷於他覺耶？若有沙門、梵志，覺味、覺患、覺出要知如真者，彼既自能除，亦能斷他覺。」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苦陰經竟(二千一百六十五字)

中阿含經因品苦陰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釋羈瘦，在加維羅衛尼拘類園。

爾時，釋摩訶男中後仿佯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如是知世尊法，令我心中得滅三穢：染心穢、恚心穢、癡心穢。世尊！我如是知此法，然我心中復生染法、恚法、癡法。世尊！我作是念：『我有何法不滅？令我心中復生染法、恚法、癡法耶？』」

世尊告曰：「摩訶男！汝有一法不滅，謂汝住在家，不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摩訶男！若汝滅此一法者，汝必不住在家，必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汝因一法不滅故，住在家，不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於是，釋摩訶男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心淨，除疑得道。」

世尊告曰：「摩訶男！有五欲功德可愛、可念、歡喜、欲相應而使人樂。云何為五？謂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由此令王及王眷屬得安樂歡喜。摩訶男！極是欲味無復過是，所患甚多。

「摩訶男！云何欲患？摩訶男！族姓子者，隨其技術，以自存活，或作田業、或行治生、或以學書、或明算術、或知工數、或巧刻印、或作文章、或造手筆、或曉經書、或作勇將、或奉事王。彼寒時則寒，熱時則熱，飢渴、疲勞、蚊虻所蜇，作如是業，求圖錢財。摩訶男！此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不得錢財者，便生憂苦、愁感、懊惱，心則生癡，作如是說：『唐作唐苦，所求無果。』摩訶男！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得錢財者，彼便愛惜守護密藏。所以者何？『我此財物莫令王奪、賊劫、火燒、腐壞、亡失，出財無利，或作諸業，而不成就。』彼作如是守護密藏，若使王奪、賊劫、火燒、腐壞、亡失，彼便生憂苦、愁感、懊惱，心

則生癡，作如是說：『若有長夜所可愛念者，彼則亡失。』摩訶男！如是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摩訶男！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母共子爭，子共母爭，父子、兄弟、姊妹、親族展轉共爭。彼既如是共鬪爭已，母說子惡，子說母惡，父子、兄弟、姊妹、親族更相說惡，況復他人？摩訶男！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摩訶男！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王王共爭，梵志梵志共爭，居士居士共爭，民民共爭，國國共爭，彼因鬪爭共相憎故，以種種器仗，轉相加害，或以拳擣石擲，或以杖打刀斫，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摩訶男！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摩訶男！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楯入在軍陣，或以象鬪，或馬、或車，或以步軍，或以男女鬪，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摩訶男！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摩訶男！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楯往奪他國，攻城破塢，共相格戰，打鼓吹角，高聲喚呼，或以槌打，或以鉾戟，或以利輪，或以箭射，或亂下石，或以大弩，或以融銅珠子灑之，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摩訶男！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摩訶男！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楯入村、入邑、入國、入城，穿牆發藏，劫奪財物，斷截王路，或至他巷，壞村、害邑、滅國、破城。於中或為王人所捉，種種拷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嚙嚙割，拔鬚、拔髮或拔鬚髮，或著檻中衣裏火燒，或以沙壅草纏火爇，或內鐵驢腹中，或著鐵猪口中，或

置鐵虎口中燒，或安銅釜中，或著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鐵鉤鉤，或臥鐵床以沸油澆，或坐鐵臼以鐵杵擣，或龍蛇蜚，或以鞭鞭，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生貫高標上，或梟其首。彼在其中，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摩訶男！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摩訶男！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於後時疾病著床，或坐、臥地，以苦逼身，受極重苦，不可愛樂。彼若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彼臨終時在前覆障，猶日將沒大山崗側，影障覆地。如是，彼若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在前覆障，彼作是念：『我本惡行在前覆我，我本不作福業，多作惡業，若使有人作惡兇暴唯為罪，不作福、不行善，無所畏、無所依、無所歸，隨生處者，我必生彼。』從是有悔，悔者不善死，無福命終。摩訶男！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摩訶男！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因身、口、意惡行故，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摩訶男！是謂後世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摩訶男！是故當知欲一向無樂，無量苦患。多聞聖弟子不見如真者，彼為欲所覆，不得捨樂及無上息。摩訶男！如是彼多聞聖弟子因欲退轉。摩訶男！我知欲無樂，無量苦患。我知如真已，摩訶男！不為欲所覆，亦不為惡所纏，便得捨樂及無上息。摩訶男！是故我不因欲退轉。

「摩訶男！一時，我遊王舍城，住鞞哆邏山仙人七葉屋。摩訶男！我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至廣山，則於彼中見眾多尼捷，行不坐行，常立不坐，受極重苦。我往問曰：『諸尼捷！汝等何故行此不坐行，常立不坐，受如是苦？』彼如是說：『瞿

曇！我有尊師尼捷，名曰親子，彼則教我，作如是說：「諸尼捷等！汝若宿命有不善業，因此苦行故，必當得盡；若今身妙行護，口、意妙行護，因緣此故，不復作惡不善之業。」』

「摩訶男！我復問曰：『諸尼捷！汝等信尊師無有疑耶？』彼復答我：『如是。瞿曇！我等信尊師無有疑惑。』摩訶男！我復問曰：『尼捷！若爾者，汝等尊師尼捷本重作惡不善之業，彼本作尼捷死，今生人間出家作尼捷，行不坐行，常立不坐，受如是苦，如汝等輩及弟子也。』彼復語我曰：『瞿曇！樂不因樂要因苦得，如頻鞞娑羅王樂，沙門瞿曇不如也。』

「我復語曰：『汝等癡狂，所說無義。所以者何？汝等不善，無所曉了，而不知時，謂汝作是說，如頻鞞娑羅王樂，沙門瞿曇不如也。尼捷！汝等本應如是問：誰樂勝？為頻鞞娑羅王？為沙門瞿曇耶？尼捷！若我如是說我樂勝，頻鞞娑羅王不如者。尼捷！汝等可得作是語，如頻鞞娑羅王樂，沙門瞿曇不如也？』彼諸尼捷即如是說：『瞿曇！我等今問沙門瞿曇：誰樂勝？為頻鞞娑羅王？為沙門瞿曇耶？』我復語曰：『尼捷！我今問汝，隨所解答。諸尼捷等，於意云何？頻鞞娑羅王可得如意靜默無言，因是七日七夜得歡喜快樂耶？』尼捷答曰：『不也。瞿曇！』『六五四三二，一日一夜得歡喜快樂耶？』尼捷答曰：『不也。瞿曇！』復問曰：『尼捷！我可得如意靜默無言，因是一日一夜得歡喜快樂耶？』尼捷答曰：『如是。瞿曇！』『二三四五六，七日七夜得歡喜快樂耶？』尼捷答曰：『如是。瞿曇！』我復問曰：『諸尼捷等！於意云何？誰樂勝？為頻鞞娑羅王？為是我耶？』尼捷答曰：『瞿曇！如我等受解沙門瞿曇所說，瞿曇樂勝，頻鞞娑羅王不如也。』

「摩訶男！因此故知，欲無樂，有無量苦患。若多聞聖弟子不見如真者，彼為欲所覆，惡、不善所纏，不得捨樂及無上

息。摩訶男！如是彼多聞聖弟子為欲退轉。摩訶男！我知欲無樂，有無量苦患。我知如真已，不為欲所覆，亦不為惡不善法所纏，便得捨樂及無上息。摩訶男！是故我不為欲退轉。」

佛說如是。釋摩訶男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苦陰經竟(二千二百五十四字)

雜阿含經（五三五至五四五）

（五三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那律住松林精舍。時，尊者大目犍連住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之處。

時，尊者阿那律獨一靜處，禪思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淨眾生，離憂、悲、惱、苦，得真如法，所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若於四念處遠離者，於賢聖法遠離；於賢聖法遠離者，於聖道遠離；聖道遠離者，於甘露法遠離；甘露法遠離者，則不能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若於四念處信樂者，於聖法信樂；聖法信樂者，於聖道信樂；聖道信樂者，於甘露法信樂；甘露法信樂者，得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知尊者阿那律心之所念，如力士屈伸臂頃，以神通力於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之處沒，至舍衛城松林精舍尊者阿那律前現，語阿那律言：「汝獨一靜處，禪思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令眾生清淨，離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得真如法，所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若於四念處不樂者，於賢

聖法不樂；聖法不樂者，於聖道不樂；不樂聖道者，於甘露法亦不樂；不樂甘露法者，則不能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若於四念處信樂者，樂賢聖法；樂賢聖法者，樂於聖道；樂聖道者，得甘露法；得甘露法者，得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耶？」

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犍連言：「如是，如是。尊者！」

大目犍連語尊者阿那律言：「云何名為樂四念處？」

尊者大目犍連：「若比丘身身觀念處，心緣身正念住調伏、止息、寂靜，一心增進。如是，受、心、法念處，正念住調伏、止息、寂靜，一心增進，尊者大目犍連，是名比丘樂四念處。」

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如其像三昧正受，從舍衛國松林精舍門，還至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之處。

（五三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乃至尊者大目犍連問尊者阿那律：「云何名為四念處修習多修習？」

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犍連言：「若比丘於內身起厭離想，於內身起不厭離想、厭離不厭離俱捨想，正念正知。如內身，如是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作厭離想、不厭離想、厭離不厭離俱捨想，住正念正知。如是，尊者大目犍連！是名四念處修習多修習。」

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入三昧，從舍衛國松林精舍入三昧神通力，如力士屈伸臂頃，還到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住處。

(五三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尊者阿那律住舍衛國手成浴池側。

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那律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那律言：「奇哉！阿那律！有大德神力，於何功德修習多修習而能至此？」

尊者阿那律語尊者舍利弗言：「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神力。何等為四念處？內身身觀念處，精勤方便，正念正知，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觀念處，精勤方便，正念正知，如是調伏世間貪憂。尊者舍利弗！是名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神力。

「尊者舍利弗！我於四念處善修習故，於小千世界少作方便，能遍觀察，如明目士夫於樓觀上，觀下平地種種之物，我少作方便，觀察小千世界亦復如是。如是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神力。」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五三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阿難、尊者阿那律住舍衛國。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詣尊者阿那律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時，尊者大目犍連問尊者阿那律：「於何功德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神力？」

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犍連：「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

成此大德神力。何等為四？內身身觀繫心住，精勤方便，正念正知，除世間貪憂，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觀繫心住，精進方便，除世間貪憂，是名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神力，於千須彌山以少方便悉能觀察，如明目士夫登高山頂，觀下千多羅樹林。如是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神力，以少方便見千須彌山。如是，尊者大目犍連！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神力。」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五三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阿難、尊者阿那律住舍衛國手成浴池側。

爾時，尊者阿難往尊者阿那律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尊者阿難問尊者阿那律：「於何功德修習多修習，成就如是大德大力大神通？」

尊者阿那律語尊者阿難：「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大力。何等為四？內身身觀念處繫心住，精勤方便，正念正知，除世間貪憂。如是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觀念處繫心住，精勤方便，除世間貪憂。如是，尊者阿難！我於此四念處修習多修習，少方便，以淨天眼過天、人眼，見諸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上色、下色，善趣、惡趣，隨業受生，皆如實見。此諸眾生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賢聖，邪見因緣，身壞命終，生地獄中。如是眾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謗賢聖，正見成就，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得生天上。」

「譬如明目士夫住四衢道，見諸人民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我亦如是，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大力神通，見諸眾生，死時、生時，善趣、惡趣。如是眾生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賢聖，邪見因緣，生地獄中。如是眾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謗賢聖，正見因緣，身壞命終，得生天上。如是，尊者阿難！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大力神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五四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身遭病苦。

時，有眾多比丘詣尊者阿那律所，問訊慰勞已，於一面住，語尊者阿那律言：「尊者阿那律！所患增損可安忍不？病勢漸損不轉增耶？」

尊者阿那律言：「我病不安，難可安忍，身諸苦痛，轉增無損。」即說三種譬，如上叉摩經說。

「然我身已遭此苦痛，且當安忍，正念正知。」

諸比丘問尊者阿那律：「心住何所，而能安忍如是大苦，正念正知？」

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言：「住四念處，我於所起身諸苦痛能自安忍，正念正知。何等為四念處？謂內身身觀念處，乃至受、心、法觀念處，是名住於四念處，身諸苦痛能自安忍，正念正知。」

時，諸正士共論議已，歡喜隨喜，各從座起而去。

（五四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病差未久。

時，有眾多比丘往詣阿那律所，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問尊者阿那律：「安隱樂住不？」

阿那律言：「安隱樂住，身諸苦痛漸已休息。」

諸比丘問尊者阿那律：「住何所住，身諸苦痛得安隱？」

尊者阿那律言：「住四念處，身諸苦痛漸得安隱。何等為四？謂內身身觀念處，乃至法法觀念處，是名四念處。住此四念處故，身諸苦痛漸得休息。」

時，諸正士共論議已，歡喜隨喜，各從座起而去。

（五四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

時，有眾多比丘詣尊者阿那律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問尊者阿那律：「若比丘在於學地，上求安隱涅槃住，聖弟子云何修習多修習，於此法、律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言：「若比丘在於學地，上求安隱涅槃心住，聖弟子云何修習多修習？於此法、律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者？當住四念處。何等為四？謂內身身觀念處，乃至法法觀念處。如是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於此法、律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諸比丘共聞尊者阿那律所說，歡喜隨喜，各從座起而去。

（五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住。

時，有眾多比丘詣尊者阿那律所，與尊者阿那律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語尊者阿那律言：「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所作已作，捨離重擔，離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亦修四念處耶？」

尊者阿那律語比丘言：「若比丘諸漏已盡，所作已作，捨離重擔，離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彼亦修四念處也。所以者何？不得者得，不證者證，為現法樂住故。所以者何？我亦離諸有漏，得阿羅漢，所作已作，心善解脫，亦修四念處故。不得者得，不到者到，不證者證，乃至現法安樂住。」

時，諸正士共論議已，歡喜隨喜，各從座起而去。

（五四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

時，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阿那律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語尊者阿那律：「尊者何故於沙門瞿曇法中出家？」

尊者阿那律言：「為修習故。」

復問：「何所修習？」

答言：「謂修諸根、修諸力、修諸覺分、修諸念處，汝欲聞何等修？」

復問：「根、力、覺分，我不知其名字，況復問義，然我欲聞念處。」

尊者阿那律言：「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比丘內身身觀念處，乃至法法觀念處。」

時，眾多外道出家聞尊者阿那律所說，歡喜隨喜，各從座起而去。

（五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住松林精舍。

時，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譬如大樹，生而順下，隨浚隨輪，若伐其根，樹必當倒，隨所而順下。如是比丘修四念處，長夜順趣浚輪，向於遠離；順趣浚輪，向於出要，順趣浚輪，向於涅槃。」

尊者阿那律說此經已，諸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六〇五至六一六）

（六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念處。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念處。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如是，比丘！於此四念處修習滿足，精勤方便，正念正知，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〇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一乘道，淨諸眾生，令越憂悲，滅惱苦，得如實法，所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〇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離四念處者，則離如實聖法；離如實聖法者，則離聖道；離聖道者，則離甘露法；離甘露法者，不得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我說彼於苦不得解脫。

「若比丘不離四念處者，得不離聖如實法；不離聖如實者，則不離聖道；不離聖道者，則不離甘露法；不離甘露法者，得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我說彼人解脫眾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四念處集、四念處沒。諦聽，善思。何等為四念處集、四念處沒？食集則身集、食滅則身沒。如是隨身集觀住，隨身滅觀住，隨身集滅觀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永無所取。

「如是觸集則受集，觸滅則受沒。如是隨集法觀受住，隨滅法觀受住，隨集滅法觀受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都無所取。

「名色集則心集，名色滅則心沒。隨集法觀心住，隨滅法觀心住，隨集滅法觀心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則無所取。

「憶念集則法集，憶念滅則法沒。隨集法觀法住，隨滅法觀法住，隨集滅法觀法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則無所取。是名四念處集、四念處沒。」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說修四念處。諦聽，善思。云何修四念處？謂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憂悲，外身、內外身觀住，精勤方便，正念正知，調伏世間憂悲。如是受、心、法，內法、外法、內外法觀念住，精勤方便，正念正知，調伏世間憂悲，是名比丘修四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過去、未來修四念處亦如是說。

(六一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善法聚、不善法聚。云何善法聚？所謂四念處，是為正說。所以者何？純一滿淨聚者，所謂四念處。云何為四？謂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云何不善聚？不善聚者，所謂五蓋，是為正說。所以者何？純一逸滿不善聚者，所謂五蓋。何等為五？謂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悔蓋、疑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一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人執持四種強弓，大力方便射多羅樹影，疾過無闕。如是如來四種聲聞，增上方便，利根智慧，盡百年壽，於如來所百年說法教授，唯除食息、[示*甫]寫、睡眠，中間常說、常聽；智慧明利，於如來所說，盡底受持，無諸障闕，於如來所不加再問。如來說法無有終極，聽法盡壽，百歲命終，如來說法猶不能盡。當知如來所說無量無邊，名、句、味身亦復無量，無有終極，所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謂身念處，受、心、法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切四念處經，皆以此總句，所謂「是故，比丘！於四念

處修習，起增上欲，精勤方便，正念正智，應當學。」

(六一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不善聚、善聚。何等為不善聚？謂三不善根，是名正說。所以者何？純不善積聚者，謂三不善根。云何為三？謂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云何為善聚？謂四念處。所以者何？純善滿具者，謂四念處，是名善說。云何為四？謂身念處，受、心、法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三不善根，如是三惡行——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三想——欲想、恚想、害想，三覺——欲覺、恚覺、害覺，三界——欲界、恚界、害界。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一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如所說『大丈夫』。云何名大丈夫、非大丈夫？」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比丘能問如來大丈夫義。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比丘身身觀念住，彼身身觀念住已，心不離欲，不得解脫，盡諸有漏，我說彼非為大丈夫。所以者何？心不解脫故。若比丘受、心、法法觀念住，心不離欲，不得解脫，盡諸有漏，我不說彼為大丈夫。所以者何？心不解脫故。

「若比丘身身觀念住，心得離欲，心得解脫，盡諸有漏，

我說彼為大丈夫也。所以者何？心解脫故。若受、心、法法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已，心離貪欲，心得解脫，盡諸有漏，我說彼為大丈夫也。所以者何？心解脫故。是名，比丘！大丈夫及非大丈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足而去。

（六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路中思惟：「我今先至比丘尼寺。」即往比丘尼寺。

諸比丘尼遙見尊者阿難來，疾敷床座，請令就座。

時，諸比丘尼禮尊者阿難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難：「我等諸比丘尼修四念處繫心住，自知前後昇降。」

尊者阿難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當如汝等所說而學，凡修習四念處善繫心住者，應如是知前後昇降。」

時，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尼種種說法，種種說法已，從座起去。

爾時，尊者阿難於舍衛城中乞食還，舉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比丘尼所說具白世尊。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應如是學四念處善繫心住，知前後昇降。所以者何？心於外求，然後制令求其心，散亂心、不解脫皆如實知。若比丘於身身觀念住，於彼身身觀念住已，若身耽睡，心法懈怠，彼比丘當起淨信，取於淨相；起淨信心，憶念淨相已，其心則悅，悅已生喜；其心喜已，身則猗息；身猗息已，則受身樂；受身樂已，其心則定。心定者，聖弟子當作是學：『我於此義，外散之心攝令休息，不起覺想及已觀想，

無覺無觀，捨念樂住；樂住已，如實知。』受、心、法念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取自心相，莫令外散。所以者何？若彼比丘愚癡、不辨、不善，不取自心相而取外相，然後退減，自生障閼。譬如廚士愚癡、不辨，不善巧便調和眾味，奉養尊主，酸醎酢淡，不適其意。不能善取尊主所嗜，酸醎酢淡，眾味之和。不能親侍尊主左右，司其所須，聽其所欲，善取其心，而自用意調和眾味，以奉尊主。若不適其意，尊主不悅，不悅故不蒙爵賞，亦不愛念。愚癡比丘亦復如是，不辨、不善，於身身觀住，不能除斷上煩惱，不能攝取其心，亦復不得內心寂靜，不得勝妙正念正知，亦復不得四種增上心法、現法樂住、本所未得安隱涅槃，是名比丘愚癡、不辨、不善，不能善攝內心之相而取外相，自生障閼。」

「若有比丘黠慧才辯，善巧方便，取內心已，然後取於外相，彼於後時終不退減，自生障閼。譬如廚士黠慧聰辯，善巧方便，供養尊主，能調眾味，酸醎酢淡，善取尊主所嗜之相，而和眾味，以應其心，聽其尊主所欲之味，數以奉之，尊主悅已，必得爵祿，愛念倍重。如是黠慧廚士善取尊主之心，比丘亦復如是。身身觀念住，斷上煩惱，善攝其心，內心寂止，正念正知，得四增心法，現法樂住，得所未得安隱涅槃，是名比丘黠慧辯才，善巧方便，取內心相，攝持外相，終無退減，自生障閼，受、心、法觀亦復如是。」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六一八至六一九）

（六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四念處多修習，當得四果，四種福利。云何為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於私伽陀聚落北身恕林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緣幢伎師，肩上豎幢，語弟子言：『汝等於幢上下向護我，我亦護汝，迭相護持，遊行嬉戲，多得財利。』時，伎弟子語伎師言：『不如所言，但當各各自愛護，遊行嬉戲，多得財利，身得無為安隱而下。』伎師答言：『如汝所言，各自愛護，然其此義亦如我說，己自護時即是護他，他自護時亦是護己；心自親近，修習隨護作證，是名自護護他。云何護他自護，不恐怖他、不違他、不害他，慈心哀彼，是名護他自護。』是故，比丘！當如是學。自護者修四念處，護他者亦修四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六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此諸年少比丘當云何教授？云何為其說法？」

佛告阿難：「此諸年少比丘當以四念處教令修習。云何為四？謂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智正念，寂定於心，乃至知身；受、心、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念正智，寂靜於心，乃至知法。所以者何？若比丘住學地者，未得進上，志求安隱涅槃時，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念正智，寂靜於心；受、心、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念正智，寂靜於心，乃至於法遠離。若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捨諸重擔，盡諸有結，正知善解脫，當於彼時亦修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念正智，寂靜於心；受、心、法法觀念住，乃至於法得遠離。」

時，尊者阿難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六二三至六三七）

（六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言美色，世間美色者，能令多人集聚觀看者不？」

諸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若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又能種種歌舞伎

樂，復極令多眾聚集看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若有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在於一處，作種種歌舞伎樂戲笑，復有大眾雲集一處，若有士夫不愚不癡，樂樂背苦，貪生畏死，有人語言：『士夫，汝當持滿油鉢，於世間美色者所及大眾中過，使一能殺人者，拔刀隨汝，若失一滴油者，輒當斬汝命。』云何？比丘！彼持油鉢士夫能不念油鉢，不念殺人者，觀彼伎女及大眾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士夫自見其後有拔刀者，常作是念：『我若落油一滴，彼拔刀者當截我頭。』唯一其心，繫念油鉢，於世間美色及大眾中徐步而過，不敢顧眄。」

「如是，比丘！若有沙門、婆羅門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善攝一切心法，住身念處者，則是我弟子，隨我教者。云何為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攝持一切心法，住身念處。如是，比丘！身身觀念，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復如是。是名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善攝心法，住四念處。」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專心正念，	護持油鉢，
自心隨護，	未曾至方，
甚難得過，	勝妙微細，
諸佛所說，	言教利劍。
當一其心，	專精護持，
非彼凡人，	放逸之事，
能入如是，	不放逸教。」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鬱低迦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當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如上廣說，乃至「不受後有。」

佛告鬱低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但於我所說法，不悅我心，彼所事業亦不成就，雖隨我後，而不得利，反生障閼。」

鬱低迦白佛：「世尊所說，我則能令世尊心悅，自業成就，不生障閼。唯願世尊為我說法，我當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如上廣說，乃至「不受後有。」如是第二、第三請。

爾時，世尊告鬱低迦：「汝當先淨其初業，然後修習梵行。」

鬱低迦白佛：「我今云何淨其初業，修習梵行？」

佛告鬱低迦：「汝當先淨其戒，直其見，具足三業，然後修四念處。何等為四？內身身觀念住，專精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外身、內外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如是廣說。

時，鬱低迦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時，鬱低迦聞佛教授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不受後有。」

如鬱低迦所問，如是異比丘所問亦如上說。

(六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名婆醯迦，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善哉世尊！為我說法……」如前鬱低迦修多羅廣說。差別者：「如是，婆醯迦比丘！初業清淨，身身觀念住者，超越諸魔；受、心、法法觀念住者，超越諸魔。」

時，婆醯迦比丘聞佛說法教誡已，歡喜隨喜，作禮而去。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不受後有。

(六二六)

第二經亦如上說。差別者：「如是，比丘！超越生死。」

(六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那律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住於學地，未得上進安隱涅槃，而方便求，是聖弟子當云何於正法、律修習多修習，得盡諸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阿那律：「若聖弟子住於學地，未得上進安隱涅槃，而方便求，彼於爾時，當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受、心、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聖弟子多修習已，得盡諸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尊者阿那律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六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時，尊者優陀夷、尊者阿難陀亦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

爾時，尊者優陀夷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語尊者阿難：「如來、應供、等正覺所知所見，為諸比丘說聖戒，令不斷、不缺、不擇、不離、不戒取，善究竟、善持，智者所歎、所不憎惡。何故如來、應、等正覺所見，為諸比丘說聖戒，不斷、不缺，乃至智者所歎、所不憎惡？」

尊者阿難語優陀夷：「為修四念處故。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還本處。

(六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爾時，尊者阿難、尊者跋陀羅亦在彼住。

時，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言：「頗有法修習多修習，得不退轉耶？」

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有法修習多修習，能令行者得不退轉，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時，二正士共論說已，各還本處。

(六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爾時，尊者阿難、尊者跋

陀羅亦在彼住。

時，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頗有法修習多修習，令不淨眾生而得清淨，轉增光澤耶？」

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有法修習多修習，能令不淨眾生而得清淨，轉增光澤，謂四念處。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還本處。

（六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爾時，尊者阿難、尊者跋陀羅亦在彼住。

時，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頗有法修習多修習，能令未度彼岸眾生得度彼岸？」

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有法修習多修習，能令未度彼岸眾生得度彼岸，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還本處。

（六三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爾時，尊者阿難、尊者跋陀羅亦在彼住。

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頗有法修習多修習，得阿羅漢？」

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有法修習多修習，而得阿羅漢，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還本處。

(六三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所說一切法，一切法者，謂四念處，是名正說。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三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名賢聖出離。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出離，如是正盡苦、究竟苦邊、得大果、得大福利、得甘露法、究竟甘露、甘露法作證，如上廣說。

(六三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未淨眾生令得清淨，已淨眾生令增光澤。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淨眾生，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得阿羅漢、得辟支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如上說。

(六三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為汝說修四念處。何等為修四念處？若比丘！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于世，演說正法，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顯示。若族姓子、族姓女從佛聞法，得淨信心。如是修學，見在家和合欲樂之過，煩惱結縛，樂居空閑，出家學道，不樂在家，處於非家，欲一向清淨，盡其形壽，純一滿淨，鮮白梵行：『我當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作是思惟已，即便放捨錢財親屬，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正其身行，護口四過，正命清淨，習賢聖戒，守諸根門，護心正念。眼見色時，不取形相，若於眼根住不律儀，世間貪憂、惡不善法常漏於心，而今於眼起正律儀；耳、鼻、舌、身、意起正律儀，亦復如是。

「彼以賢聖戒律成就，善攝根門，來往周旋，顧視屈伸，坐臥眠覺語默，住智正智。彼成就如此聖戒，守護根門，正智正念，寂靜遠離，空處、樹下、閑房獨坐，正身正念，繫心安住。斷世貪憂，離貪欲，淨除貪欲；斷世瞋恚、睡眠、掉悔、疑蓋，離瞋恚、睡眠、掉悔、疑蓋，淨除瞋恚、睡眠、掉悔、疑蓋。斷除五蓋惱心，慧力羸、諸障閼分、不趣涅槃者，是故，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如是說。是名比丘修四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三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四念處……」如上廣說。差別者，乃至「如是出家已，住於靜處，攝受波羅提木叉律儀，行處具足，於細微罪生大怖畏，受持學戒，離殺、斷殺、不樂殺生，乃至一切業跡如前說，衣鉢隨身，如鳥兩翼。如是學戒成就，修四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六三八至六三九）

(六三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舍利弗住摩竭提那羅聚落，疾病涅槃，純陀沙彌瞻視供養。

爾時，尊者舍利弗因病涅槃。

時，純陀沙彌供養尊者舍利弗已，取餘舍利，擔持衣鉢，到王舍城，舉衣鉢，洗足已，詣尊者阿難所。禮尊者阿難足已，却住一面，白尊者阿難：「尊者當知，我和上尊者舍利弗已涅槃，我持舍利及衣鉢來。」

於是尊者阿難聞純陀沙彌語已，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我今舉體離解，四方易韻，持辯閉塞，純陀沙彌來語我言：『和上舍利弗已涅槃，持餘舍利及衣鉢來。』」

佛言：「云何？阿難！彼舍利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涅槃耶？」

阿難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阿難：「若法我自知，成等正覺所說，謂四念處、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道支涅槃耶？」

阿難白佛：「不也，世尊！雖不持所受戒身乃至道品法而涅槃，然尊者舍利弗持戒多聞，少欲知足，常行遠離，精勤方便，攝念安住，一心正受捷疾智慧、深利智慧、超出智慧、分別智慧、大智慧、廣智慧、甚深智慧、無等智慧，智寶成就，能示、能教、能照、能喜，善能讚歎，為眾說法。是故，世尊！我為法故，為受法者故，愁憂苦惱。」

佛告阿難：「汝莫愁憂苦惱。所以者何？若坐、若起、若作，有為敗壞之法，何得不壞，欲令不壞者，無有是處，我先已說，一切所愛念種種諸物、適意之事，一切皆是乖離之法，不可常保。譬如大樹，根、莖、枝、葉、華、果茂盛，大枝先折，如大寶山，大巖先崩。如是，如來大眾眷屬，其大聲聞先般涅槃，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於彼方我則無事，然其彼方，我則不空，以有舍利弗故，我先已說故。汝今，阿難！如我先說，所可愛念種種適意之事，皆是別離之法，是故汝今莫大愁毒。阿難！當知，如來不久亦當過去。是故，阿難！當作自洲而自依，當作法洲而法依，當作不異洲不異依。」

阿難白佛：「世尊！云何自洲以自依？云何法洲以法依？云何不異洲不異依？」

佛告阿難：「若比丘身身觀念處，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念處，亦如是說。阿難！是名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異洲不異洲依。」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三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摩偷羅國跋陀羅河側傘蓋菴羅樹林中，尊者舍利弗、目犍連涅槃未久。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

爾時，世尊觀察眾會已，告諸比丘：「我觀大眾，見已虛空，以舍利弗、大目犍連般涅槃故。我聲聞唯此二人善能說法，教誡、教授，辯說滿足。有二種財，錢財及法財，錢財者從世人求，法財者從舍利弗、大目犍連求，如來已離施財及法財。

「汝等莫以舍利弗、目犍連涅槃故愁憂苦惱。譬如大樹，根、莖、枝、葉、華、果茂盛，大枝先折，亦如寶山，大巖先崩。如是，如來大眾之中，舍利弗、目犍連二大聲聞先般涅槃。是故，比丘！汝等勿生愁憂苦惱，何有生法、起法、作法、為法、壞敗之法而不磨滅？欲令不壞，無有是處，我先已說，一切可愛之物皆歸離散，我今不久亦當過去。是故汝等當知，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異洲不異依，謂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是名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異洲不異依。」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鬱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

爾時，世尊獨靜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能淨眾生，度諸憂悲，滅除苦惱，得真如法，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身身觀

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若有人不樂四念處者，則不樂如聖法；不樂如聖法者，則不樂如聖道；不樂如聖道者，則不樂甘露法；不樂甘露法者，則不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若樂修四念處者，則樂修如聖法；樂修如聖法者，則樂如聖道；樂如聖道者，則樂甘露法；樂甘露法者，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佛心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頃，於梵天沒，住於佛前，作是歎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一乘道能淨眾生，謂四念處，乃至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時，梵天王復說偈言：

「謂有一乘道，	見生諸有邊，
演說於正法，	安慰苦眾生。
過去諸世尊，	以乘斯道度；
當來諸世尊，	亦度乘斯道。
現在尊正覺，	乘此度海流，
究竟生死際，	調伏心清淨，
於生死輪轉，	悉已永消盡；
知種種諸界，	慧眼顯正道。
譬若恒水流，	悉歸趣大海，
激流浚漂遠，	正道亦如是。
廣智善顯示，	逮得甘露法，
殊勝正法輪，	本所未曾聞，
哀愍眾生故，	而為眾生轉。
覆護天人眾，	令度有彼岸，
是故諸眾生，	咸皆稽首禮。」

爾時，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轉輪聖王出現世間時，便有七寶出現世間。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是為七寶。是謂轉輪聖王出現世時，便有此七寶流布世間。

「若如來出現世間時，便有七覺意寶出現世間。云何為七？所謂念覺意、法覺意、精進覺意、喜覺意、猗覺意、定覺意、護覺意，出現於世。若如來出現世間時，便有此七覺意寶出現世間。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修此七覺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當於爾時，尊者均頭身抱重患，臥在床褥，不能自起居。是時，均頭便念：「如來世尊今日不見垂愍，又遭重患，命在不久，醫藥不接。又聞世尊言：『一人不度，吾終不捨。』然今獨見遺棄，將何苦哉！」

爾時，世尊以天耳聞均頭比丘作是稱怨。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皆集至均頭比丘所，問其所疾。」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將眾多比丘漸漸至均頭比丘房。是時，均頭遙見如來

來，即自投地。爾時，世尊告均頭曰：「汝今抱患極為篤重，不須下床，吾自有坐。」

爾時，世尊告均頭曰：「汝所患為增為損，不增損乎？有能堪任受吾教也？」

是時，均頭比丘白佛言：「弟子今日所患極篤，但有增無損也。所服藥草，靡不周遍。」

世尊問曰：「視瞻病者竟為是誰？」

均頭白言：「諸梵行來見瞻視。」

爾時，世尊告均頭曰：「汝今堪與吾說七覺意乎？」

均頭是時，三自稱說七覺意名：「我今堪任於如來前說七覺意法。」

世尊告曰：「若能堪任向如來說，今便說之。」

是時，均頭白佛言：「七覺意者，何等為七？所謂念覺意，如來之所說，法覺意、精進覺意、喜覺意、猗覺意、定覺意、護覺意。是謂，世尊！有此七覺意者，正謂此耳。」

爾時，尊者均頭說此語已，所有疾患，皆悉除愈，無有眾惱。是時，均頭白世尊言：「藥中之盛，所謂此七覺意之法是也。欲言藥中之盛者，不過此七覺意，今思惟此七覺意，所有眾病皆悉除愈。」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受持此七覺意法，善念諷誦，勿有狐疑於佛、法、眾者，彼眾生類所有疾患皆悉除愈。所以然者，此七覺意甚難曉了，一切諸法皆悉了知，照明一切諸法，亦如良藥療治一切眾病，猶如甘露食無厭足。若不得此七覺意者，眾生之類流轉生死。諸比丘！當求方便，修七覺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七使，汝等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云何為七？一者貪欲使，二者瞋恚使，三者憍慢使，四者癡使，五者疑使，六者見使，七者欲世間使。是謂，比丘！有此七使，使眾生之類，永處幽闇，纏結其身，流轉世間，無有休息，亦不能知生死根原。猶如彼二牛，一黑一白，共同一輓，共相牽引，不得相遠。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此貪欲使、無明使所纏結，不得相離，其餘五使，亦復追從，五使適從，七使亦然。若凡夫之人，為此七使所縛，流轉生死，不得解脫，不能知苦之元本。

「比丘當知，由此七使，便有三惡趣：地獄、畜生、餓鬼；由此七使，不能得度弊魔境界。然此七使之法復有七藥。云何為七？貪欲使者，念覺意治之；瞋恚使者，法覺意治之；邪見使者，精進覺意治之；欲世間使者，喜覺意治之；憍慢使者，猗覺意治之；疑使者，定覺意治之；無明使者，護覺意治之。是謂，比丘！此七使用七覺意治之。

「比丘當知，我本未成佛道為菩薩行，坐道樹下，便生斯念：『欲界眾生為何等所繫？』復作是念：『此眾生類為七使流轉生死，永不得解；我今亦為此七使所繫，不得解脫。』爾時，復作是念：『此七使為用何治之？』復重思惟：『此七使者當用七覺意治之，我當思惟七覺意。』思惟七覺意時，有漏心盡，便得解脫，後成無上正真之道，七日之中結跏趺坐，重思惟此七覺意。是故，諸比丘！若欲捨七使者，當念修行七覺意法。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七寶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便有七寶出世。云何為七？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覺支寶出於世間。云何為七？念覺支寶、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息覺支、定覺支、捨覺支寶，是謂為七。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覺支寶出於世間。」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寶經竟(一百八十二字)

雜阿含經（七〇四至七四七）

（七〇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不正思惟者，未起貪欲蓋則起，已起貪欲蓋重生令增廣；未起瞋恚、睡眠、掉悔、疑蓋則起，已起瞋恚、睡眠、掉悔、疑蓋重生令增廣。未起念覺支不起，已起念覺支則退；未起擇法、精進、猗、喜、定、捨覺支不起，已起擇法、精進、猗、喜、定、捨覺支則退。

「若比丘正思惟者，未起貪欲蓋不起，已起貪欲蓋令滅；

未起瞋恚、睡眠、掉悔、疑蓋不起，已起瞋恚、睡眠、掉悔、疑蓋則斷。未起念覺支則起，已起者重生令增廣；未起擇法、精進、猗、喜、定、捨覺支則起，已起者重生令增廣。」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退法。何等為五？謂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蓋，是則退法。若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令增廣，是則不退法。何等為七？謂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猗覺支、喜覺支、定覺支、捨覺支，是名不退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法，能為黑闇，能為無目，能為無智，能羸智慧，非明、非等覺，不轉趣涅槃。何等為五？謂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如此五法能為黑闇，能為無目，能為無智，非明、非正覺，不轉趣涅槃。」

「若有七覺支，能作大明，能為目，增長智慧，為明、為正覺，轉趣涅槃。何等為七？謂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猗覺支、喜覺支、定覺支、捨覺支。為明、為目，增長智慧，為明、為正覺，轉趣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〇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障、五蓋，煩惱於心，能羸智慧，障閼之分，非明、非正覺，不轉趣涅槃。何等為五？謂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悔蓋、疑蓋。如此五蓋，為覆為蓋，煩惱於心，令智慧羸，為障閼分，非明、非等覺，不轉趣涅槃。

「若七覺支，非覆非蓋，不惱於心，增長智慧，為明、為正覺，轉趣涅槃。何等為七？謂念覺支等……」如上說，乃至捨覺支。「如此七覺支，非翳非蓋，不惱於心，增長智慧，為明、為正覺，轉趣涅槃。」爾時，世尊即說偈曰：

「貪欲瞋恚蓋，	睡眠掉悔疑，
如此五種蓋，	增長諸煩惱，
此五覆世間，	深著難可度，
障蔽於眾生，	令不見正道。
若得七覺支，	則能為照明，
唯此真諦言，	等正覺所說，
念覺支為首，	擇法正思惟，
精進猗喜覺，	三昧捨覺支，
如此七覺支，	牟尼之正道，
隨順大仙人，	脫生死怖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〇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族姓子捨諸世務，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袈裟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如是出家，而於其中，有愚癡士夫依止聚落城邑，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不攝其念，觀察女人少壯好色而生染著，不正思惟，心馳取相，趣色欲想，為欲心熾盛，燒心燒身，返俗還戒而自退沒。厭離俗務，出家學道而反染著，增諸罪業而自破壞，沈翳沒溺。

「有五種大樹，其種至微，而樹生長巨大，而能映障眾雜小樹，蔭翳萎悴，不得生長。何等五？謂捷遮耶樹、迦裨多羅樹、阿濕波他樹、優曇鉢羅樹、尼拘留他樹。如是五種心樹，種子至微，而漸漸長大，蔭覆諸節，能令諸節蔭覆墮臥。何等為五？謂貪欲蓋漸漸增長，睡眠、掉悔、疑蓋漸漸增長，以增長故，令善心蔭覆墮臥。

「若修習七覺支，多修習已，轉成不退。何等為七？謂念覺支、擇法、精進、猗、喜、定、捨覺支。如是七覺支，修習多修習已，轉成不退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若比丘專一其心，側聽正法，能斷五法，修習七法，令其轉進滿足。何等為斷五法？謂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悔蓋、疑蓋，是名五法斷。何等修習七法？謂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猗覺支、喜覺支、定覺支、捨覺支，修此七法，轉進滿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聖弟子清淨信心，專精聽法者，能斷五法，修習七法，令其滿足。何等為五？謂貪欲蓋，瞋恚、睡眠、掉悔、疑，此蓋則斷。何等七法？謂念覺支，擇法、精進、猗、喜、定、捨覺支。此七法修習滿足，淨信者，謂心解脫；智者，謂慧解脫；貪欲染心者，不得不樂；無明染心者，慧不清淨。是故，比丘！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若彼比丘離貪欲，心解脫，得身作證；離無明，慧解脫，是名比丘斷愛縛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一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時，有無畏王子，日日步涉，仿佯遊行，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是說：『無因、無緣眾生煩惱，無因、無緣眾生清淨。』世尊復云何？」

佛告無畏：「沙門、婆羅門為其說，不思而說，愚癡、不辨、不善，非知思，不知量，作如是說：『無因、無緣眾生煩惱，無因、無緣眾生清淨。』所以者何？有因、有緣眾生煩惱，有因、有緣眾生清淨故。何因、何緣眾生煩惱？何因、何緣眾生清淨？謂眾生貪欲增上，於他財物、他眾具而起貪言：『此物於我有者，好、不離、愛樂。』於他眾生而起恨心、兇心，

計校、欲打、欲縛、欲伏，加諸不道。為造眾難，不捨瞋恚，身睡眠、心懈怠、心掉動，內不寂靜，心常疑惑，過去疑、未來疑、現在疑。無畏。如是因、如是緣眾生煩惱。如是因、如是緣眾生清淨。」

無畏白佛：「瞿曇！一分之蓋，足煩惱心，況復一切？」
無畏白佛：「瞿曇！何因、何緣眾生清淨？」

佛告無畏：「若婆羅門有一勝念，決定成就，久時所作，久時所說，能隨憶念，當於爾時習念覺支。修念覺已，念覺滿足，念覺滿足已，則於選擇分別思惟，爾時擇法覺支修習。修擇法覺支已，擇法覺支滿足，彼選擇分別思量法已，則精進方便。精進覺支於此修習，修精進覺支已，精進覺支滿足，彼精進方便已，則歡喜生，離諸食想。修喜覺支，修喜覺支已，則喜覺支滿足，喜覺支滿足已，身心猗息，則修猗覺支。修猗覺支已，猗覺滿足，身猗息已，則愛樂，愛樂已心定，則修定覺支。修定覺支已，定覺滿足，定覺滿足已，貪憂滅，則捨心生，修捨覺支。修捨覺支已，捨覺支滿足。如是，無畏！此因、此緣眾生清淨。」

無畏白瞿曇：「若一分滿足，令眾生清淨，況復一切？」
無畏白佛：「瞿曇！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

佛告無畏王子：「當名此為覺支經。」

無畏白佛：「瞿曇！此為最勝覺分。瞿曇！我是王子，安樂亦常求安樂，而希出入，今來上山，四體疲極，得聞瞿曇說覺支經，悉忘疲勞。」

佛說此已，王子無畏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稽首禮佛足而去。

（七一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如上說。差別者：「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如是說：『無因、無緣眾生無智、無見，無因、無緣眾生智、見』……」

如是廣說，乃至無畏王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佛足而去。

（七一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眾多比丘作是念：「今日太早，乞食時未至，我等且過諸外道精舍。」

眾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與諸外道共相問訊慰勞，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已，諸外道問比丘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說法，斷五蓋覆心，慧力羸，為障礙分，不轉趣涅槃，住四念處，修七覺意。我等亦復為諸弟子說斷五蓋覆心，慧力羸，善住四念處，修七覺分。我等與彼沙門瞿曇有何等異？俱能說法。」

時，眾多比丘聞外道所說，心不喜悅，反呵罵，從座起去。入舍衛城，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諸外道所說，具白世尊。

爾時，世尊告眾多比丘：「彼外道說是語時，汝等應反問言：『諸外道！五蓋者，種應有十。七覺者，種應有十四。何等為五蓋之十、七覺之十四？』如是問者，彼諸外道則自駭散，說諸外道法，瞋恚、憍慢、毀訾、嫌恨、不忍心生，或默然低頭，失辯潛思。所以者何？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聞我所說歡喜隨順者，唯除如來及聲聞眾於此聞者。」

「諸比丘！何等為五蓋之十？謂有內貪欲，有外貪欲。彼內貪欲者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彼外貪欲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謂瞋恚有瞋恚相，若瞋恚及瞋恚相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有睡有眠，彼睡彼眠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有掉有悔，彼掉彼悔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有疑善法，有疑不善法，彼善法疑、不善法疑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是名五蓋說十。」

「何等為七覺分說十四？有內法心念住，有外法心念住。彼內法念住即是念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外法念住即是念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

「有擇善法、擇不善法。彼善法擇，即是擇法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不善法擇，即是擇法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

「有精進斷不善法，有精進長養善法。彼斷不善法精進，即是精進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長養善法精進，即是精進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

「有喜，有喜處。彼喜即是喜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喜處，亦即是喜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

「有身猗息，有心猗息。彼身猗息，即是猗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心猗息，即是猗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

「有定，有定相。彼定即是定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定相即是定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

「有捨善法，有捨不善法。彼善法捨，即是捨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不善法捨，即是捨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是名七覺分說為十四。」

佛說此經已，眾多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一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眾多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有諸外道出家作如是說者，當復問言：『若心微劣猶豫者，爾時應修何等覺分？何等為非修時？若復掉心者、掉心猶豫者，爾時復修何等覺分？何等為非時？』如是問者，彼諸外道心則駭散，說諸異法，心生忿恚、憍慢、毀訾、嫌恨、不忍，或默然低頭，失辯潛思。所以者何？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聞我所說歡喜隨喜者，唯除如來及聲聞眾於此聞者。

「諸比丘！若爾時其心微劣、其心猶豫者，不應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所以者何？微劣心生、微劣猶豫，以此諸法增其微劣故。譬如小火，欲令其燃，增以焦炭。云何？比丘！非為增炭令火滅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微劣猶豫，若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者，此則非時，增懈怠故。若掉心起，若掉心猶豫，爾時不應修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所以者何？掉心起、掉心猶豫，以此諸法能令其增。譬如熾火，欲令其滅，足其乾薪，於意云何？豈不令火增熾燃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如是掉心生、掉心猶豫，修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增其掉心。諸比丘！若微劣心生、微劣猶豫，是時應修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所以者何？微劣心生、微劣猶豫，以此諸法示、教、照、喜。譬如小火，欲令其燃，足其乾薪。云何？比丘！此火寧熾燃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如是微劣心生、微劣猶豫，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示、教、照、喜。若掉心生、掉心猶豫，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所以者何？掉心生、掉心猶豫，此等諸法，能令內住一心攝持。譬如燃火，欲令其滅，足其焦炭，彼火則滅。如是，比丘！掉心猶豫，修擇法覺分、精進、喜，則非時，修猗、定、捨覺分，自此則是時，此等諸法內住一心攝持。念覺分者，一切兼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蓋、七覺分，有食、無食，我今當說。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譬如身依食而立，非不食。如是五蓋依於食而立，非不食。貪欲蓋以何為食？謂觸相，於彼不正思惟，未起貪欲令起，已起貪欲能令增廣，是名欲愛蓋之食。

「何等為瞋恚蓋食？謂障礙相，於彼不正思惟，未起瞋恚蓋令起，已起瞋恚蓋能令增廣，是名瞋恚蓋食。

「何等為睡眠蓋食？有五法。何等為五？微弱、不樂、欠呿、多食、懈怠，於彼不正思惟，未起睡眠蓋令起，已起睡眠蓋能令增廣，是名睡眠蓋食。

「何等為掉悔蓋食？有四法。何等為四？謂親屬覺、人眾覺、天覺、本所經娛樂覺。自憶念、他人令憶念而生覺，於彼起不正思惟，未起掉悔令起，已起掉悔令其增廣，是名掉悔蓋食。

「何等為疑蓋食？有三世。何等為三？謂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於過去世猶豫、未來世猶豫、現在世猶豫，於彼起不正思惟，未起疑蓋令起，已起疑蓋能令增廣，是名疑蓋食。

「譬如身依於食而得長養，非不食。如是七覺分依食而住，依食長養，非不食。

「何等為念覺分不食？謂四念處不思惟，未起念覺分不起，已起念覺分令退，是名念覺分不食。

「何等為擇法覺分不食？謂於善法撰擇，於不善法撰擇，於彼不思惟，未起擇法覺分令不起，已起擇法覺分令退，是名擇法覺分不食。

「何等為精進覺分不食？謂四正斷，於彼不思惟，未起精進覺分令不起，已起精進覺分令退，是名精進覺分不食。

「何等為喜覺分不食？有喜，有喜處法，於彼不思惟，未起喜覺分不起，已起喜覺分令退，是名喜覺分不食。

「何等為猗覺分不食？有身猗息及心猗息，於彼不思惟，未生猗覺分不起，已生猗覺分令退，是名猗覺分不食。

「何等為定覺分不食？有四禪，於彼不思惟，未起定覺分不起，已起定覺分令退，是名定覺分不食。

「何等為捨覺分不食？有三界，謂斷界、無欲界、滅界，於彼不思惟，未起捨覺分不起，已起捨覺分令退，是名捨覺分不食。

「何等為貪欲蓋不食？謂不淨觀，於彼思惟，未起貪欲蓋不起，已起貪欲蓋令斷，是名貪欲蓋不食。

「何等為瞋恚蓋不食？彼慈心思惟，未生瞋恚蓋不起，已生瞋恚蓋令滅，是名瞋恚蓋不食。

「何等為睡眠蓋不食？彼明照思惟，未生睡眠蓋不起，已生睡眠蓋令滅，是名睡眠蓋不食。

「何等為掉悔蓋不食？彼寂止思惟，未生掉悔蓋不起，已生掉悔蓋令滅，是名掉悔蓋不食。

「何等為疑蓋不食？彼緣起法思惟，未生疑蓋不起，已生疑蓋令滅，是名疑蓋不食。譬如身依食而住、依食而立；如是七覺分依食而住、依食而立。

「何等為念覺分食？謂四念處思惟已，未生念覺分令起，已生念覺分轉生令增廣，是名念覺分食。

「何等為擇法覺分食？有擇善法，有擇不善法，彼思惟已，未生擇法覺分令起，已生擇法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擇法覺分食。

「何等為精進覺分食？彼四正斷思惟，未生精進覺分令起，已生精進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精進覺分食。

「何等為喜覺分食？有喜，有喜處，彼思惟，未生喜覺分令起，已生喜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喜覺分食。

「何等為猗覺分食，有身猗息、心猗息思惟，未生猗覺分令起，已生猗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猗覺分食。

「何等為定覺分食？謂有四禪思惟，未生定覺分令生起，已生定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定覺分食。

「何等為捨覺分食？有三界。何等三？謂斷界、無欲界、滅界。彼思惟，未生捨覺分令起，已生捨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捨覺分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內法中，我不見一法，未生惡

不善法令生，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未生善法不生，已生則退，所謂不正思惟。諸比丘！不正思惟者，未生貪欲蓋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瞋恚、睡眠、掉悔、疑蓋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念覺分不生，已生者令退，未生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令不生，已生者令退。

「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已生者令斷，未生善法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正思惟。比丘！正思惟者，未生貪欲蓋令不生，已生者令斷，未生瞋恚、睡眠、掉悔、疑蓋令不生，已生者令斷。未生念覺分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外法中，我不見一法，未生惡不善法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善法令不生，已生者令退，如惡知識、惡伴黨。惡知識、惡伴黨者，未生貪欲蓋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瞋恚、睡眠、掉悔、疑蓋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念覺分令不生，已生者令退，未生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令不生，已生者令退。

「諸比丘！我不見一法，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已生者令斷，未生善法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所謂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者，若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者，未生貪欲蓋令不生，已生者令斷，未生瞋恚、睡眠、掉悔、疑蓋令不生，已生者令斷。未生念覺分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擇法、精進、

喜、猗、定、捨覺分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有七覺分。何等為七？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此七覺分決定而得，不勤而得，我隨所欲，覺分正受。若晨朝時、日中時、日暮時，若欲正受，隨其所欲，多入正受。譬如王大臣，有種種衣服，置箱籠中，隨其所須，日中所須、日暮所須，隨欲自在。如是，比丘！此七覺分，決定而得，不勤而得，隨意正受。我此念覺分，清淨純白，起時知起，滅時知滅，沒時知沒，已起知已起，已滅知已滅，如是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亦如是說。」

尊者舍利弗說此經已，諸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七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巴連弗邑。爾時，尊者優波摩、尊者阿提目多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

爾時，尊者阿提目多晡時從禪覺，詣尊者優波摩所，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問尊者優波摩：「尊者！能知七覺分方便，如是樂住正受，如是苦住正受？」

優波摩答言：「尊者阿提目多！比丘善知方便修七覺分，如是樂住正受，如是苦住正受。」

復問：「云何比丘善知方便修七覺分？」

優波摩答言：「比丘方便修念覺分時知思惟：『彼心不善解脫，不害睡眠，不善調伏掉悔，不害睡眠，如我念覺處法思惟，精進方便，不得平等。』如是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亦如是說。若比丘念覺分方便時先思惟：『心善解脫，正害睡眠，調伏掉悔，如我於此念覺處法思惟已，不勤方便，而得平等。』如是。阿提目多！比丘知方便修七覺分，如是樂住正受，如是不樂住正受。」

時，二正士共論義已，各從座起而去。

（七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那律亦住舍衛國松林精舍。

時，有眾多比丘詣阿那律所，共相問訊慰勞，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語尊者阿那律：「尊者知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不？」

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言：「我知比丘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

諸比丘問尊者阿那律：「云何知比丘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

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比丘方便修念覺分，善知思惟，我心善解脫，善害睡眠，善調伏掉悔。如此念覺分處法思惟已，精勤方便，心不懈怠，身猗息不動亂，繫心令住，不起亂念，一心正受。如是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亦如是說，是名知比丘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

時，眾多比丘聞尊者阿那律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七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轉輪聖王出世之時，有七寶現於世間，金輪寶、象寶、馬寶、神珠寶、玉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如是，如來出世，亦有七覺分寶現，齋戒處樓觀上，大臣圍遶，有金輪寶從東方出，輪有千輻，齊轂圓輞，輪相具足，有此吉瑞，必是轉輪聖王，我今決定為轉輪王。即以兩手承金輪寶，著左手中，右手旋轉，而說是言：『若是轉輪聖王金輪寶者，當復轉輪聖王古道而去。』於是輪寶即發，王蕃前隨，而於東方乘虛而逝，向於東方，遊古聖王正直之道。王隨輪寶，四兵亦從，若所至方，輪寶住者，王於彼住，四兵亦住。東方諸國處處小王，見聖王來，悉皆歸伏。」

「如來出興於世，有七覺分現於世間，所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轉輪聖王出於世時，有七寶現於世間。云何轉輪聖王出於世時，金輪寶現有？時，剎利灌頂聖王，月十五日，沐浴清淨，受持齋戒，於樓閣上，大臣圍遶。有金輪寶從東方出，輪有千輻，齊轂圓輞，輪相具足，天真金寶。古昔傳聞，剎利灌頂大王月十五日布薩時，沐浴清淨，受持福善。善來大王，此是王國，此國安隱，人民豐樂，願於中止，教化國人，我則隨從。聖王答言：『諸聚落主！汝今但當善化國人，有不順者，當來白我，當如法化，莫作非法，亦令

國人善化非法，若如是者，則從我化。』於是聖王從東海度，乘古聖王道，至于南海；至於南海，度於南海，至西海；乘於古昔聖王之道，度於西海，至於北海。南、西、北方諸小國王奉迎啟請，亦如東方廣說。於是金輪寶，聖王隨從，度於北海，還至王宮正治殿上，住虛空中，是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金輪寶現於世間。

「云何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白象寶現於世間？若刹利灌頂大王純色之象，其色鮮好，七支拄地，聖王見已，心則欣悅，今此寶象，來應於我，告善調象師，令速調此寶象，調已送來。象師受命，不盈一日，象即調伏，一切調伏相悉皆具足，猶如餘象經年調者，今此象寶一日調伏亦復如是。調已送詣王所，上白大王：『此象已調，唯王自知時。』爾時，聖王觀察此象調相已備，即乘寶象，於晨旦時周行四海，至日中時還歸王宮，是名轉輪聖王出興于世，如此象寶現於世間。

「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馬寶現於世間？轉輪聖王所有馬寶純一青色，烏頭澤尾，聖王見馬，心生欣悅，今此神馬來應我故，付調馬師，令速調之，調已送來。馬師奉教，不盈一日，其馬即調，猶如餘馬經年調者，馬寶調伏亦復如是。知馬調已，還送奉王，白言：『大王！此馬已調。』爾時，聖王觀察寶馬調相已備，於晨旦時乘此寶馬周行四海，至日中時還歸王宮，是名轉輪聖王出興于世，馬寶現於世間。

「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摩尼珠寶現於世間？若轉輪聖王所有寶珠，其形八楞，光澤明照，無諸類隙，於王宮內，常為燈明。轉輪聖王察試寶珠，陰雨之夜，將四種兵入於園林，持珠前導，光明照耀，面一由旬，是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摩尼寶珠現於世間。

「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賢玉女寶現於世間？轉輪聖

王所有玉女，不黑不白、不長不短、不癯不細、不肥不瘦，支體端正，寒時體暖、熱時體涼，身體柔軟如迦陵伽衣，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口鼻出息，作優鉢羅香。後臥先起，瞻王意色，隨宜奉事，軟言愛語，端心正念，發王道意，心無違越，況復身、口，是為轉輪聖王寶女。

「云何為轉輪聖王主藏臣寶現於世間？謂轉輪聖王主藏大臣本行施故，生得天眼，能見伏藏，有主無主、若水若陸、若遠若近，悉能見之，轉輪聖王須珍寶，即便告勅，隨王所須，輒以奉上。於是聖王有時試彼大臣，觀其所能，乘船遊海，告彼大臣：『我須寶物。』臣白王言：『小住岸邊，當以奉上。』王告彼臣：『我今不須岸邊之寶，且盡與我。』於是大臣即於水中出四金瓮，金寶滿中，以奉聖王，王所須即取用之，若取足已，餘則還歸水中。聖王出世，則有如此主藏之臣現於世間。

「云何聖王出興於世，有主兵之臣現於世間？謂有主兵臣聰明智辯。譬如世間善思量成就者，聖王所宜，彼則悉從，宜去、宜住、宜出、宜入。聖王四種兵行，道里頓止，不令疲勑，悉知聖王宜所應作，現法後世功德之事，以白聖王。轉輪聖王出興于世，有如是主兵之臣。

「如是如來、應、等正覺出興於世，有七覺分現於世間。何等為七？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比丘！僧人聞法，諸年少

比丘供養奉事諸尊長老。所以者何？年少比丘供養奉事長老比丘者，時時得聞深妙之法，聞深法已，二正事成就，身正及心正。爾時修念覺分，修念覺分已，念覺分滿足；念覺滿足已，於法選擇，分別於法，思量於法。爾時，方便修擇法覺分，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持戒、修德、慚、愧，成真實法，見此人者，多得果報。若復聞者，若隨憶念者、隨出家者，多得功德，況復親近恭敬奉事。所以者何？親近奉事如是人者，時時得聞深妙之法；得聞深法已，成就二正，身正及心正，方便修習定覺分；修習已，修習滿足，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說不善積聚者，所謂五蓋，是為正說。所以者何？純一不善聚者，謂五蓋故。何等為五？謂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悔蓋、疑蓋。說善積聚者，謂七覺分，是為正說。所以者何？純一滿淨者，是七覺分故。何等為七？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二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夾谷精舍。爾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

時，尊者阿難獨一靜處禪思思惟，作如是念：「半梵行者，所謂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非惡知識、惡伴黨、惡隨從。」

時，尊者阿難從禪覺，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禪思思惟，作是念：『半梵行者，所謂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非惡知識、惡伴黨、惡隨從。』」

佛告阿難：「莫作是言：『半梵行者，謂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非惡知識、惡伴黨、惡隨從。』所以者何？純一滿靜，梵行清白，所謂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非惡知識、惡伴黨、惡隨從。我為善知識故，有眾生於我所取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如是擇法覺分，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以是故當知，阿難！純一滿靜，梵行清白，謂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非惡知識、非惡伴黨、非惡隨從。」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力士聚落人間遊行，於拘夷那竭城希連河中間住，於聚落側告尊者阿難：「令四重裓疊敷世尊鬱多羅僧，我今背疾，欲小臥息。」

尊者阿難即受教勅，四重裓疊敷鬱多羅僧已，白佛言：「世尊！已四重裓疊敷鬱多羅僧，唯世尊知時。」

爾時，世尊厚裊僧伽梨枕頭，右脇而臥，足足相累，繫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覺想，告尊者阿難：「汝說七覺分。」

時，尊者阿難即白佛言：「世尊！所謂念覺分，世尊自覺成等正覺，說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世尊自覺成等正覺，說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佛告阿難：「汝說精進耶？」

阿難白佛：「我說精進。世尊！說精進。善逝！」

佛告阿難：「唯精進，修習多修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是語已，正坐端身繫念。

時，有異比丘即說偈言：

「樂聞美妙法，	忍疾告人說，
比丘即說法，	轉於七覺分。
善哉尊阿難，	明解巧便說，
有勝白淨法，	離垢微妙說。
念、擇法、精進、	喜、猗、定、捨覺，
此則七覺分，	微妙之善說。
聞說七覺分，	深達正覺味，
身嬰大苦患，	忍疾端坐聽，
觀為正法王，	常為人演說，
猶樂聞所說，	況餘未聞者，
第一大智慧，	十力所禮者，
彼亦應疾疾，	來聽說正法，
諸多聞通達，	契經阿毘曇，
善通法律者，	應聽況餘者，
聞說如實法，	專心黠慧聽，
於佛所說法，	得離欲歡喜，

歡喜身猗息， 心自樂亦然，
心樂得正受， 正觀有事行，
厭惡三趣者， 離欲心解脫，
厭惡諸有趣， 不集於人天，
無餘猶燈滅， 究竟般涅槃，
聞法多福利， 最勝之所說，
是故當專思， 聽大師所說。」

異比丘說此偈已，從座起而去。

（七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覺分。何等為七？謂念覺分，乃至捨覺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七覺分。何等為修七覺分？謂念覺分，乃至捨覺分，若比丘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如是修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諸比丘！過去已如是修七覺分，未來亦當如是修七覺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念覺分清淨鮮白，無有支節，離諸煩惱，未起不起，除佛調伏教授，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諸比丘！念覺分清淨鮮白，無有支節，離諸煩惱，未起而起，佛所調伏教授，非餘，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未起不起，除善逝調伏教授，未起而起，是則善逝調伏教授，非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謂覺分。世尊！云何為覺分？」

佛告比丘：「所謂覺分者，謂七道品法。然諸比丘七覺分

漸次而起，修習滿足。」

異比丘白佛：「世尊！云何覺分漸次而起，修習滿足？」

佛告比丘：「若比丘內身身觀念住，彼內身身觀念住時，攝心繫念不忘。彼當爾時，念覺分方便修習，方便修習念覺分已，修習滿足；滿足念覺分已，於法選擇，分別思量。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方便，修方便已，修習滿足，如是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如內身身觀念住，如是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念住，當於爾時專心繫念不忘，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如是住者，漸次覺分起，漸次起已，修習滿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如上。差別者：「若比丘如是修習七覺分已，當得二種果，現法得漏盡無餘涅槃，或得阿那含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說。差別者：「如是比丘修習七覺分已，多修習已，得四種果、四種福利。何等為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異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說。差別者：「若比丘修習七覺分，多修習已，當得七種果、七種福利。何等為七？是比丘得現法智證樂；若命終時，若不得現法智證樂；及命終時而得五下分結盡，中般涅槃；若不得中般涅槃，而得生般涅槃；若不得生般涅槃，而得無行般涅槃；若不得無行般涅槃，而得有行般涅槃；若不得有行般涅槃，而得上流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異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所謂覺分。何等為覺分？」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為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比丘尼：「七覺分者，謂七道品法。諸比丘！此七覺分漸次起，漸次起已，修習滿足。」

諸比丘白佛：「云何七覺分漸次起，漸次起已，修習滿足？」

「若比丘身身觀念住，彼身身觀念住已，專心繫念不忘，當於爾時方便修念覺分；方便修念覺分已，修習滿足，謂修念覺分已，於法選擇，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方便，修擇法覺分方便已，修習滿足。如是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亦如是說。如內身，如是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念住，專心繫念不忘，當於爾時方便修念覺分，方便修念覺分已，修習滿足。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是名比丘七覺分漸次起，漸次起已，修習滿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此七覺分修習多修習，當得二果，得現法智有餘涅槃及阿那含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三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若比丘修習七覺分，多修習已，當得四果。何等為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四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說。差別者：「若比丘修習此七覺分，多修習已，當得七果。何等為七？謂現法智有餘涅槃，及命終時，若不爾者，五下分結盡，得中般涅槃。若不爾者，得生般涅槃。若不爾者，得無行般涅槃。若不爾者，得有行般涅槃。若不爾者，得上流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四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不淨觀，多修習已，當得大果大福利。云何修不淨觀？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不淨觀俱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修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四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修習隨死念，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比丘修習隨死念？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修隨死念俱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釋氏黃枕邑。時，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黃枕邑乞食。

時，眾多比丘作是念：「今日太早，乞食時未至，我等可過外道精舍。」爾時，眾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與諸外道出家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

諸外道出家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說如是法不：『斷五蓋惱心、慧力羸、為障礙分、不趣涅槃，盡攝其心，住四念處。心與慈俱，無怨無嫉，亦無瞋恚，廣大無量，善修充滿；四方、四維、上、下一切世間，心與慈俱，無怨無嫉，亦無瞋恚，廣大無量，善修習充滿，如是修習。』悲、喜、捨心俱亦如是說。」

我等亦復為諸弟子作如是說，我等與彼沙門瞿曇有何等異？所謂俱能說法。」

時，眾多比丘聞諸外道出家所說，心不喜悅，默然不呵，從座起去。入黃枕邑，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以彼外道出家所說廣白世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彼外道出家所說，汝等應問：『修習慈心，為何所勝？修習悲、喜、捨心，為何所勝？』如是問時，彼諸外道出家，心則駭散，或說外異事，或瞋慢、毀訾、違背、不忍，或默然萎熟，低頭失辯，思惟而住。所以者何？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聞我所說隨順樂者，唯除如來及聲聞眾者。比丘！心與慈俱多修習，於淨最勝；悲心修習多修習，空入處最勝；喜心修習多修習，識入處最勝；捨心修習多修習，無所有入處最勝。」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四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修習慈心，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比丘修習慈心，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與慈俱，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修習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修空入處，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比丘修空入處，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與空入處俱，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修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修空入處，如是識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三經，亦如上說。

（七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修習安那般那念，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與安那般那念俱，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修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修無常想，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比丘修無常想，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口與無常想俱，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得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無常想，如是無常苦想、苦無我想、觀食想、一切世間

不可樂想、盡想、斷想、無欲想、滅想、患想、不淨想、青瘀想、膿潰想、腫脹想、壞想、食不盡想、血想、分離想、骨想、空想，一一經如上說。

中阿含經因品想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沙門、梵志於地有地想，地即是神，地是神所，神是地所，彼計地即是神已，便不知地。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彼於淨有淨想，淨即是神，淨是神所，神是淨所，彼計淨即是神已，便不知淨，無量空處、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一、別、若干、見、聞、識、知，得觀意所念、意所思。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彼於一切有一切想，一切即是神，一切是神所，神是一切所，彼計一切即是神已，便不知一切。」

「若有沙門、梵志於地則知地，地非是神，地非神所，神非地所，彼不計地即是神已，彼便知地。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彼於淨則知淨，淨非是神，淨非神所，神非淨所。彼不計淨即是神已，彼便知淨，無量空處、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一、別、若干、見、聞、識、知，得觀意所念、意所思。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彼於一切則知一切，一切非是神，一切非神所，神非一切所，彼不計一切即是神已，彼便知一切。」

「我於地則知地，地非是神，地非神所，神非地所，我不計地即是神已，我便知地。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我於淨則知淨，淨非是神，淨非神所，神

非淨所。我不計淨即是神已，我便知淨，無量空處、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一、別、若干、見、聞、識、知，得觀意所念、意所思。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我於一切則知一切，一切非是神，一切非神所，神非一切所，我不計一切即是神已，我便知一切。」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想經竟(五百二十六字)

中阿含經林品自觀心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不能善觀於他心者，當自善觀察於己心，應學如是。云何比丘善自觀心？比丘者，若有此觀，必多所饒益：我為得內止，不得最上慧觀法耶？我為得最上慧觀法，不得內止耶？我為不得內止，亦不得最上慧觀法耶？我為得內止，亦得最上慧觀法耶？」

「若比丘觀已，則知我得內止，不得最上慧觀法者，彼比丘得內止已，當求最上慧觀法，彼於後時得內止，亦得最上慧觀法。若比丘觀已，則知我得最上慧觀法，不得內止者，彼比丘住最上慧觀法已，當求內止，彼於後時得最上慧觀法，亦得內止。若比丘觀已，則知我不得內止，亦不得最上慧觀法者，如是比丘不得此善法，為欲得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比丘不得此善法，為欲得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彼於後時即得內止，亦得最上慧觀法。若比丘觀已，則知我得內止，亦得最上慧觀法。彼比

丘住此善法已，當求漏盡智通作證。所以者何？我說不得畜一切衣，亦說得畜一切衣。云何衣我說不得畜？若畜衣便增長惡不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說不得畜。云何衣我說得畜？若畜衣便增長善法、衰退惡不善法者，如是衣我說得畜。如衣、飲食、床榻村邑亦復如是，我說不得狎習一切人，亦說得狎習一切人。云何人我說不得狎習？若狎習人便增長惡不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人我說不得狎習。云何人我說得與狎習？若狎習人便增長善法、衰退惡不善法者，如是人我說得與狎習。

「彼可習法知如真、不可習法亦知如真。彼可習法、不可習法知如真已，不可習法便不習，可習法便習，彼不可習不習，可習法習已，便增長善法，衰退惡不善法。是謂比丘善自觀心，善自知心，善取善捨。」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自觀心經竟(六百三十五字)

中阿含經林品自觀心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不能善觀於他心者，當自善觀察於己心，應學如是。云何比丘善自觀心？比丘者，若有此觀，必多所饒益：我為多行增伺，為多行無增伺？我為多行瞋恚心，為多行無瞋恚心？我為多行睡眠纏，為多行無睡眠纏？我為多行調貢高，為多行無調貢高？我為多行疑惑，為多行無疑惑？我為多行身諍，為多行無身諍？我為多行穢污心，為多行無穢汙心？我為多行信，為多行不信？我為多行精進，為多行懈怠？我為多行念，為多行無念？我為多行定，為多行

無定？我為多行惡慧，為多行無惡慧？

「若比丘觀時，則知我多行增伺、瞋恚心、睡眠纏、調貢高、疑惑、身諍、穢汙心、不信、懈怠、無念、無定、多行惡慧者，彼比丘欲滅此惡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比丘欲滅此惡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若比丘觀時，則知我多行無增伺、無瞋恚心、無睡眠纏、無調貢高、無疑惑、無身諍、無穢汙心、有信、有進、有念、有定、多行無惡慧者。彼比丘住此善法已，當求漏盡智通作證。所以者何？我說不得畜一切衣，亦說得畜一切衣。云何衣我說不得畜？若畜衣便增長惡不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說不得畜。云何衣我說得畜？若畜衣便增長善法、衰退惡不善法者，如是衣我說得畜。如衣，飲食、床榻村邑亦復如是，我說不得狎習一切人，亦說得狎習一切人。云何人我說不得狎習？若狎習人便增長惡不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人我說不得狎習。云何人我說得與狎習？若狎習人便增長善法、衰退惡不善法者，如是人我說得與狎習。

「彼可習法知如真，不可習法亦知如真。彼可習法、不可習法知如真已，不可習法便不習，可習法便習，彼不可習法不習，可習法習已，便增長善法，衰退惡不善法。是謂比丘善自觀心，善自知心，善取善捨。」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自觀心經竟(六百六十字)

中阿含經林品達梵行經第五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劍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文有義，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名達梵行，能盡諸漏。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汝等當知漏，知漏所因生，知漏有報，知漏勝如，知漏滅盡，知漏滅道。汝等當知覺，知覺所因生，知覺有報，知覺勝如，知覺滅盡，知覺滅道。汝等當知想，知想所因生，知想有報，知想勝如，知想滅盡，知想滅道。汝等當知欲，知欲所因生，知欲有報，知欲勝如，知欲滅盡，知欲滅道。汝等當知業，知業所因生，知業有報，知業勝如，知業滅盡，知業滅道。汝等當知苦，知苦所因生，知苦有報，知苦勝如，知苦滅盡，知苦滅道。」

「云何知漏？謂有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是謂知漏。云何知漏所因生？謂無明也。因無明則便有漏，是謂知漏所因生。云何知漏有報？謂無明纏者，為諸漏所漬，彼因此受報，或得善處，或得惡處，是謂知漏有報。云何知漏勝如？謂或有漏生地獄中，或有漏生畜生中，或有漏生餓鬼中，或有漏生天上，或有漏生人間，是謂知漏勝如。云何知漏滅盡？謂無明滅，漏便滅，是謂知漏滅盡。云何知漏滅道？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漏滅道。若比丘如是知漏，知漏所因生，知漏受報，知漏勝如，知漏滅盡，知漏滅道者，是謂達梵行，能盡一切漏。」

「云何知覺？謂有三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是謂知覺。云何知覺所因生？謂更樂也。因更樂則便有覺，是謂知覺所因生。云何知覺有報？謂愛也。愛為覺報，是謂知覺有報。云何知覺勝如？謂比丘者，覺樂覺時便知覺樂覺，覺苦覺時便知覺苦覺，覺不苦不樂覺時便知覺不苦不樂覺，樂身、苦身、

不苦不樂身，樂心、苦心、不苦不樂心，樂食、苦食、不苦不樂食，樂無食、苦無食、不苦不樂無食，樂欲、苦欲、不苦不樂欲，樂無欲、苦無欲覺、不苦不樂無欲覺時，便知覺不苦不樂無欲覺，是謂知覺勝如。云何知覺滅盡？謂更樂滅，覺便滅，是謂知覺滅盡。云何知覺滅道？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覺滅道。若比丘如是知覺，知覺所因生，知覺有報，知覺勝如，知覺滅盡，知覺滅道者，是謂達梵行，能盡一切覺。

「云何知想？謂有四想。比丘者，小想亦知，大想亦知，無量想亦知，無所有處想亦知，是謂知想。云何知想所因生？謂更樂也。因更樂則便有想，是謂知想所因生。云何知想有報？謂說也。隨其想便說，是謂知想有報。云何知想勝如？謂或有想想色，或有想想聲，或有想想香，或有想想味，或有想想觸，是謂知想勝如。云何知想滅盡？謂更樂滅想便滅，是謂知想滅盡。云何知想滅道？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想滅道。若比丘如是知想，知想所因生，知想有報，知想勝如，知想滅盡，知想滅道者，是謂達梵行，能盡一切想。

「云何知欲？謂有五欲功德，可愛、可喜、美色、欲相應、甚可樂。云何為五？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是謂知欲。云何知欲所因生？謂更樂也。因更樂則便有欲，是謂知欲所因生。云何知欲有報？謂隨欲種愛樂著而住彼，因此受報有福處、無福處、不動處，是謂知欲有報。云何知欲勝如？謂或有欲欲色，或有欲欲聲，或有欲欲香，或有欲欲味，或有欲欲觸，是謂知欲勝如。云何知欲滅盡？謂更樂滅欲便滅，是謂知欲滅盡。云何知欲滅道？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欲滅道。若比丘如是知欲，知欲所因生，知欲受報，知欲勝如，知欲滅盡，知欲滅道者，是謂達梵行，能盡一切欲。

「云何知業？謂有二業：思、已思業，是謂知業。云何知

業所因生？謂更樂也。因更樂則便有業，是謂知業所因生。云何知業有報？謂或有業黑、有黑報，或有業白、有白報，或有業黑白、黑白報，或有業不黑不白、無報，業業盡，是謂知業有報。云何知業勝如？謂或有業生地獄中，或有業生畜生中，或有業生餓鬼中，或有業生天上，或有業生人間，是謂知業勝如。云何知業滅盡？謂更樂滅業便滅，是謂知業滅盡。云何知業滅道？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業滅道。若比丘如是知業，知業所因生，知業有報，知業勝如，知業滅盡，知業滅道者，是謂達梵行，能盡一切業。

「云何知苦？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是謂知苦。云何知苦所因生？謂愛也。因愛生苦，是謂知苦所因生。云何知苦有報？謂或有苦微遲滅，或有苦微疾滅，或有苦盛遲滅，或有苦盛疾滅，苦苦盡，是謂知苦有報。云何知苦勝如？謂不多聞愚癡凡夫，不遇善知識，不御聖法，身生覺極苦甚重苦，命將欲絕，出此從外，更求於彼。或有沙門、梵志，持一句呪，或二、三、四、多句呪，或持百句呪，彼治我苦，如是因求生苦，因習生苦，苦滅，是謂知苦勝如。云何知苦滅盡？謂愛滅苦便滅，是謂知苦滅盡。云何知苦滅道？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苦滅道。若比丘如是知苦，知苦所因生，知苦有報，知苦勝如，知苦滅盡。知苦滅道者，是謂達梵行，能盡一切苦。」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達梵行經竟(一千六百四十二字)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分別六界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摩竭陀國，往詣王舍城宿。於是，世尊往至陶家，語曰：「陶師！我今欲寄陶屋一宿，汝見聽耶？」

陶師答曰：「我無所違。然有一比丘先已住中，若彼聽者，欲住隨意。」

爾時，尊者弗迦邏娑利先已在彼住陶屋中。於是，世尊出陶師家入彼陶屋，語尊者弗迦邏娑利曰：「比丘！我今欲寄陶屋一宿，汝見聽耶？」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君！我無所違。且此陶屋草座已敷，君欲住者，自可隨意。」

爾時，世尊從彼陶屋出外洗足訖，還入內，於草座上敷尼師檀，結跏趺坐，竟夜默然靖坐定意，尊者弗迦邏娑利亦竟夜默然靖坐定意。彼時，世尊而作是念：「此比丘住止寂靖，甚奇！甚特！我今寧可問彼比丘：『汝師是誰？依誰出家學道受法？』」

世尊念已，問曰：「比丘！汝師是誰？依誰出家學道受法？」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賢者！有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覺無上正盡覺，彼是我師，依彼出家學道受法。」

世尊即復問曰：「比丘！曾見師耶？」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不見。」

世尊問曰：「若見師者，為識不耶？」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不識。然，賢者！我聞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是我師，依彼出家學道受法。」

彼時，世尊復作是念：「此族姓子依我出家學道受法，我今寧可為說法耶？」

世尊念已，語尊者弗迦邏娑利曰：「比丘！我為汝說法，

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分別六界，汝當諦聽，善思念之。」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唯然。」

佛告彼曰：「比丘！人有六界聚、六觸處、十八意行、四住處。若有住彼，不聞憂感事，不聞憂感事已，意便不憎、不憂、不勞，亦不恐怖。如有教，不放逸慧，守護真諦，長養惠施。比丘！當學最上，當學至寂，分別六界。如是，比丘！人有六界聚，此說何因？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比丘！人有六界聚者，因此故說。

「比丘！人有六觸處，此說何因？謂比丘眼觸見色，耳觸聞聲，鼻觸嗅香，舌觸嘗味，身觸覺觸，意觸知法。比丘！人有六觸處者，因此故說。比丘！人有十八意行，此說何因？謂比丘眼見色，觀色喜住，觀色憂住，觀色捨住，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觀法喜住，觀法憂住，觀法捨住。比丘！此六喜觀、六憂觀、六捨觀，合已十八行。比丘！人有十八意行者，因此故說。

「比丘！人有四住處，此說何因？謂真諦住處、慧住處、施住處、息住處。比丘！人有四住處者，因此故說。云何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今我此身有內地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髮、毛、爪、齒、麤細膚、皮、肉、骨、筋、腎、心、肝、肺、脾、大腸、胃、糞。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堅，堅性住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地界也。比丘！若有內地界及外地界者，彼一切總說地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地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復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今我此身有內水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腦膜、眼淚、汗、涕、唾、膿、

血、肪、髓、涎、淡、小便，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水，水性潤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水界也。比丘！若有內水界及外水界者，彼一切總說水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水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復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此身界，今我此身有內火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熱身、暖身、煩悶身、溫莊身，謂消飲食，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火，火性熱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火界也。比丘！若有內火界及外火界者，彼一切總說火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火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復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今我此身有內風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上風、下風、脇風、掣縮風、蹴風、非道風、節節風、息出風、息入風。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風，風性動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風界也。比丘！若有內風界及外風界者，彼一切總說風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風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復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今我此身有內空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眼空、耳空、鼻空、口空、咽喉動搖，謂食噉含消，安徐咽住，若下過出。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空，在空不為肉、皮、骨、筋所覆，是謂比丘內空界也。比丘！若有內空界及外空界者，彼一切總說空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空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比丘！若有比丘於此五界知其如真，知如真已，心不染彼而解脫者，唯有餘識，此何等識？樂識、苦識、喜識、憂識、

捨識。比丘！因樂更樂故生樂覺，彼覺樂覺，覺樂覺已，即知覺樂覺。若有比丘滅此樂更樂，滅此樂更樂已，若有從樂更樂生樂覺者，彼亦滅息止，知己冷也。比丘！因苦更樂故生苦覺，彼覺苦覺，覺苦覺已，即知覺苦覺。若有比丘滅此苦更樂，滅此苦更樂已，若有從苦更樂生苦覺者，彼亦滅息止，知己冷也。比丘！因喜更樂故生喜覺，彼覺喜覺，覺喜覺已，即知覺喜覺。若有比丘滅此喜更樂，滅此喜更樂已，若有從喜更樂生喜覺者，彼亦滅息止，知己冷也。

「比丘！因憂更樂故生憂覺，彼覺憂覺，覺憂覺已，即知覺憂覺。若有比丘滅此憂更樂，滅此憂更樂已，若有從憂更樂生憂覺者，彼亦滅息止，知己冷也。比丘！因捨更樂故生捨覺，彼覺捨覺，覺捨覺已，即知覺捨覺。若有比丘滅此捨更樂，滅此捨更樂已，若有從捨更樂生捨覺者，彼亦滅息止，知己冷也。比丘！彼彼更樂故生彼彼覺，滅彼彼更樂已，彼彼覺亦滅，彼知此覺從更樂，更樂本，更樂習，從更樂生，以更樂為首，依更樂行。

「比丘！猶如火母，因鑽及人方便熱相故，而生火也。比丘！彼彼眾多林木相離分散，若從彼生火，火數熱於生數受，彼都滅止息，則冷樵木也。如是，比丘！彼彼更樂故生彼彼覺，滅彼彼更樂故彼彼覺亦滅，彼知此覺從更樂，更樂本，更樂習，從更樂生，以更樂為首，依更樂行。若比丘不染此三覺而解脫者，彼比丘唯存於捨，極清淨也。比丘！彼比丘作是念：『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空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

「比丘！猶工煉金上妙之師，以火燒金，鍛令極薄，又以火燎，數數足火熟煉令淨，極使柔軟而有光明。比丘！此金者，

於金師以數數足火熟煉令淨，極使柔軟而有光明已，彼金師者，隨所施設，或纏繒綵，嚴飾新衣，指環、臂釧、瓔珞、寶鬘，隨意所作。如是，比丘！彼比丘作是念：『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空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

「彼比丘復作是念：『我此清淨捨，依無量空處者，故是有為。若有為者，則是無常，若無常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便知苦，知苦已，彼此捨不復移入無量空處。我此清淨捨，依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者，故是有為。若有為者，則是無常，若無常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便知苦，知苦已，彼此捨不復移入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比丘！若有比丘於此四處以慧觀之，知其如真，心不成就，不移入者。彼於爾時不復有為，亦無所思，謂有及無，彼受身最後覺，則知受身最後覺，受命最後覺，則知受命最後覺，身壞命終，壽命已訖，彼所覺一切滅息止，知至冷也。

「比丘！譬如燃燈，因油因炷，彼若無人更增益油，亦不續炷，是為前已滅訖，後不相續，無所復受。如是，比丘！受身最後覺，則知受身最後覺，受命最後覺，則知受命最後覺，身壞命終，壽命已訖，彼所覺一切滅息止，知至冷也。比丘！是謂比丘第一正慧，謂至究竟滅訖，漏盡比丘成就於彼，成就第一正慧處。比丘！此解脫住真諦，得不移動，真諦者，謂如法也，妄言者，謂虛妄法。比丘！成就彼第一真諦處。

「比丘！彼比丘施說施若本必有怨家，彼於爾時放捨、吐離、解脫、滅訖。比丘！是謂比丘第一正惠施，謂捨離一切世盡，無欲、滅、息、止，比丘成就於彼，成就第一惠施處。比丘！彼比丘心為欲、恚、癡所穢，不得解脫。比丘！此一切婬、

怒、癡盡，無欲、滅、息、止，得第一息。比丘！成就彼者成就第一息處。

「比丘！我者是自舉，我當有是亦自舉，我當非有非無是亦自舉，我當色有是亦自舉，我當無色有是亦自舉，我當非有色非無色是亦自舉，我當有想是亦自舉，我當無想是亦自舉，我當非有想非無想是亦自舉。是貢高、是憍傲、是放逸，比丘！若無此一切自舉、貢高、憍傲、放逸者，意謂之息。比丘！若意息者，便不憎、不憂、不勞、不怖。所以者何？彼比丘成就法故，不復有可說憎者。若不憎則不憂，不憂則不愁，不愁則不勞，不勞則不怖，因不怖便當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說此法已，尊者弗迦邏娑利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尊者弗迦邏娑利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由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悔過。善逝！我自首。如愚如癡，如不定，如不善解，不識良田，不能自知。所以者何？以我稱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君也。唯願世尊聽我悔過，我悔過已，後不更作。」

世尊告曰：「比丘！汝實愚癡，汝實不定，汝不善解，謂稱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君也。比丘！若汝能自悔過，見已發露，護不更作者，比丘！如是則於聖法、律中益而不損，謂能自悔過，見已發露，護不更作。」

佛說如是。尊者弗迦邏娑利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六界經竟(三千一百三十一字)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分別六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分別六處經。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唯當受教。」

佛言：「汝等六處當知內也，六更樂處當知內，十八意行當知內，三十六刀當知內，於中斷彼成就是，無量說法當知內，三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無上調御士者，調御士趣一切方，是謂分別六處經事。」

「六處當知內者，此何因說？謂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六處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六更樂處當知內者，此何因說？謂眼更樂為見色，耳更樂為聞聲，鼻更樂為嗅香，舌更樂為嘗味，身更樂為覺觸，意更樂為知法，六更樂處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十八意行當知內者，此何因說？比丘者，眼見色已，分別色喜住，分別色憂住，分別色捨住，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分別法喜住，分別法憂住，分別法捨住，是謂分別六喜、分別六憂、分別六捨，總說十八意行，十八意行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三十六刀當知內者，此何因說？有六喜依著，有六喜依無欲，有六憂依著，有六憂依無欲，有六捨依著，有六捨依無欲。」

「云何六喜依著？云何六喜依無欲？眼見色已生喜，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喜依著？眼知色可喜、意念、

愛色、欲相應樂，未得者欲得，已得者憶已生喜，如是喜，是謂喜依著。云何喜依無欲？知色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色無常、苦、滅法，憶已生喜，如是喜，是謂喜依無欲。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生喜，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喜依著？意知法可喜、意念、愛法、欲相應樂，未得者欲得，已得者憶已生喜，如是喜，是謂喜依著。云何喜依無欲？知法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法無常、苦、滅法，憶已生喜，如是喜，是謂喜依無欲。

「云何六憂依著？云何六憂依無欲？眼見色已生憂，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憂依著？眼知色可喜、意念、愛色、欲相應樂，未得者不得，已得者過去、散壞、滅、變易、生憂，如是憂，是謂憂依著。云何憂依無欲？知色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色無常、苦、滅法，憶已作是念：『我何時彼處成就遊，謂：處諸聖人成就遊。』是為上具觸願恐怖，知苦憂生憂。如是憂，是謂憂依無欲。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生憂，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憂依著？意知法可喜、意念、愛法、欲相應樂，未得者不得，已得者過去、散壞、滅、變易、生憂，如是憂，是謂憂依著。云何憂依無欲？知法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法無常、苦、滅法，憶已作是念：『我何時彼處成就遊？謂：處諸聖人成就遊。』是為上具觸願恐怖，知苦憂生憂。如是憂，是謂憂依無欲。

「云何六捨依著？云何六捨依無欲？眼見色已生捨，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捨依著？眼知色生捨，彼平等、不多聞、無智慧、愚、癡、凡夫，為色有捨，不離色，是謂捨依著。云何捨依無欲？知色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

前及今一切色無常、苦、滅法，憶已捨住。若有至意修習捨，是謂捨依無欲，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生捨，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捨依著？意知法生捨，平等、不多聞、無智慧、愚、癡、凡夫，為法有捨，不離法，是謂捨依著。云何捨依無欲？意知法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法無常、苦、滅法，憶已捨住。若有至意修習捨，是謂捨依無欲。是為六喜依著、六喜依無欲、六憂依著、六憂依無欲、六捨依著、六捨依無欲，總說三十六刀，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於中斷彼成就是者，此何因說？謂此六喜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六喜依著，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謂此六憂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六憂依著，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謂此六捨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六捨依著，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謂此六憂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六喜依無欲，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謂此六捨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六憂依無欲，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

「有捨無量更樂，若干更樂，有捨一更樂，不若干更樂。云何有捨無量更樂，若干更樂？若捨為色、為聲、為香、為味、為觸，此捨無量更樂，若干更樂。云何捨一更樂，不若干更樂？謂捨或依無量空處，或依無量識處，或依無所有處，或依非有想非無想處，此捨一更樂，不若干更樂，謂此捨有一更樂，不若干更樂。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捨有無量更樂，若干更樂。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取無量、依無量、住無量，謂此捨有一更樂，不若干更樂。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捨有無量更樂，若干更樂。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於中斷彼成就是者，因此故說。

「無量說法當知內者，此何因說？如來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辯才成就第一辯才，壽活百歲，如來為彼說法滿百年，除飲食時、大小便時、睡眠息時及聚會時，彼如來所說法，文句法句觀義，以慧而速觀義，不復更問於如來法。所以者何？如來說法無有極不可盡法，文句法句觀義，乃至四弟子命終，猶如四種善射之人，挽彊俱發，善學善知，而有方便，速徹過去。如是，世尊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辯才成就第一辯才，壽活百歲，如來為彼說法滿百年，除飲食時、大小便時、睡眠息時及聚會時。彼如來所說法，文句法句觀義，以慧而速觀義，不復更問於如來法。所以者何？如來無極不可盡，無量說法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三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者。此何因說？若如來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發慈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而不恭敬，亦不順行，不立於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違世尊教，不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為憂感也。但世尊捨無所為，常念常智，是謂第一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也。

「復次，如來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發慈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恭敬順行而立於智，其心歸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違世尊教，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為歡喜也。但世尊捨無所為，常念常智，是謂第二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也。

「復次，如來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發慈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或有

弟子而不恭敬，亦不順行，不立於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違世尊教，不能得定者。或有弟子恭敬順行而立於智，其心歸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違世尊教，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為憂感，亦不歡喜，但世尊捨無所為，常念常智，是謂第三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也，三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者，因此故說。

「無上調御士者，調御士趣一切方者。此何因說？調御士者，此說調御士趣一方，或東方、或南方、或西方、或北方；調御象者，調御象趣一方，或東方，或南、西、北方；調御馬者，調御馬趣一方，或東方，或南、西、北方；調御牛者，調御牛趣一方，或東方，或南、西、北方也。無上調御士者，調御士趣一切方，於中方者色觀色，是謂第一方。內無色想，外觀色，是謂第二方。淨解脫身觸成就遊，是謂第三方。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是謂第四方。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是謂第五方。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是謂第六方。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第七方。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盡身觸成就遊，慧觀漏盡斷智，是謂第八方。無上調御士者，調御士趣一切方者，因此故說。」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六處經竟(二千五百一十二字)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分別觀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分別觀法經。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唯當受教。」

佛言：「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出外灑散，心不住內，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不出外不灑散，心住內，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復生、老、病、死，是說苦邊。」佛說如是已即從坐起，入室燕坐。

於是，諸比丘便作是念：「諸賢！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出外灑散，心不住內，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不出外不灑散，心住內，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復生、老、病、死，是說苦邊。』」彼復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彼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諸賢！共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請說此義，若尊者大迦旃延為分別者，我等當善受持。」

於是，諸比丘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尊者大迦旃延！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出外灑散，心不住內，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不出外不灑散，心住內，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復生、老、病、死，是說苦邊。』我等便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我等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爾時，尊者大迦旃延告曰：「諸賢！聽我說喻，慧者聞喻

則解其義。諸賢！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見大樹成根、莖、節、枝、葉、花、實，彼人不觸根、莖、節、實，但觸枝葉。諸賢所說亦復如是，世尊現在，捨來就我而問此義。所以者何？諸賢！當知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諸賢！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諸賢等當善受持。」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我等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我等當善受持。然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等！共聽我所說。諸賢！云何比丘心出外灑散？諸賢！比丘眼見色，識食色相，識著色樂相，識縛色樂相，彼色相味結縛心出外灑散；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識食法相，識著法樂相，識縛法樂相，彼法相味結縛心出外灑散。諸賢！如是比丘心出外灑散。諸賢！云何比丘心不出外灑散？諸賢！比丘眼見色，識不食色相，識不著色樂相，識不縛色樂相，彼色相味不結縛心，不出外灑散；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識不食法相，識不著法樂相，識不縛法樂相，彼法相味不結縛心，不出外灑散。諸賢！如是比丘心不出外灑散。」

「諸賢！云何比丘心不住內？諸賢！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識著離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

彼識著定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彼識著無喜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識著捨及念清淨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

「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識著空智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識著識智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識著無所有智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識著無想智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諸賢！如是比丘心不住內。

「諸賢！云何比丘心住內？諸賢！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識不著離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復次，諸賢！比丘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識不著定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復次，諸賢！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彼識不著無喜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復次，諸賢！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識不著捨及念、清淨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

「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

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識不著空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識不著識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識不著無所有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識不著無想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諸賢！如是比丘心住內也。

「諸賢！云何比丘不受而恐怖？諸賢！比丘不離色染，不離色欲，不離色愛，不離色渴。諸賢！若有比丘不離色染，不離色欲，不離色愛，不離色渴者，彼欲得色、求色、著色、住色，色即是我，色是我有，彼欲得色、著色、住色，色即是我，色是我有已，識捫摸色，識捫摸色已，變易彼色時，識轉於色，識轉於色已，彼生恐怖法，心住於中，因心不知故，便怖懼煩勞，不受而恐怖；如是覺、想、行。比丘不離識染，不離識欲，不離識愛，不離識渴。諸賢！若有比丘不離識染，不離識欲，不離識愛，不離識渴者，彼欲得識、求識、著識、住識，識即是我，識是我有，彼欲得識、求識、著識、住識，識即是我，識是我有已，識捫摸識，識捫摸識已，變易彼識時，識轉於識，識轉於識已，彼生恐怖法，心住於中，因心不知故，便怖懼煩勞，不受而恐怖。諸賢！如是比丘不受恐怖。

「諸賢！云何比丘不受不恐怖。諸賢！比丘離色染，離色欲，離色愛，離色渴。諸賢！若有比丘離色染、離色欲、離色愛、離色渴者，彼不欲得色，不求色、不著色、不住色，色非是我，色非我有。彼不欲得色，不求色，不著色，不住色，色非是我，色非我有已，識不捫摸色，識不捫摸色已，變易彼色

時，識不轉於色，識不轉於色已。彼不生恐怖法，心不住中，因心知故，便不怖懼，不煩勞，不受，不恐怖；如是覺、想、行。比丘離識染，離識欲，離識愛，離識渴。諸賢！若有比丘離識染，離識欲，離識愛，離識渴者，彼不欲得識，不求識，不著識，不住識，識非是我，識非我有，彼不欲得識，不求識，不著識，不住識，識非是我，識非我有已，識不捫摸識，識不捫摸識已，變易彼識時，識不轉於識，識不轉於識已，彼不生恐怖法，心不住中，因心知故，便不怖懼，不煩勞，不受，不恐怖。諸賢！如是比丘不受不恐怖。

「諸賢！謂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出外灑散，心不住內，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不出外不灑散，心住內，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復生、老、病、死，是說苦邊。此世尊略說，不廣分別義，我以此句、以此文廣說如是。諸賢！可往向佛具陳，若如世尊所說義者，諸賢等便可受持。」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大迦旃延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坐起，繞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

世尊聞已，嘆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義。所以者何？謂師為弟子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如迦旃延比丘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說觀義應如是也。」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觀法經竟(二千七百五十一字)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溫泉林天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

爾時，尊者三彌提亦遊王舍城，住溫泉林。於是，尊者三彌提夜將向旦，從房而出，往詣溫泉，脫衣岸上，入溫泉浴，浴已還出，拭體著衣。

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往詣尊者三彌提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溫泉岸，彼天却住於一面已，白尊者三彌提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耶？」

尊者三彌提答彼天曰：「我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尋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耶？」

彼天答曰：「我亦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

尊者三彌提復問彼天：「誰受持跋地羅帝偈耶？」

彼天答曰：「世尊遊此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比丘！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者，有法有義，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者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尊者三彌提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於是，尊者三彌提，天沒不久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於今日夜將向旦出房往詣彼溫泉所，脫衣岸上，入溫泉浴，浴已便出，住岸拭身。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溫泉岸。彼天却住於一面已，而白我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耶？』我答彼天：『不

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我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耶？』彼天答曰：『我亦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我復問：『誰受持跋地羅帝偈耶？』彼天答曰：『世尊遊此王舍城，住竹林迦蘭哆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比丘！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者，有義有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者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我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世尊問曰：「三彌提！汝知彼天從何處來？彼天名何耶？」

尊者三彌提答曰：「世尊！我不知彼天從何所來，亦不知名也。」

世尊告曰：「三彌提！彼天子名正殿，為三十三天軍將。」

於是，尊者三彌提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三彌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說。」

尊者三彌提白曰：「唯然。」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

「慎莫念過去，	亦勿願未來，
過去事已滅，	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	彼亦當為思，
念無有堅強，	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	孰知愁於死，
我要不會彼，	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	晝夜無懈怠，
是故常當說，	跋地羅帝偈。」

佛說如是，即從座起，入室宴坐。於是，諸比丘便作是念：
「諸賢！當知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過去， 亦勿願未來，
過去事已滅， 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 彼亦當為思，
念無有堅強， 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 孰知愁於死，
我要不會彼， 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 晝夜無懈怠，
是故常當說， 跋地羅帝偈。』」

彼復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彼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諸賢共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請說此義。若尊者大迦旃延為分別者，我等當善受持。」

於是，諸比丘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尊者大迦旃延！當知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過去， 亦勿願未來，
過去事已滅， 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 彼亦當為思，
念無有堅強， 慧者覺如是。
若學聖人行， 孰知愁於死，
我要不會彼， 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 晝夜無懈怠，
是故常當說， 跋地羅帝偈。』」

「我等便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我等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

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曰：「諸賢！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諸賢！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見大樹成根、莖、節、枝、葉、華、實，彼人不觸根、莖、節、實，但觸枝、葉。諸賢所說亦復如是，世尊現在，捨來就我而問此義。所以者何？諸賢！當知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諸賢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諸賢等當善受持。」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我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我等當善受持。然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等共聽我所說。諸賢！云何比丘念過去耶？諸賢！比丘實有眼知色可喜、意所念，愛色，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即過去也。彼為過去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念過去。如是耳、鼻、舌、身，實有意知法可喜、意所念，愛法，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即過去也。彼為過去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念過去。諸賢！如是比丘念過去也。」

「諸賢！云何比丘不念過去？諸賢！比丘實有眼知色可喜、意所念，愛色，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即過去也。彼為過去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念過去。如是耳、鼻、舌、身，實有意知法可喜、意所念，

愛法，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即過去也。彼為過去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念過去。諸賢！如是比丘不念過去也。

「諸賢！云何比丘願未來耶？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未來者，彼未得欲得，已得心願，因心願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願未來；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識未來者，未得欲得，已得心願，因心願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願未來。諸賢！如是比丘願未來也。

「諸賢！云何比丘不願未來？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未來者，未得不欲得，已得心不願，因心不願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願未來；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識未來者，未得不欲得，已得心不願，因心不願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願未來。諸賢！如是比丘不願未來也。

「諸賢！云何比丘受現在法？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受現在法；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受現在法。諸賢！如是比丘受現在法也。

「諸賢！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受現在法；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受現在法。諸賢！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

「諸賢！謂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過去， 亦勿願未來，
過去事已滅， 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 彼亦當為思，
念無有堅強， 慧者覺如是。
若學聖人行， 孰知愁於死，
我要不會彼， 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 晝夜無懈怠，
是故常當說， 跋地羅帝偈。』

「此世尊略說，不廣分別，我以此句、以此文廣說如是。
諸賢！可往向佛具陳，若如世尊所說義者，諸賢等便可共受持。」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大迦旃延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座起，
繞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
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
燕坐。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

世尊聞已，嘆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
有法、有義。所以者何？謂師為弟子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彼
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如大迦旃延比丘所說，汝等應
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說觀義應如是也。」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溫泉林天經竟(二千五百八十字)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釋中禪室尊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盧夷強耆遊於釋中，在無事禪室。於是，尊者
盧夷強耆夜將向旦，從彼禪室出，在露地禪室蔭中，於繩床上

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往詣尊者盧夷強耆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其禪室。彼天却住於一面已，白尊者盧夷強耆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尊者盧夷強耆答彼天曰：「我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亦不受義。」

尋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彼天答曰：「我受持跋地羅帝偈，然不受義。」

尊者盧夷強耆復問彼天：「云何受持跋地羅帝偈而不受義耶？」

彼天答曰：「一時，世尊遊王舍城，住竹林迦蘭哆園。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

「『慎莫念過去， 亦勿願未來，
過去事已滅， 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 彼亦當為思，
念無有堅強， 慧者覺如是。
若學聖人行， 孰知愁於死，
我要不會彼， 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 晝夜無懈怠，
是故常當說， 跋地羅帝偈。』

「比丘！我如是受持跋地羅帝偈，不受持義。」

尊者盧夷強耆復問彼天：「誰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彼天答曰：「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比丘！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有義有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者至信、捨家、無家、學

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及其義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尊者盧夷強耆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天沒不久，於是，尊者盧夷強耆在釋中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往詣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盧夷強耆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一時遊於釋中，在無事禪室。世尊！我於爾時夜將向旦，從彼禪室出，在露地禪室蔭中，於繩床上敷尼師檀，結跏趺坐。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其禪室。彼天却住於一面已，而白我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我答彼天：『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亦不受義。』尋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彼天答曰：『我受持跋地羅帝偈，然不受義。』我復問天：『云何受持跋地羅帝偈而不受義耶？』天答我曰：『一時，佛遊王舍城，住竹林迦蘭哆園。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

「『慎莫念過去， 亦勿願未來，
 過去事已滅， 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 彼亦當為思，
 念無有堅強， 慧者覺如是。
 若學聖人行， 孰知愁於死，
 我要不會彼， 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 晝夜不懈怠，
 是故常當說， 跋地羅帝偈。』」

「『比丘！我如是受持跋地羅帝偈，不受持義也。』我復問天：『誰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天答我曰：『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比丘！可往面

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有義有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者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及其義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我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於是，世尊問尊者盧夷強耆：「汝知彼天從何處來？彼天名何耶？」

尊者盧夷強耆答曰：「世尊！我不知彼天從何處來，亦不知名也。」

世尊告曰：「強耆！彼天子名般那，為三十三天軍將。」

彼時，尊者盧夷強耆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強耆！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說其義。」

尊者盧夷強耆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

「慎莫念過去，	亦勿願未來，
過去事已滅，	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	彼亦當為思，
念無有堅強，	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	孰知愁於死，
我要不會彼，	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	晝夜無懈怠，
是故常當說，	跋地羅帝偈。

「強耆！云何比丘念過去耶？若比丘樂過去色，欲、著、住，樂過去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念過去也。強耆！云何比丘不念過去？若比丘不樂過去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過去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

丘不念過去。強耆！云何比丘願未來耶？若比丘樂未來色，欲、著、住，樂未來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願未來也。強耆！云何比丘不願未來？若比丘不樂未來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未來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願未來。

「強耆！云何比丘受現在法？若比丘樂現在色，欲、著、住，樂現在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受現在法。強耆！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若比丘不樂現在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現在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

佛說如是。尊者盧夷強耆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釋中禪室尊經竟(千五百三十六字)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阿難說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

爾時，有一比丘過夜平旦，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彼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

於是，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阿難比丘所，作如是語：『阿難！世尊呼汝。』」

彼一比丘受世尊教，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至尊者阿難所而語曰：「世尊呼尊者阿難！」

尊者阿難即往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世尊問曰：「阿

難！汝實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尊者阿難答曰：「唯然。」

世尊問曰：「阿難！汝云何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尊者阿難即便說曰：

「慎莫念過去， 亦勿願未來，
過去事已滅， 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 彼亦當為思，
念無有堅強， 慧者覺如是。
為作聖人行， 孰知愁於死，
我要不會彼， 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進， 晝夜無懈怠，
是故常當說， 跋地羅帝偈。」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念過去耶？」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有比丘樂過去色，欲、著、住，樂過去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念過去也。」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不念過去？」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不樂過去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過去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念過去。」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願未來耶？」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樂未來色，欲、著、住，樂未來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願未來也。」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不願未來？」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不樂未來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未來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願未來。」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受現在法？」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樂現在色，欲、著、住，樂現在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受現在法。」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不樂現在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現在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世尊！我以如是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義、有法。所以者何？謂弟子在師面前如是句、如是文廣說此義，實如阿難比丘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此說觀義應如是也。」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難說經竟(七百七十二字)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拘樓瘦無諍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婆奇瘦劍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名分別無諍經。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決定於齊，決定知己，所有內樂常求彼也。莫相導說，亦莫面前稱譽，齊限說，莫求齊限，隨國俗法，莫是莫

非，此分別無諍經事。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此何因說？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是說一邊，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是說二邊。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因此故說。

「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槃者。此何因說？有聖道八支，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槃者，因此故說。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者。此何因說？云何為稱？云何為譏，而不說法。若有欲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惑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欲者，無常、苦、磨滅法，彼知欲無常已，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惑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

「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惑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所可畏苦，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彼沙門、梵志復抱此苦，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惑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有結不盡，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惑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若有結不盡者，彼有亦不盡。是故彼一切有煩、有熱、有憂惑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也。有結盡者，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惑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自稱。所以者何？若有結盡者，彼有亦盡，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惑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稱也。

「不求內樂，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惑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若有不求內樂者，彼亦不求內，

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也。求於內樂，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自稱。所以者何？若有求內樂者，彼亦求內，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稱。如有稱有譏而不說法也，不稱不譏而為說法。

「云何不稱不譏而為說法？若欲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欲無常、苦、磨滅法，彼知欲無常已，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有結不盡，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有結不盡者，彼有亦不盡，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有結盡者，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有結盡者，彼有亦盡，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不達此法，唯無苦法，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不求內樂，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不求內樂者，彼亦不求內。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不達

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求於內樂，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有求內樂者，彼亦求內，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不達此法，唯無苦法，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如是不稱、不譏而為說法，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者，因此故說也。

「決定於齊，決定知己，所有內樂當求彼者，此何因說？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也。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

「云何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不可修也？彼若因五欲功德生喜生樂，此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

「云何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耶？若有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此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決定於齊，決定知己，所有內樂當求彼者，因此故說。

「莫相導說，亦莫面前稱譽者，此何因說？有相導說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有相導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有相導說真實、不虛妄、與義相應。於中若有導說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者，此終不可說。於中若有導說真實、不虛妄、無義

相應者，彼亦當學不說是也。於中若有導說真實、不虛妄、義相應者，彼為知時，正智正念，令成就彼，如是面前稱譽，莫相導說，亦莫面前稱譽者，因此故說。

「齊限說，莫不齊限者，此何因說？不齊限說者，煩身，念憊忘，心疲極，聲壞，向智者不自在也。齊限說者，不煩身，念不憊忘，心不疲極，聲不壞，向智者得自在也。齊限說，莫不齊限者，因此故說。

「隨國俗法，莫是莫非者，此何因說？云何隨國俗法？是及非耶？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木*墮]，或說杆，或說椀，或說器。如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木*墮]，或說杆，或說椀，或說器，彼彼事隨其力，一向說此是真諦，餘者虛妄。如是隨國俗法，是及非也。云何隨國俗法？不是不非耶？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木*墮]，或說杆，或說椀，或說器。如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木*墮]，或說杆，或說椀，或說器。彼彼事不隨其力，不一向說此是真諦，餘者虛妄。如是隨國俗法，不是不非也。隨國俗法，莫是莫非者，因此故說。

「有諍法、無諍法。云何有諍法？云何無諍法？若欲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若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有結不盡，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有結滅盡，此

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不求內樂，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求於內樂，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於中若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於中若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於中若有導說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於中若有導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於中若有導說真實、不虛妄、與義相應，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無齊限說者，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齊限說者，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隨國俗法，是及非，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隨國俗法，不是不非，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

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是謂諍法。汝等當知諍法及無諍法，知諍法及無諍法已，棄捨諍法，修習無諍法，汝等當學。」

如是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

「知法如真實， 須菩提說偈，
此行真實空， 捨此住止息。」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拘樓瘦無諍經第八竟(三千一十六字)

中阿含經心品獵師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獵師飼鹿，不如是心，令鹿得肥、得色、得力、得樂、長壽。獵師飼鹿，如是心飼，唯欲近食，近食已，令憍恣放逸，放逸已，隨獵師、獵師眷屬，獵師飼鹿，如是心也。

「第一群鹿近食獵師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彼第一群鹿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

「第二群鹿而作是念：『第一群鹿近食獵師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第一群鹿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不食獵師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草飲水耶？』第二群鹿作是念已，便捨獵師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草飲水。彼春後月諸草水盡，身體極羸，氣力衰退，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彼第二群鹿亦復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

「第三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群鹿一切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離獵師、獵師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第三群鹿作是念已，便離獵師、獵師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彼獵師、獵師眷屬便作是念：『第三群鹿甚奇諂黠，極諂黠。所以者何？食我食已，而不可得，我今寧可作長圍罝，作長圍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獵師、獵師眷屬作是念已，便作長圍罝，作長圍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如是第三群鹿亦復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

「第四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第三群鹿一切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依住獵師、獵師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第四群鹿作是念已，便依住獵師、獵師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便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彼獵師、獵師眷屬復作是念：『第四群鹿甚奇猛俊，第一猛俊，若我逐彼，必不能得，餘鹿則當恐怖驚散，我今寧可捨罝第四群鹿。』獵師、獵師眷屬作是念已，則便捨罝。如是第四群鹿便得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

「比丘！我說此喻，欲令解義，我今說此，當觀其義。獵師食者，當知五欲功德，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獵師食者，當知是五欲功德也。獵師者，當知是惡魔王也。獵師眷屬者，當知是魔王眷屬也。群鹿者，當知是沙門、梵志也。第一沙門、梵志近食魔王食，世間信施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第一沙門、

梵志不脫魔王境界。猶如第一群鹿近食獵師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第一群鹿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當觀彼第一沙門、梵志亦復如是。

「第二沙門、梵志亦作是念：『第一沙門、梵志近食魔王食，世間信施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彼第一沙門、梵志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我今寧可捨世間信施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果及根。』第二沙門、梵志作是念已，便捨世間信施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果及根。彼春後月諸果根盡，身體極羸，氣力衰退，衰退已，便心解脫、慧解脫衰退，心解脫、慧解脫衰退已，便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第二沙門、梵志亦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猶如第二群鹿而作是念：『第一群鹿近食獵師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第一群鹿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捨獵師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草飲水耶？』第二群鹿作是念已，便捨獵師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草飲水。彼春後月諸草水盡，身體極羸，氣力衰退，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第二群鹿亦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當觀彼第二沙門、梵志亦復如是。

「第三沙門、梵志亦作是念：『第一、第二沙門、梵志一切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我今寧可離魔王、魔王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不近食世間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魔王、魔王眷屬。』第三沙門、梵志作是念已，便離魔王、魔王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便不近食世間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魔王、魔王眷屬。然受持二見，有見及無見。彼受此二見故，便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第三沙門、梵志亦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

「猶如第三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群鹿一切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離獵師、獵師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第三群鹿作是念已，便離獵師、獵師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彼獵師、獵師眷屬便作是念：『第三群鹿甚奇諂黠，極諂黠。所以者何？食我食已，而不可得，我今寧可作長圍罝，作長圍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獵師、獵師眷屬作是念已，便作長圍罝，作長圍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如是第三群鹿亦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所依者當知有見也。住止者當知無見也。當觀彼第三沙門、梵志亦復如是。」

「第四沙門、梵志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第三沙門、梵志一切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我今寧可依住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世間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魔王、魔王眷屬。』第四沙門、梵志作是念已，便依住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世間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第四沙門、梵志便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

「猶如第四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第三群鹿一切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依住獵師、獵師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第四群鹿作是念已，便依住獵師、獵師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彼獵師、獵師眷屬復作是念：『第四群鹿甚奇俊猛，第一俊猛，

若我逐彼，必不能得，餘鹿則當恐怖驚散，我今寧可捨置第四群鹿。』彼獵師、獵師眷屬作是念已，則便捨置。如是第四群鹿便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當觀彼第四沙門、梵志亦復如是。

「比丘！當學如是所依住止，令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何者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謂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復次，何者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謂比丘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謂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

「復次，何者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謂比丘度一切色想，至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復次，何者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謂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身觸成就遊，慧見諸漏盡斷知，是謂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比丘！如是所依住正，命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當學如是。」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獵師經竟(二千三百九十六字)

中阿含經心品五支物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五支物主平旦出舍衛國，往詣佛所，欲見世尊供養禮事，五支物主便作是念：「且置往見佛世尊，或能宴坐及諸尊比丘，我今寧可詣一娑邏末利異學園。」於是，五支物主便

至比道遊戲歡樂，近巾頭阿梨，往詣一娑邏末利異學園。

彼時，娑邏末利異學園中，有一異學沙門文祁子，在於彼中為大宗主，眾人之師，眾所敬重，統領大眾五百異學師。彼在擾亂眾發高大音聲，其聲喧鬧，說若干種畜生之論，謂論王、論賊、論鬪諍、論飲食、論衣被、論婦人、論童女、論姪女、論世間、論邪道、論海中，如是比聚集，論若干種畜生之論。異學沙門文祁子遙見五支物主來，便自勅己眾，令默然住：「汝等默然，莫復語言，宜自收斂，此沙門瞿曇弟子五支物主來。若有沙門瞿曇在家弟子居舍衛國者，無過於五支物主。所以者何？彼愛樂默然，稱說默然，若彼見此眾默然者，或能來前。」彼時，異學沙門文祁子止己眾已，自默然住。

於是，五支物主往詣異學沙門文祁子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異學沙門文祁子語曰：「物主！若有四事，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云何為四？身不作惡業、口不惡言，不行邪命、不念惡念。物主！若有此四事者，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

五支物主聞異學沙門文祁子所說，不是不非，從坐起去。「如此所說，我自詣佛，當問此義。」便往詣佛，稽首作禮，却坐一面，與異學沙門文祁子所共論者，盡向佛說。

世尊聞已，告曰：「物主！如異學沙門文祁子所說，若當爾者，嬰孩童子支節柔軟，仰向臥眠，亦當成就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物主！嬰孩童子尚無身想，況復作身惡業耶？唯能動身。物主！嬰孩童子，尚無口想，況復惡言耶？唯能得啼。物主！嬰孩童子，尚無命想，況復行邪命耶？唯有呻吟。物主！嬰孩童子，尚無念想，況復惡念耶？唯念母乳。物主！若如異學沙門文祁子說者，如是嬰孩童子成就

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

「物主！若有四事，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然非無上士，不得第一義，亦非質直沙門。云何為四？身不作惡業，口不惡言，不行邪命，不念惡念。物主！若有此四事，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然非無上士，不得第一義，亦非質直沙門。物主！身業、口業者，我施設是戒；物主！念者，我施設是心所有與心相隨。物主！我說當知不善戒，當知不善戒從何而生？當知不善戒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當知賢聖弟子云何行滅不善戒耶？物主！我說當知善戒，當知善戒從何而生？當知善戒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當知賢聖弟子云何行滅善戒耶？物主！我說當知不善念，當知不善念從何而生，當知不善念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當知賢聖弟子云何行滅不善念耶？物主！我說當知善念，當知善念從何而生？當知善念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當知賢聖弟子云何行滅善念耶？」

「物主！云何不善戒耶？不善身行，不善口、意行，是謂不善戒。物主！此不善戒從何而生？我說彼所從生，當知從心生。云何為心？若心有欲、有恚、有癡，當知不善戒從是心生。物主！不善戒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多聞聖弟子捨身不善業，修身善業，捨口、意不善業，修口、意善業，此不善戒滅無餘，敗壞無餘。物主！賢聖弟子云何行滅不善戒？若多聞聖弟子觀內身如身，至觀覺、心、法如法，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不善戒也。」

「物主！云何善戒耶？善身業，善口、意業，是謂善戒。物主！此善戒從何而生？我說彼所從生，當知從心生。云何為心？若心無欲、無恚、無癡，當知善戒從是心生。物主！善戒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若多聞聖弟子行戒不著戒，此善

戒滅無餘，敗壞無餘。物主！賢聖弟子云何行滅善戒？若多聞聖弟子觀內身如身，至觀覺、心、法如法，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善戒也。

「物主！云何不善念耶？欲念、恚念、害念，是謂不善念。物主！不善念從何而生？我說彼所從生，當知從想生。云何為想？我說想多種、無量種、若干種行，或欲想，或恚想，或害想。物主！眾生因欲界想故，生不善念，欲界相應。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不善念，欲界相應。物主！眾生因恚、害界想故，生不善念，恚、害界相應。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不善念，恚、害界相應，此不善念從是想生。物主！不善念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若多聞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此不善念滅無餘，敗壞無餘。物主！賢聖弟子云何行滅不善念？若多聞聖弟子觀內身如身，至觀覺、心、法如法，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不善念也。

「物主！云何善念耶？無欲念、無恚念、無害念，是謂善念。物主！善念從何而生？我說彼所從生，當知從想生。云何為想？我說想多種、無量種、若干種行，或無欲想，或無恚想，或無害想。物主！眾生因無欲界想故，生善念，無欲界相應。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善念，無欲界相應。物主！眾生因無恚、無害界故，生善念無恚、無害界相應。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善念，無恚、無害界相應，此善念從是想生。物主！善念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若多聞聖弟子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此善念滅無餘，敗壞無餘。物主！賢聖弟子云何行滅善念？若多聞聖弟子觀內身如身，至觀覺、心、法如法，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善念也。

「物主！若多聞聖弟子以慧觀不善戒知如真，從生不善戒

知如真，此不善戒滅無餘，敗壞無餘，知如真，以慧觀。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不善戒知如真。以慧觀善戒知如真，從生善戒知如真，此善戒滅無餘，敗壞無餘，知如真，以慧觀。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善戒知如真。以慧觀不善念知如真，從生不善念知如真，此不善念滅無餘，敗壞無餘，知如真，以慧觀。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不善念知如真。以慧觀善念知如真，從生善念知如真，此善念滅無餘，敗壞無餘，知如真，以慧觀。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善念知如真。所以者何？因正見故生正志，因正志故生正語，因正語故生正業，因正業故生正命，因正命故生正方便，因正方便故生正念，因正念故生正定。賢聖弟子心如是定已，便解脫一切婬、怒、癡。

「物主！賢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已，便知一切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學見跡成就八支，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物主！云何學見跡成就八支？謂學正見至學正定，是謂學見跡成就八支。物主！云何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謂無學正見至無學正智，是謂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物主！若有十支，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

佛說如是。彼五支物主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支物主經竟(二千一百七十八字)

中阿含經心品多界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獨安靖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諸有恐怖，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感，彼

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於是，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獨安靖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諸有恐怖，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感，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諸有恐怖，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感，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阿難！猶如從葦[廿/積]草[廿/積]生火，燒樓閣堂屋。阿難！如是諸有恐怖，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感，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阿難！昔過去時若有恐怖，彼一切亦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感，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阿難！當來時諸有恐怖，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感，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阿難！今現在諸有恐怖，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感，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阿難！是為愚癡有恐怖，智慧無恐怖。愚癡有遭事、災患、憂感，智慧無遭事、災患、憂感。阿難！諸有恐怖、遭事、災患、憂感，彼一切從愚癡可得，不從智慧。」

於是，尊者阿難悲泣淚出，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何比丘愚癡非智慧？」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不知界，不知處，不知因緣，不知是處、非處者，阿難！如是比丘愚癡非智慧。」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愚癡非智慧。世尊！云何比丘智慧非愚癡？」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知界、知處、知因緣，知是處、非處者。阿難！如是比丘智慧非愚癡。」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智慧非愚癡。世尊！云

何比丘知界？」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見十八界知如真，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阿難！見此十八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六界知如真，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阿難！見此六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六界知如真，欲界、恚界、害界，無欲界、無恚界、無害界。阿難！見此六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六界知如真，樂界、苦界、喜界、憂界、捨界、無明界。阿難！見此六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四界知如真，覺界、想界、行界、識界。阿難！見此四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欲界、色界、無色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色界、無色界、滅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過去界、未來界、現在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妙界、不妙界、中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善界、不善界、無記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學界、無學界、非學非無學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二界知如真，有漏界、無漏界。阿難！見此二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二界知如真，有為界、無為界、阿難！見此二界知如真。阿難！見此六十二界知如真。阿難！如是比丘知界。」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界。世尊！云何比丘知處？」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見十二處知如真，眼處、色處，耳處、聲處，鼻處、香處，舌處、味處，身處、觸處，意

處、法處。阿難！見此十二處知如真。阿難！如是比丘知處。」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處。云何比丘知因緣？」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見因緣及從因緣起知如真，因此有彼，無此無彼，此生彼生，此滅彼滅，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若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阿難！如是比丘知因緣。」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因緣。云何比丘知是處、非處？」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見處是處知如真，見非處是非處知如真。阿難！若世中有二轉輪王並治者，終無是處，若世中有一轉輪王治者，必有是處。阿難！若世中有二如來者，終無是處，若世中有一如來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見諦人故害父母，殺阿羅訶，破壞聖眾，惡心向佛，出如來血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故害父母，殺阿羅訶，破壞聖眾，惡心向佛，出如來血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見諦人故犯戒，捨戒罷道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故犯戒，捨戒罷道者，必有是處。若見諦人捨離此內，從外求尊、求福田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捨離此內，從外求尊、求福田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見諦人從餘沙門、梵志作是說：『諸尊！可見則見，可知則知。』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從餘沙門、梵志作是說：『諸尊！可見則見，可知則知。』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見諦人信卜問吉凶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信卜問吉凶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見諦人從餘沙門、梵志卜問吉凶相應，見有苦有煩，見是真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從餘沙門、梵志卜問吉凶相應，見有苦有煩，見是真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見諦人生極苦甚重苦，不可愛、不可樂、不可思、不可念乃至斷命，捨離此內，更從外求。或有沙門、梵志，

或持一句呪，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呪，令脫我苦，是求苦、習苦、趣苦、苦盡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捨離此內，更從外求，或有沙門、梵志持一句呪，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呪，令脫我苦，是求苦、習苦、趣苦、苦盡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見諦人受八有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受八有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身惡行，口、意惡行，因此緣此，身壞命終，趣至善處，生於天中者，終無是處。若身惡行，口、意惡行，因此緣此，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因此緣此，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者，終無是處。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因此緣此，身壞命終，趣至善處，生天中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身惡行，口、意惡行，受樂報者，終無是處。阿難！若身惡行，口、意惡行，受苦報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受苦報者，終無是處。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受樂報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不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者，終無是處。若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者，必有是處。阿難！若不斷五蓋、心穢、慧羸，心不正立四念處，欲修七覺意者，終無是處。若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修七覺意者，必有是處。阿難！若不斷五蓋、心穢、慧羸，心不正立四念處，不修七覺意，欲得無上正盡覺者，終無是處。若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修七覺意，得無上正盡覺者，必有是處。阿難！若不斷五蓋、心穢、慧羸，心不正立四念處，不修七覺意，不得無上正盡覺，盡苦邊者，終無是處。若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修七覺意，得無上正盡覺，盡苦邊者，必有是處。阿難！如是比丘知是處、非處。」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是處、非處。」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此經名何？云何奉持？」

世尊告曰：「阿難！當受持此多界、法界、甘露界、多鼓、法鼓、甘露鼓、法鏡、四品。是故稱此經名曰多界。」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多界經竟(二千二百三十六字)

中阿含經雙品小空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於東園鹿子母堂。

爾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一時遊行釋中，城名釋都邑，我於爾時從世尊聞說如是義。『阿難！我多行空。』彼世尊所說，我善知、善受，為善持耶？」

爾時，世尊答曰：「阿難！彼我所說，汝實善知、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我從爾時及至於今，多行空也。阿難！如此鹿子母堂，空無象、馬、牛、羊、財物、穀米、奴婢，然有不空，唯比丘眾。是為，阿難！若此中無者，以此故我見是空，若此有餘者，我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村想，莫念人想，當數念一無事想。彼如是知空於村想，空於人想，然有不空，唯一無事想。若有疲勞，因村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人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事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人想，莫念無事想，當數念一地想。彼比丘若見此地有高下，有蛇聚，有棘刺叢，有沙有石，山嶮深河，莫念彼也。若見此地平正如掌，觀望處好，當數念彼。阿難！猶如牛皮，以百釘張，極張挖已，無皺無縮。若見此地有高下，有蛇聚，有棘刺叢，有沙有石，山嶮深河，莫念彼也。若見此地平正如掌，觀望處好，當數念彼。彼如是知，空於人想，空無事想，然有不空，唯一地想。若有疲勞，因人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事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地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事想，莫念地想，當數念一無量空處想。彼如是知，空無事想，空於地想，然有不空，唯一無量空處想。若有疲勞，因無事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地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量空處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地想，莫念無量空處想，當數念一無量識處想。彼如是知，空於地想，空無量空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量識處想。若有疲勞，因地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量空處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量識處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量空處想，莫念無量識處想，當數念一無所有處想。彼如是知，空無量空處想，空無量識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所有處想。若有疲勞，因無量空處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量識處想

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所有處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量識處想，莫念無所有處想，當數念一無想心定。彼如是知，空無量識處想，空無所有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想心定。若有疲勞，因無量識處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所有處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想心定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彼作是念：『我本無想心定，本所行、本所思，若本所行、本所思想者，我不樂彼，不求彼，不應住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如是知，空欲漏、空有漏、空無明漏，然有不空，唯此我身六處、命存。若有疲勞，因欲漏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有漏、無明漏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此我身六處、命存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

「阿難！若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一切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阿難！若當來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一切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阿難！若今現在我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我亦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阿難！汝當如是學，我亦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是故，阿難！當學如是。」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小空經竟(千四百二十三字)

中阿含經雙品大空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釋迦維羅衛，在尼拘類園。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迦維羅衛而行乞食，食訖中後，往詣加羅差摩釋精舍。爾時，加羅差摩釋精舍敷眾多床座，眾多比丘於中住止。彼時，世尊從加羅差摩釋精舍出，往詣加羅釋精舍。爾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在加羅釋精舍中集作衣業，尊者阿難遙見佛來，見已出迎，取佛衣鉢，還敷床座，汲水洗足。佛洗足已，於加羅釋精舍坐尊者阿難所敷之座，告曰：「阿難！加羅差摩釋精舍敷眾多床座，眾多比丘於中住止。」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世尊！加羅差摩釋精舍敷眾多床座，眾多比丘於中住止。所以者何？我今作衣業。」

時，世尊復告阿難曰：「比丘不可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之處。若有比丘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處者，謂有樂、聖樂、無欲之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之樂、非生死樂。若得如是樂，易不難得者，終無是處。阿難！若有比丘不欲嘩說，不樂嘩說，不合會嘩說，不欲於眾，不樂於眾，不合會眾，欲離於眾，常樂獨住遠離處者，謂有樂、聖樂、無欲之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之樂、非生死樂。若得如是樂，易不難得者，必有是處。」

「阿難！比丘不可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之處。若有比丘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處者，得時愛樂心解脫，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者，終無是處。阿難！若有比丘不欲嘩說，不樂嘩說，不合會嘩說，不欲於眾，不樂於眾，不合會眾，欲離於眾，常樂獨住遠離處者，得時愛樂心解脫，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者，必有是處。所以者何？我不見有一色令我欲樂，彼色敗壞變易，異時生愁感啼哭、憂苦、懊惱，以是故我此異住處正覺盡覺，謂度一切色想行於外空。

「阿難！我行此住處已，生歡悅，我此歡悅，一切身覺正念正智，生喜、生止、生樂、生定，如我此定，一切身覺正念正智。阿難！或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共來詣我，我便為彼行如是如是心，遠離，樂無欲，我亦復為彼說法，勸助於彼。阿難！若比丘欲多行空者，彼比丘當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彼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已，當念內空。阿難！若比丘作如是說我不持內心住止，不令一定，念內空者，當知彼比丘大自疲勞。

「阿難！云何比丘持內心住止令一定耶？比丘者，此身離生喜、樂，漬、盡潤漬，普遍充滿，離生喜、樂，無處不遍。阿難！猶人沐浴，器盛澡豆，以水澆和，和令作丸，漬盡潤漬，普遍充滿，內外周密，無處有漏。如是，阿難！比丘此身離生喜、樂，漬盡潤漬，普遍充滿，離生喜、樂，無處不遍。阿難！如是比丘持內心住止令得一定，彼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已，當念內空。彼念內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空也。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內空，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空者，彼比丘當念外空，彼

念外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外空也。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外空，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外空者，彼比丘當念內外空。彼念內外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外空也。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內外空，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外空者，彼比丘當念不移動。彼念不移動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不移動也。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不移動，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不移動者，彼比丘彼彼心於彼彼定，御復御，習復習，軟復軟，善快柔和，攝樂遠離。若彼心於彼彼定，御復御，習復習，軟復軟，善快柔和，攝樂遠離已，當以內空成就遊。彼內空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空。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內空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空者，是謂正知。

「阿難！比丘當以外空成就遊，彼外空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外空。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外空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外空者，是謂正知。阿難！比丘當以內外空成就遊，彼內外空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外空。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內外空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外空者，是謂正知。阿難！當以不移動成就遊，彼不移動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不移動。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不移動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不移動者，是謂正知。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經行者，彼比丘從禪室出，在室影中露地經行，諸根在內，心不向外，後作前想，如

是經行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是謂正知。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坐定者，彼比丘從離經行，至經行頭，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如是坐定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是謂正知。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有所念者，彼比丘若此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害念，莫念此三惡不善之念。若此三善念：無欲念、無恚念、無害念，當念此三善念。如是念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有所說者，彼比丘若此論非聖論，無義相應，謂論王論、賊論、鬪諍論、飲食論、衣被論、婦人論、童女論、姪女論、世間論、邪道論、海中論，不論如是種種畜生論。若論聖論與義相應，令心柔和，無諸陰蓋，謂論施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漸損論、不會論、少欲論、知足論、無欲論、斷論、滅論、燕坐論、緣起論，如是沙門所論。如是論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復次，阿難！有五欲功德，可樂、意所念，愛色欲相應，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若比丘心至到，觀此五欲功德，隨其欲功德，若心中行者。所以者何？無前無後，此五欲功德，隨其欲功德，心中行者。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此五欲功德，隨其欲功德，心中行者。彼比丘彼彼欲功德，觀無常、觀衰耗、觀無欲、觀斷、觀滅、觀斷捨離，若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者，彼即滅也。阿難！若如是比丘觀時，則知者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彼已斷也，是謂正知。

「復次，阿難！有五盛陰，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謂比丘如是觀興衰，是色、是色習、是色滅，是覺、想、行、識，是識、是識習、是識滅。若此五盛陰有我慢者，彼即滅也。阿難！若有比丘如是觀時，則知五陰中我慢已滅，是謂正知。

阿難！是法一向可、一向樂、一向意念，無漏無受，魔所不及，惡所不及，諸惡不善法、穢污、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亦所不及，謂成就此不放逸也。所以者何？因不放逸，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得覺，因不放逸根，生諸無量善法。若有隨道品，阿難！是故汝當如是學。我亦成就於不放逸，當學如是。阿難！以何義故，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不其正經、歌詠、記說故，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也。但，阿難！或彼長夜數聞此法，誦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若此論聖論與義相應，令心柔和，無諸陰蓋，謂論施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漸損論、不會論、少欲論、知足論、無欲論、斷論、滅論、燕坐論、緣起論。如是沙門所論，得、易不難得，因此義故，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也。阿難！如是為煩師，為煩弟子，為煩梵行。」

「阿難！云何為煩師？若師出世，有策慮思惟，往策慮地，有思惟觀雜，凡人有辯才，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隱，快樂遊行已，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彼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已，便功高還家。如是為煩師，是亦為惡不善法、穢污，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所煩，是謂煩師。」

「阿難！云何為煩弟子？彼師弟子學彼遠離，彼住無事處

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隱，快樂遊行已，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彼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已，便功高還家。如是為煩弟子，是亦為惡不善法，穢污，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所煩，是謂煩弟子。

「阿難！云何為煩梵行？若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阿難！如來以何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如來非為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阿難！如來但以二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一者為自現法樂居故，二者慈愍後生人故。或有後生人效如來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阿難！如來以此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隱，快樂遊行已，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彼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已，便不功高

而不還家。阿難！若彼不移動心解脫作證，我不說彼有障礙也。若彼得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本為精勤，無放逸遊行故，此或可有失以弟子多集會故。

「復次，阿難！彼師弟子效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隱，快樂遊行已，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彼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已，便功高還家。如是為煩梵行，是亦為惡不善法、穢污，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所煩，是謂煩梵行。阿難！於煩師、煩弟子，此煩梵行最為不可、不樂、不愛，最意不念。阿難！是故汝等於我行慈事，莫行怨事。

「阿難！云何弟子於師行怨事，不行慈事？若尊師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發慈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而不恭敬，亦不順行，不立於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違犯師教，不能得定者，如是弟子於師行怨事，不行慈事。

「阿難！云何弟子於師行慈事，不行怨事？若尊師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發慈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恭敬順行而立於智，其心歸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違師教，能得定者，如是弟子於師行慈事，不行怨事。阿難！是故汝等於我行慈事，莫行怨事。所以者何？我不如是說，如陶師作瓦。阿難！我說嚴急至苦，若有真實者，必能往也。」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空竟(三千六百七十八字)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結使，繫縛眾生，不能從此岸至彼岸。云何為三？所謂身邪、戒盜、疑。」

「彼云何名為身邪？所謂計身有我，生吾我之想，有眾生想，有命、有壽、有人、有士夫、有緣、有著，是謂名為身邪之結。

「云何名為疑結？所謂有我耶？無我耶？有生耶？無生耶？有我、人、壽命耶？無我、人、壽命耶？有父母耶？無父母耶？有今世、後世耶？無今世、後世耶？有沙門、婆羅門耶？無沙門、婆羅門耶？世有阿羅漢耶？世無阿羅漢耶？有得證者耶？無得證者耶？是謂名為疑結。

「彼云何名為戒盜結？所謂戒盜者，我當以此戒生大姓家，生長者家，生婆羅門家，若生天上及諸神中，是謂名為戒盜結。

「是謂，比丘！有此三結繫縛眾生，不能從此岸至彼岸，猶如兩牛同一輓，終不相離。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三結所繫，不能得從此岸至彼岸。

「云何此岸？云何彼岸？所謂此岸者身邪是，彼岸者所謂身邪滅是。是謂，比丘！三結繫縛眾生，不能從此岸至彼岸。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滅此三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釋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若諸賢與阿須倫共鬪時，設阿須倫不如，諸天得勝者，汝等捉毘摩質多羅阿須倫，將來至此，身為五繫。』是時，毘摩質多羅阿須倫，復告諸阿須倫曰：『卿等！今日與諸天共鬪，設得勝者，便捉釋提桓因，縛送此間。』比丘當知，爾時，二家共鬪，諸天得勝，阿須倫不如。是時，三十三天躬捉毘摩質多羅阿須倫王，束縛其身，將詣釋提桓因所，著中門外，自觀彼五繫。

「是時，毘摩質多羅阿須倫王便作是念：『此諸天法整，阿須倫所行非法，我今不樂阿須倫，便當即住此諸天宮。』是時，以生此念言：『諸天法整，阿須倫非法，我欲住此間。』作此念已。是時，毘摩質多羅阿須倫王便自覺知身無縛繫，五欲而自娛樂。設毘摩質多羅阿須倫王生此念已，言：『諸天非法，阿須倫法整，我不用此三十三天，還欲詣阿須倫宮。』是時，阿須倫王身被五繫，五欲娛樂自然消滅。

「比丘當知，纏縛之急，莫過此事；魔之所縛，復甚於斯。設與結使魔以被縛，動魔被縛，不動魔不被縛。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使心不被縛，樂閑靜之處。所以然者，此諸結使是魔境界。若有比丘在魔境界者，終不脫生、老、病、死，不脫愁、憂、苦、惱。我今說此苦際。若復比丘心不移動，不著結使，便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我今說此苦際。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無有結使，越出魔界。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世八法隨世迴轉。云何為八？一者利，二者衰，三者毀，四者譽，五者稱，六者譏，七者苦，八者樂。是謂，比丘！有此八法隨世迴轉。諸比丘！當求方便，除此八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出現世間，又於世界成佛道，然不著世間八法，猶與周旋，猶如淤泥出生蓮華，極為鮮潔，不著塵水，諸天所愛敬，見者心歡。如來亦復如是，由胞胎生，於中長養，得成佛身，亦如琉璃之寶、淨水之珍，不為塵垢所染。如來亦復如是，亦生於世間，不為世間八法所染著。是故，比丘！當勤精進，修行八法。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比丘尼心五弊而不斷，不除心五結，彼比丘、比丘尼日夜於善法減而無增益。云何心五弊而不斷？於是，比丘！有狐疑心於如來所，亦不解脫，亦

不入其正法，彼人心不在諷誦，是謂斯比丘心弊不斷。

「復次，比丘！有疑心於正法，亦不解脫，亦不入其正法，彼人亦不諷誦，是謂斯人心弊不斷。

「復次，比丘！有疑心於聖眾，亦不解脫，亦不施意向和合眾，亦復不在道品法中，是謂斯比丘心弊不斷。

「復次，比丘！犯於禁戒，不自悔過，彼比丘已犯禁戒，不自改悔，亦不施心在道品之中，是謂斯比丘心弊不斷。

「復次，比丘！心意不定而修梵行：『我以此梵行之德，生於天上，若諸神祇。』然彼比丘以此心行修於梵行，心不專在道品之中；心已不在道品之中，是謂心弊不斷。如是比丘心五弊不斷。

「云何比丘五結不斷？於是，比丘！懈怠不求方便，彼比丘已有懈怠，不求方便，是謂斯比丘心結不斷。

「復次，比丘！恒喜多妄，貪在眠寐；彼比丘以喜多妄，貪在眠寐，是謂斯比丘第二心結不斷。

「復次，比丘！意不定，恒喜多亂；彼比丘心已亂不定，是謂比丘第三心結不斷。

「復次，比丘！根門不定；彼比丘已根門不定，是謂比丘第四心結不斷。

「復次，比丘！恒喜在市，不在靜處，是謂比丘第五心結不斷。

「若比丘、比丘尼，有此五心弊、五心結不斷，彼比丘、比丘尼晝夜之中善法斷絕，無有增益。猶如雞子若八、若十二，不隨時覆蔭，不隨菹，不隨時將護，彼雞雖生此念：『使我雞子得全無他。』然此雞子終不安隱。所以然者，皆由不隨時將護之所致，後復斷壞不成其子。此亦如是，若比丘、比丘尼、五心結不斷、五心弊不除，晝夜之中於善法減，無有增益。

「若復比丘、比丘尼，五心結斷、五心弊除，晝夜之中善法增益，無有損減。猶如雞子若八、若十二，隨時將護，隨時育養，隨時蔭覆，彼雞雖生斯念：『使我雞子全不成就。』然彼雞子自然成就，安隱無為。所以然者，隨時長養，令得無為，時諸雞子尋得出外。此亦如是，若比丘、比丘尼，五心弊斷、五心結除，彼比丘、比丘尼於長夜之中善法增益，無有損減。

「是故，比丘、若比丘尼、當施設心無有猶豫狐疑於佛、猶豫狐疑於眾。具足於戒律，心意專正，無有錯亂，亦不興意希望餘法，亦不僥倖修梵行：『我當以此行法作天、人身，神妙尊豪。』

「若復有比丘、比丘尼無有狐疑猶豫於佛、法、聖眾，亦無犯戒，無所漏失。我今告汝，重囑累汝，彼比丘當趣二處：若生天上、若在人中。猶如人處極熱之中，兼復飢渴，遇得陰涼之處，得冷泉水飲。彼人雖生斯念：『我雖遇陰涼冷水飲之，猶不斷飢渴。』但彼人暑熱已盡，飢渴已除。此亦如是，若比丘、比丘尼無狐疑猶豫於如來所者，彼比丘便趣二處：若生天上、若處人中。若比丘、比丘尼，當求方便，斷心五弊，除心五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說極妙之法，初、中、竟善，義理深邃，具足得修梵行，此經名為淨諸漏法，汝等善思念之。」

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淨諸漏法？或有有漏，緣見得斷；或有有漏，親近得斷；或有有漏，遠離得斷；或有有漏，娛樂得斷；或有有漏，威儀得斷；或有有漏，思惟得斷。

「彼云何有漏由見得斷？於是，凡夫之人不覩聖人，不順從如來之法，不能擁護賢聖之法，不親近善知識，不與善知識從事。其聞法所應思惟法者亦不分別，不應思惟者而思惟之。未生欲漏而生，已生欲漏便增多；未生有漏而生，已生有漏便增多；未生無明漏而生，已生無明漏便增多。此法不應思惟而思惟之。

「彼云何法應思惟，然不思惟此法？所言思惟法者，未生欲漏使不生，已生欲漏而滅之；未生有漏令不生，已生有漏而滅之；未生無明漏令不生，已生無明漏而滅之。是謂此法應可思惟而不思惟，所不應思惟者便思惟之。應思惟者復不思惟之，未生欲漏而生，已生欲漏而增多；未生有漏而生，已生有漏而增多；未生無明漏而生，已生無明漏而增多。彼人作如是思惟：

『云何有過去久遠？我今當有過去久遠？』或復思惟：『無過去久遠？云何當有過去久遠？為誰有過去久遠？云何復有當來久遠？我今當有將來久遠？』或復言：『無將來久遠。云何當有將來久遠？為誰有將來久遠？云何有此眾生久遠？此眾生久遠為從何來？從此命終當生何處？』彼人起此不祥之念，便興六見，展轉生耶想——有我見，審有此見；無有我見，審興此見；有我見、無我見，於中起審見；又復自觀身，復興此見：於己而不見己；復興此見：於無我而不見無我，於中起此見。爾時，彼人復生此邪見：我者即是今世，亦是後世，常存於世而不朽敗，亦不變易，復不移動。是謂名為邪見之聚。邪見、災患、憂、悲、苦、惱，皆由此生而不可療治，亦復不能捨，遂增苦本，由是不為沙門之行、涅槃之道。

「又復，比丘！賢聖弟子修其法，不失次敘，善能擁護，與善知識共從事，彼能分別；不可思惟法亦能知；所可思惟法亦能知之；彼所不應思惟法亦不思惟之；所應思惟法而思惟之。

「彼云何不應思惟法而不思惟之？於是，諸法未生欲漏而生，已生欲漏而增多；未生有漏而生，已生有漏而增多；未生無明漏而生，已生無明漏而增多。是謂此法不應思惟之。

「彼何等法應思惟者而思惟之？於是，諸法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欲漏而滅之；未生有漏而不生，已生有漏而滅之；未生無明漏而不生，已生無明漏而滅之。是謂此法應可思惟之。

「彼不應思惟者亦不思惟之，可思惟者便思惟之，彼作如是思惟，便滅三法。云何為三？身耶、戒盜、疑。設不知、見，則增有漏之行；設見、聞、念、知者，則不增有漏之行；已知、已見，有漏便不生。是謂此漏見所斷也。

「彼云何漏恭敬所斷？於是，比丘！堪忍飢寒，勤苦風雨、蚊虻、惡言、罵辱，身生痛惱，極為煩疼，命垂欲斷，便能忍之。若不爾者，便起苦惱。設復能堪忍者，如是不生，是謂此漏恭敬所斷。

「彼云何漏親近所斷？於是，比丘！持心受衣，不興榮飾，但欲支其形體，欲除寒熱，欲令風雨不加其身，又覆形體不令外露。又持心隨時乞食，不起染著之心，但欲趣支形體，使故痛得差，新者不生；守護眾行，無所觸犯，長夜安隱而修梵行，久存於世。復持心意親近床座，亦不著榮華服飾，但欲除飢寒、風雨、蚊虻之類，趣支其形，得行道法。又復持心親近醫藥，不生染著之心；於彼醫藥，但欲使疾病除愈故，身體得安隱。設不親近者，則生有漏之患。若親近，則無有漏之患，是謂此漏親近所斷。

「彼云何有漏遠離所斷？於是，比丘！除去亂想，猶如惡

象、駱駝、牛、馬、虎、狼、狗、蛇虻、深坑、危岸、柘棘、峻崖、濕泥，皆當遠離之。莫與惡知識從事，亦復不與惡人相近，能熟思惟不去心首，設不將護者，則生有漏；設擁護者，則不生有漏，是謂有漏遠離所斷。

「彼云何有漏娛樂所斷？於是，比丘！生欲想而不捨離，設起瞋恚想，亦不捨離，設復起疾想，亦不捨離，設不捨離者，則生有漏；能捨離者，便能不起有漏。是謂此漏娛樂所斷。

「云何有漏威儀所斷？於此，比丘！若眼見色不起色想，亦不起染污之心，具足眼根，亦無缺漏而護眼根。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都不起染污之心，亦不起想著而護意根。若不攝其威儀，則生有漏；若攝其威儀者，則無有漏之患。是謂此漏威儀所斷。

「彼何等有漏思惟所斷？於是，比丘！修念覺意，依無欲、依無污、依滅盡而求出要，修法覺意、精進覺意、喜覺意、猗覺意、定覺意、護覺意，依無欲、依無污、依滅盡而求出要。若不修此者，則生有漏之患；設能修者，則不生有漏之患。是謂此漏思惟所斷。

「若復，比丘！於比丘中諸所有漏，見斷者便見斷之，恭敬斷者便恭敬斷之，親近斷者親近斷之，遠離斷者遠離斷之，威儀斷者威儀斷之，思惟斷者思惟斷之。是謂，比丘！具足一切威儀，能斷結、去愛，度於四流，漸漸越苦。是謂，比丘！除有漏之法。諸佛世尊常所施行慈念一切有形之類，今已施行。汝等常樂閑居樹下，勤加精進，勿有懈怠。今不勤加者，後悔無益。此是我之訓教。」

爾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時，尊者大均頭在靜寂之處，興此念想：「諸前後中央之見，云何得知？」爾時，大均頭到時，著衣持鉢，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均頭白世尊言：「今此諸見，前後相應。云何得滅此見，又使餘者不生？」

世尊告曰：「於是，均頭！此見所出與所滅之處，皆是無常、苦、空。均頭知之，當建此意。夫見之法六十二種，要當住十善之地，除去此見。云何為十？於是，均頭！他好殺生，我等應當不殺；他好盜，我不盜；他犯梵行，我行梵行；他妄語，我不行妄語；他行兩舌鬪亂彼此、綺語、惡口、嫉妬、恚、邪見，我行正見。

「均頭當知，如從惡道得值正道，如從邪見得至正見，迴邪就正，猶如有人自己沒溺，復欲渡人者，終無此理。己未滅度，欲使他人滅度者，此事不然。如有人自不沒溺，便能渡人，可有此理。今亦如是，自般涅槃，復使他人取滅度者，可有此理。是故，均頭當念，離殺，不殺滅度；離盜，不盜滅度；離淫，不淫滅度；離妄語，不妄語滅度；離綺語，不綺語滅度；離麁言，不麁言滅度；離鬪亂彼此，不鬪亂彼此滅度；離嫉妬，不嫉妬滅度；離恚，不恚滅度；離邪見，得正見滅度。

「均頭當知，若凡夫之人便生此念：『為有我耶？為無我耶？有我無我耶？世有常耶？世無常耶？世有邊耶？世無邊耶？命是身耶？為命異身異耶？如來死耶？如來不死耶？為有死耶？為無死耶？為誰造此世？』生諸邪見：『為是梵天造此世？為是地主施設此世？又梵天此眾生，地主造此世間；眾

生本無今有，已有便滅。』凡夫之人無聞、無見，便生此念。」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自然有梵天，	此是梵志語，
此見不真正，	如彼之所見。
我主生蓮華，	梵天於中出，
地主生梵天，	自生不相應。
地主刹利種，	梵志之父母，
云何刹利子，	梵志還相生？
尋其所生處，	諸天之所說，
此是歎譽言，	還自著羈難。
梵天生人民，	地主造世間，
或言餘者造，	此語誰者審？
恚欲之所惑，	三事共合集，
心不得自在，	自稱我世勝。
天神造世間，	亦非梵天生，
設復梵天造，	此非虛妄耶？
尋跡遂復多，	審諦方言虛，
其行各各異，	此行不審實。

「均頭當知，眾生之類所見不同，其念各異。此諸見者皆是無常，其有懷抱此見，則是無常變易之法。若他人殺生，我等當離殺生；設他盜者，當遠離之，不習其行，專其心意，不使錯亂，思惟校計，邪見所興，乃至十惡之法皆當去離，不習其行。若他瞋恚，我等學於忍辱，他人懷嫉妬，我當捨離；他興憍慢，我念捨離；若他自稱、毀餘人，我等不自稱、不毀他人；他不少欲，我等當學少欲；他人犯戒，我修其戒；他人有懈怠，我當精進；他人不行三昧，我行三昧。當作是學。他人愚惑，我行智慧。其能觀察分別其法者，邪見消滅，餘者不生。」

是時，均頭受如來教已，在閑靜之處，思惟校計，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著三法衣，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造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時，均頭便成阿羅漢。

爾時，均頭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七法品漏盡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劒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以知、以見故諸漏得盡，非不知、非不見也。云何以知、以見故諸漏得盡耶？有正思惟、不正思惟，若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若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滅，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滅。」

「然凡夫愚人不得聞正法，不值真知識，不知聖法，不調御聖法，不知如真法。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滅，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滅。不知如真法故，不應念法而念，應念法而不念，以不應念法而念，應念法而不念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

「多聞聖弟子得聞正法，值真知識，調御聖法，知如真法。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滅，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滅。知如真法已，不應念法不念，應念法便念，以不應念法不念，應念法便念故，未生欲

漏而不生，已生便滅，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滅也。

「有七斷漏、煩惱、憂惑法。云何為七？有漏從見斷，有漏從護斷，有漏從離斷，有漏從用斷，有漏從忍斷，有漏從除斷，有漏從思惟斷。

「云何有漏從見斷耶？凡夫愚人不得聞正法，不值真知識，不知聖法，不調御聖法，不知如真法，不正思惟故，便作是念：

『我有過去世，我無過去世，我何因過去世，我云何過去世耶？我有未來世，我無未來世，我何因未來世，我云何未來世耶？自疑己身何謂是，云何是耶？今此眾生從何所來，當至何所？本何因有，當何因有？』彼作如是不正思惟，於六見中隨其見生而生真有神，此見生而生真無神，此見生而生神見神，此見生而生神見非神，此見生而生非神見神，此見生而生此是神，能語、能知、能作、教、作起、教起，生彼彼處，受善惡報，定無所從來，定不有、定不當有，是謂見之弊，為見所動，見結所繫。凡夫愚人以是之故，便受生、老、病、死苦也。

「多聞聖弟子得聞正法，值真知識，調御聖法，知如真法，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是知如真已，則三結盡，身見、戒取、疑三結盡已，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便得苦際；若不知見者，則生煩惱、憂惑，知見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見斷也。

「云何有漏從護斷耶？比丘！眼見色護眼根者，以正思惟不淨觀也，不護眼根者，不正思惟以淨觀也。若不護者，則生煩惱、憂惑，護則不生煩惱、憂惑。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護意根者，以正思惟不淨觀也，不護意根者，不正思惟以淨觀也。若不護者，則生煩惱、憂惑，護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護斷也。

「云何有漏從離斷耶？比丘！見惡象則當遠離，惡馬、惡牛、惡狗、毒蛇、惡道、溝坑、屏廁、江河、深泉、山巖。惡知識、惡朋友、惡異道、惡閭里、惡居止，若諸梵行與其同處，人無疑者而使有疑，比丘者應當離。惡知識、惡朋友、惡異道、惡閭里、惡居止，若諸梵行與其同處，人無疑者而使有疑，盡當遠離。若不離者，則生煩惱、憂惑，離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離斷也。

「云何有漏從用斷耶？比丘！若用衣服，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嚴飾故，但為蚊虻、風雨、寒熱故，以慚愧故也。若用飲食，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肥悅故，但為令身久住，除煩惱、憂惑故，以行梵行故，欲令故病斷，新病不生故，久住安隱無病故也。若用居止房舍、床褥、臥具，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嚴飾故，但為疲倦得止息故，得靜坐故也。若用湯藥，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肥悅故，但為除病惱故，攝御命根故，安隱無病故。若不用者，則生煩惱、憂惑，用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用斷也。

「云何有漏從忍斷耶？比丘！精進斷惡不善，修善法故，常有起想，專心精勤，身體、皮肉、筋骨、血髓皆令乾竭，不捨精進，要得所求，乃捨精進。比丘！復當堪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虱，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病，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忍。若不忍者，則生煩惱、憂惑，忍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忍斷也。

「云何有漏從除斷耶？比丘！生欲念不除斷捨離，生恚念、害念不除斷捨離，若不除者，則生煩惱、憂惑，除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除斷也。

「云何有漏從思惟斷耶？比丘！思惟初念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於滅盡，起至出要，法精進喜息定，思惟第七捨覺支，

依離、依無欲、依於滅盡，趣至出要。若不思惟者，則生煩惱、憂惑，思惟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思惟斷也。

「若使比丘有漏從見斷則以見斷，有漏從護斷則以護斷，有漏從離斷則以離斷，有漏從用斷則以用斷，有漏從忍斷則以忍斷，有漏從除斷則以除斷，有漏從思惟斷則以思惟斷，是謂比丘一切漏盡諸結已解，能以正智而得苦際。」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漏盡經竟(千六百二十一字)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無刺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鞞舍離，在獼猴江邊高樓臺觀。此諸名德、長老上尊、大弟子等，謂遮羅、優簸遮羅、賢善、賢患、無患、耶舍上稱，如是比諸名德、長老上尊、大弟子等，亦遊鞞舍離獼猴江邊高樓臺觀，並皆近佛葉屋邊住。

諸鞞舍離麗掣聞世尊遊鞞舍離獼猴江邊高樓臺觀，便作是念：「我等寧可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聲唱傳，出鞞舍離，往詣佛所供養禮事。」

時，諸名德、長老上尊、大弟子等，聞諸鞞舍離麗掣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聲唱傳，出鞞舍離，來詣佛所供養禮事，便作是念：「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禪以聲為刺，我等寧可往詣牛角娑羅林，在彼無亂，遠離獨住，閑居靜處，宴坐思惟。」於是，諸名德、長老上尊、大弟子等，往詣牛角娑羅林，在彼無亂，遠離獨住，閑居靜處，宴坐思惟。

爾時，眾多鞞舍離麗掣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聲唱傳，出鞞舍離，往詣佛所供養禮事。或有鞞舍離麗掣，稽首佛足，

却坐一面，或有與佛共相問訊，却坐一面，或有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有遙見佛已，默然而坐。

彼時，眾多鞞舍離麗掣各坐已定，世尊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是，眾多鞞舍離麗掣，世尊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鞞舍離麗掣去後不久。於是，世尊問諸比丘：「諸長老上尊、大弟子等為至何許？」

諸比丘白曰：「世尊！諸長老上尊、大弟子等，聞諸鞞舍離麗掣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聲唱傳，出鞞舍離，來詣佛所供養禮事，便作是念：『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禪以聲為刺。我等寧可往詣牛角娑羅林，在彼無亂，遠離獨住，閑居靜處，宴坐思惟。』世尊！諸長老上尊、大弟子等共往詣彼。」

於是，世尊聞已嘆曰：「善哉！善哉！若長老上尊、大弟子等應如是說：『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禪以聲為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為刺，護諸根者以嚴飾身為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為刺，修習慈心者以恚為刺，離酒者以飲酒為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為刺。入初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入第四禪者以入息出息為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為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為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

「復次，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癡之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已知，拔絕根本，滅不復生，是為阿羅訶無刺、阿羅訶離刺、阿羅訶無刺離刺。」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無刺經竟(八百三十五字)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五下分結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曾說五下分結，汝等受持耶？」
諸比丘默然不答。

世尊復再三告諸比丘：「我曾說五下分結，汝等受持耶？」
諸比丘亦再三默然不答。

爾時，尊者鬘童子在彼眾中。於是，尊者鬘童子即從坐起，
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曾說五下分結，我受持之。」

世尊問曰：「鬘童子！我曾說五下分結，汝受持耶？」

尊者鬘童子答曰：「世尊曾說初下分結，是我受持，欲、
恚、身見、戒取、疑，世尊說第五下分結，是我受持。」

世尊訶曰：「鬘童子！汝云何受持我說五下分結？鬘童子！
汝從何口受持我說五下分結耶？鬘童子！非為眾多異學來，以
嬰孩童子責數喻詰責汝耶？鬘童子！嬰孩幼小，柔軟仰眠，意
無欲想，況復欲心纏住耶？然彼性使故，說欲使。鬘童子！嬰
孩幼小，柔軟仰眠，無眾生想，況復恚心纏住耶？然彼性使故，
說恚使。鬘童子！嬰孩幼小，柔軟仰眠，無自身想，況復身見
心纏住耶？然彼性使故，說身見使。鬘童子！嬰孩幼小，柔軟
仰眠，無有戒想，況復戒取心纏住耶？然彼性使故，說戒取使。
鬘童子！嬰孩幼小，柔軟仰眠，無有法想，況復疑心纏住耶？
然彼性使故，說疑使。鬘童子！非為眾多異學來，以此嬰孩童
子責數喻詰責汝耶？」於是，尊者鬘童子為世尊面訶責已，內
懷憂感，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伺。

彼時，世尊面前訶責鬘童子已，默然而住。爾時，尊者阿

難立世尊後，執扇扇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五下分結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善受善持。」

世尊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為欲所纏，欲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欲轉熾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阿難！或有一為恚所纏，恚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恚轉熾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阿難！或有一為身見所纏，身見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身見轉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阿難！或有一為戒取所纏，戒取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戒取轉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阿難！或有一為疑所纏，疑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疑轉熾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

「阿難！若依道、依跡，斷五下分結；彼不依此道、不依此跡，斷五下分結者，終無是處。阿難！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人見樹成就根、莖、枝、葉及實，彼人不截根、莖，得實歸者，終無是處。如是。阿難！若依道、依跡，斷五下分結；不依此道、不依此跡，斷五下分結者，終無是處。阿難！若依道、依跡，斷五下分結，彼依此道、依此跡，斷五下分結者，必有是處。阿難！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人見樹成就根、莖、枝、葉及實，彼人截根、莖，得實歸者，必有是處。如是。阿難！若依道、依跡，斷五下分結，依此道、依此跡，斷五下分結者，必有是處。」

「阿難！依何道、依何跡，斷五下分結？阿難！或有一不為欲所纏，若生欲纏，即知捨如真，彼知捨如真已，彼欲纏便滅。阿難！或有一不為恚所纏，若生恚纏，即知捨如真，彼知

捨如真已，彼患纏便滅。阿難！或有一不為身見所纏，若生身見纏，即知捨如真，彼知捨如真已，彼身見纏便滅。阿難！或有一不為戒取所纏，若生戒取纏，即知捨如真，彼知捨如真已，彼戒取便滅。阿難！或有一不為疑所纏，若生疑纏，即知捨如真，彼知捨如真已，彼疑纏便滅。阿難！依此道、依此跡，斷五下分結。

「阿難！猶恒伽河，其水溢岸。若有人來彼岸，有事欲得度河，彼作是念：『此恒伽河，其水溢岸，我於彼岸有事欲度，身無有力令我安隱浮至彼岸。』阿難！當知彼人無力。如是，阿難！若有人覺、滅、涅槃，其心不向而不清淨，不住解脫。阿難！當知此人如彼羸人無有力也。阿難！猶恒伽河，其水溢岸。若有人來彼岸，有事欲得度河，彼作是念：『此恒伽河，其水溢岸，我於彼岸有事欲度，身今有力令我安隱浮至彼岸。』阿難！當知彼人有力。如是，阿難！若有人覺、滅、涅槃，心向清淨而住解脫。阿難！當知此人如彼力人。」

「阿難！猶如山水，甚深極廣，長流駛疾，多有所漂，其中無船，亦無橋梁。或有人來彼岸，有事則便求度，彼求度時而作是念：『今此山水甚深極廣，長流駛疾，多有所漂，其中無船，亦無橋梁而可度者。我於彼岸有事欲度，當以何方便令我安隱至彼岸耶？』復作是念：『我今寧可於此岸邊收聚草木，縛作棹，乘之而度。』彼便岸邊收聚草木，縛作棹，乘之而度，安隱至彼。如是，阿難！若有比丘攀緣厭離，依於厭離，住於厭離，止息身惡故，心入離、定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

「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

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

「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度一切色想，滅有礙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處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若有所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彼如是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世已，便不恐怖，因不恐怖，便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猶去村不遠，有大芭蕉，若人持斧破芭蕉樹，破作片，破為十分，或作百分。破為十分，或作百分已，便擗葉葉，不見彼節，況復實耶？阿難！如是比丘若有所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彼如是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

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世已，便不恐怖，因不恐怖已，便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甚奇！甚特！世尊為諸比丘依依立依，說捨離漏，說過度漏，然諸比丘不速得無上，謂畢竟盡。」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甚奇！甚特！我為諸比丘依依立依，說捨離漏，說過度漏，然諸比丘不速得無上，謂畢竟盡。所以者何？人有勝如故，修道便有精麤，修道有精麤故，人便有勝如。阿難！是故我說人有勝如。」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下分結經竟(二千三百二十六字)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心穢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比丘尼不拔心中五穢，不解心中五縛者，是為比丘、比丘尼說必退法。云何不拔心中五穢？或有一疑世尊，猶豫、不開意、不解意、意不靖。若有一疑世尊，猶豫、不開意、不解意、意不靖者，是謂不拔第一心穢，謂於世尊也，如是法、戒、教。若有諸梵行，世尊所稱譽，彼便責數、輕易、觸撓、侵害，不開意、不解意、意不靖，是謂第五不拔心中穢，謂於梵行也。」

「云何不解心中五縛？或有一身不離染、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若有身不離染、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者，彼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若有此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一不解心縛，謂

身也。復次，於欲不離染、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若有於欲不離染、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者，彼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若有此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二不解心縛，謂欲也。

「復次，有一所說聖義相應，柔軟無疑蓋，謂說戒、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損、說不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欲、說滅、說燕坐、說緣起，如是比丘，沙門所說者，彼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若有此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三不解心縛，謂說也。復次，數道俗共會，調亂、憍傲、不學問。若有數道俗共會，調亂、憍傲、不學問者，彼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若此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四不解心縛，謂聚會也。

「復次，少有所得故，於其中間住，不復求昇進。若有少所得故，於其中間住，不復求昇進者，彼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若此心不趣向，不靖、不住、不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五不解心縛，謂昇進也。若有比丘、比丘尼不拔此心中五穢，及不解此心中五縛者，是謂比丘、比丘尼必退法也。若有比丘、比丘尼善拔心中五穢，善解心中五縛者，是謂比丘、比丘尼清淨法。

「云何善拔心中五穢？或有一不疑世尊，不猶豫、開意、意解、意靖。若有不疑世尊，不猶豫、開意、意解、意靖者，是謂第一善拔心中穢，謂於世尊也，如是法、戒、教。若有梵行，世尊所稱譽，彼不責數、不輕易、不觸撓、不侵害，開意、意解、意靖，是謂第五善拔心中穢，謂於梵行也。

「云何解心中五縛？或有一身離染、離欲、離愛、離渴。若有身離染、離欲、離愛、離渴者，彼心趣向，靖、住、解，

自方便斷燕坐。若有此心趣向，靖、住、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一解心中縛，謂身也。復次，於欲離染、離欲、離愛、離渴。若有於欲離染、離欲、離愛、離渴者，彼心趣向，靖、住、解，自方便斷燕坐。若有此心趣向，靖、住、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二解心中縛，謂欲也。

「復次，有一所說，聖義相應，柔軟無疑蓋，謂說戒、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損、說不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欲、說滅、說燕坐、說緣起，如是比丘，沙門所說者，彼心趣向，靖、住、解，自方便斷燕坐。若有此心趣向，靖、住、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三解心中縛，謂說也。復次，不數道俗共會，不調亂、不憍傲學問。若有不數道俗共會，不調亂、不憍傲學問者，彼心趣向，靖、住、解，自方便斷燕坐。若有此心趣向，靖、住、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四解心中縛，謂不聚會也。

「復次，少有所得故，於其中間不住，復求昇進。若有少所得故，於其中間不住，復求昇進者，彼心趣向，靖、住、解，自方便斷燕坐。若此心趣向，靖、住、解，自方便斷燕坐者，是謂第五解心中縛，謂昇進也。若有比丘、比丘尼善拔此心中五穢，及善解此心中五縛者，是謂比丘、比丘尼清淨法。彼住此十支已，復修習五法。

「云何為五？修欲定心成就斷如意足，依離、依無欲、依滅、依捨，趣向非品，修精進定、心定、思惟定成就斷如意足，依離、依無欲、依滅、依捨，趣向非品，堪任第五，彼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成就自受者，必知必見，必正盡覺，至甘露門，近住涅槃，我說無不至涅槃。猶如雞生十卵，或十二，隨時覆蓋，隨時溫暖，隨時看視，雞設有放逸者，彼中或雞子以[此/束]以足，啄破其卵，自安隱出者，彼為第一。如是比丘成就

此堪任等十五法自受者，必知必見，必正盡覺，必至甘露門，近住涅槃，我說無不得涅槃。」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心穢經竟(一千三百九十九字)

雜阿含經（五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摩訶迦旃延在跋蘭那聚落烏泥池側。

時，有執澡灌杖梵志詣摩訶迦旃延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問摩訶迦旃延言：「何因何緣王、王共諍，婆羅門居士、婆羅門居士共諍？」

摩訶迦旃延答梵志言：「貪欲繫著因緣故，王、王共諍，婆羅門居士、婆羅門居士共諍。」

梵志復問：「何因何緣出家、出家而復共諍？」

摩訶迦旃延答言：「以見欲繫著故，出家、出家而復共諍。」

梵志復問：「摩訶迦旃延！頗有能離貪欲繫著及離此見欲繫著不？」

尊者摩訶迦旃延答言：「梵志！有，我大師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能離此貪欲繫著及見欲繫著。」

梵志復問：「佛世尊今在何所？」

答言：「佛世尊今在婆羅耆人中，拘薩羅國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梵志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所住處合掌讚歎。

「南無南無佛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能離欲貪諸繫著，悉能遠離貪欲縛及諸見欲，淨根本。」

時，持澡灌杖梵志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雜阿含經（五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尊者摩訶迦旃延在婆羅那烏泥池側，與眾多比丘集於食堂，為持衣事。

時，有執杖梵志年耆根熟，詣食堂所，於一面柱杖而住。須臾默然已，語諸比丘：「諸長老！汝等何故見老宿士不共語問訊，恭敬命坐？」

時，尊者摩訶迦旃延亦在眾中坐。時，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梵志言：「我法有宿老來，皆共語問訊，恭敬禮拜，命之令坐。」

梵志言：「我見此眾中無有老於我者，不恭敬禮拜、命坐，汝云何言：『我法見有宿老，恭敬禮拜，命其令坐。』？」

摩訶迦旃延言：「梵志！若有耆年八十、九十，髮白齒落，成就年少法者，此非宿士；雖復年少年二十五，色白髮黑，盛壯美滿，而彼成就耆年法者，為宿士數。」

梵志問言：「云何名為八十、九十，髮白齒落，而復成就年少之法，年二十五，膚白髮黑，盛壯美色，為宿士數？」

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梵志言：「有五欲功德。謂眼識色愛、樂、念，耳識聲、鼻識香、舌識味、身識觸愛、樂、念。於此五欲功德不離貪、不離欲、不離愛、不離念、不離濁。梵志！若如是者，雖復八十、九十，髮白齒落，是名成就年少之法。雖年二十五，膚白髮黑，盛壯美色，於五欲功德離貪、離欲、

離愛、離念、離濁，若如是者，雖復年少年二十五，膚白髮黑，盛壯美色，成就老人法，為宿士數。」

爾時，梵志語尊者摩訶迦旃延：「如尊者所說義，我自省察，雖老則少，汝等雖少，成耆年法，世間多事，令便請還。」

尊者摩訶迦旃延言：「梵志！汝自知時。」

爾時，梵志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歡喜隨喜，還其本處。

雜阿含經（八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愛。何等為三？謂欲愛、色愛、無色愛。為斷此三愛故，當求大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求大師，如是次師、教師、廣導師、度師、廣度師、說師、廣說師、隨說師、阿闍梨、同伴、真知識之善友、哀愍、慈悲、欲義、欲安、欲樂、欲觸、欲通、欲者、精進者、方便者、出者、堅固者、勇猛者、堪能者、攝者、常者、學者、不放逸者、修者、思惟者、憶念者、覺想者、思量者、梵行者、神力者、智者、識者、慧者、分別者、念處、正勤、根、力、覺、道、止觀、念身、正思惟求，亦如是說。

雜阿含經（八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有漏。何等為三？謂欲有漏、有有漏、無明有漏，為斷此三有漏故，當求大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求大師，如是乃至求正思惟，亦如是說。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在於世間，甚為煩惱。云何為二法？所謂作眾惡本，起諸怨嫌，復不造善行諸德之本。是謂，比丘！二法甚為煩惱。是故，諸比丘！當覺知此煩惱法，亦當覺知不煩惱法。諸煩惱之法，當念斷除；不煩惱之法，當念修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須陀洹道分，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三五五）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那羅、尊者茂師羅、尊者殊勝、尊者阿難住舍衛國象耳池側。

爾時，尊者那羅語尊者茂師羅言：「有異信、異欲、異聞、異行覺想、異見審諦忍，有如是正自覺知見生，所謂生故有老

死，不離生有老死耶？」尊者茂師羅言：「有異信、異欲、異聞、異行覺想、異見審諦忍，有如是正自覺知見生，所謂有生故有老死，不異生有老死。如是說有。」

「尊者茂師羅！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知見生，所謂有滅、寂滅、涅槃耶？」

尊者茂師羅答言：「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知見生，所謂有滅、寂滅、涅槃。」

復問：「尊者茂師羅！有滅則寂滅、涅槃，說者汝今便是阿羅漢，諸漏盡耶？」

尊者茂師羅默然不答，第二、第三問亦默然不答。

爾時，尊者殊勝語尊者茂師羅：「汝今且止，我當為汝答尊者那羅。」

尊者茂師羅言：「我今且止，汝為我答。」

爾時，尊者殊勝語尊者那羅：「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知見生，所謂有滅則寂滅、涅槃。」

時，尊者那羅問尊者殊勝言：「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知見生，所謂有滅則寂滅、涅槃者，汝今便是漏盡阿羅漢耶？」

尊者殊勝言：「我說有滅則寂滅、涅槃，而非漏盡阿羅漢也。」

尊者那羅言：「所說不同，前後相違，如尊者所說，有滅則寂滅、涅槃，而復言非漏盡阿羅漢耶？」

尊者殊勝語尊者那羅言：「今當說譬，夫智者以譬得解，如曠野路邊有井，無繩無罐，得取其水。時，有行人，熱渴所逼，繞井求覓，無繩無罐，諦觀井水，如實知見，而不觸身。如是，我說有滅則寂滅、涅槃，而自不得漏盡阿羅漢。」

爾時，尊者阿難語尊者那羅言：「彼尊者殊勝所說，汝復云何？」

尊者那羅語尊者阿難言：「尊者殊勝善說真實，知復何言。」時，彼正士各各說已，從座起去。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等心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梨子與比丘眾夜集講堂，因內結、外結，為諸比丘分別其義：「諸賢！世實有二種人。云何為二？有內結人阿那含，不還此間，有外結人非阿那含，還來此間。諸賢！云何內結人阿那含，不還此間？若有一人修習禁戒，無穿無缺，無穢無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彼因修習禁戒，無穿無缺，無穢無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故，復學厭欲、無欲、斷欲。因學厭欲、無欲、斷欲故，得息、心解脫。得已樂中，愛惜不離，於現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既生彼已，便作是念：『我本為人時，修習禁戒，無穿無缺，無穢無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因修習禁戒，無穿無缺，無穢無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故，復學厭欲、無欲、斷欲。因學厭欲、無欲、斷欲故，得息、心解脫。得已樂中，愛惜不離，於現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在於此中。』

「諸賢！復有一人修習禁戒，無穿無缺，無穢無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彼因修習禁戒，無穿無缺，無穢無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故，復學色有斷、貪斷業，學欲捨離。因學色有斷、貪斷業，學欲捨離故，得息、心解脫。得已樂中，愛惜不離，於現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既生彼已，便作是念：『我本為人

時，修習禁戒，無穿無缺，無穢無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因修習禁戒，無穿無缺，無穢無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故，復學色有斷、貪斷業，學欲捨離。因學色有斷、貪斷業，學欲捨離故，得息、心解脫。得已樂中，愛惜不離，於現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在於此中。』諸賢！是謂內結人阿那含，不還此間。

「諸賢！云何外結人非阿那含，來還此間？若有一人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諸賢！是謂外結人非阿那含，還來此間。」

於是，眾多等心天色像巍巍，光輝暉暉，夜將向旦，來詣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尊者舍梨子昨夜與比丘眾集在講堂，因內結、外結，為諸比丘分別其義：『諸賢！世實有二種人，內結人、外結人。』世尊！眾已歡喜，唯願世尊慈哀愍念，往至講堂。」彼時，世尊為諸等心天默然而許。諸等心天知世尊默然許可，稽首佛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諸等心天去後不久，於是世尊往至講堂比丘眾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汝極甚善。所以者何？汝於昨夜與比丘眾集在講堂，因內結、外結，為諸比丘分別其義。諸賢！世實有二種人，內結人、外結人。舍梨子！昨夜向旦，諸等心天來詣我所，稽首禮已，却住一面，白我言：『世尊！尊者舍梨子昨夜與比丘眾集在講堂，因內結、外結，為諸比丘分別其義：「諸賢！世實有二種人，內結人、外結人。」世尊！眾已歡喜，唯願世尊慈哀愍念，往至講堂。』舍梨子！我便為彼諸等心天默然而許。諸等心天知我默然許可，稽首我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舍梨子！諸等心天或十、二十，或三十、四十，或五十、

六十，共住錐頭處，各不相妨。舍梨子！諸等心天非生彼中，甫修善心，極廣甚大，令諸等心天或十、二十，或三十、四十，或五十、六十，共住錐頭處，各不相妨。舍梨子！諸等心天本為人時，已修善心，極廣甚大，因是故，令諸等心天或十、二十，或三十、四十，或五十、六十，共住錐頭處，各不相妨。是故，舍梨子！當學寂靜，諸根寂靜，心意寂靜，身、口、意業寂靜，向於世尊及諸智梵行。舍梨子！虛偽異學，長衰永失。所以者何？謂不得聞如此妙法。」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等心經竟(千一百八十一字)

雜阿含經（四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時。

爾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照、喜，說種種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三月請衣被、飲食、應病湯藥。」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給孤獨長者知佛默然受請已，從座起去，還歸自家，過三月已，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佛告給孤獨長者：「善哉！長者！三月供養衣被、飲食、應病湯藥。汝以莊嚴淨治上道，於未來世當獲安樂果報，然汝今莫得默然樂受此法，汝當精勤，時時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

時，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爾時，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知給孤獨長者去已，白佛言：

「奇哉！世尊！善為給孤獨長者說法，善勸勵給孤獨長者，言：『汝已三月具足供養如來大眾中，淨治上道，於未來世，當受樂報；汝莫默然樂著此福，汝當時時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世尊！若使聖弟子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得遠離五法，修滿五法。云何遠離五法？謂斷欲所長養喜、斷欲所長養憂、斷欲所長養捨、斷不善所長養喜、斷不善所長養憂，是名五法遠離。云何修滿五法？謂隨喜、歡喜、猗息、樂、一心。」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若聖弟子修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遠離五法，修滿五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六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俱睺彌國瞿師羅園。爾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

時，尊者阿難告諸比丘：「若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我當善哉慰勞問訊，或求以四道。何等為四？若比丘、比丘尼坐，作如是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調伏心、止觀一心、等受，分別於法量度，修習多修習已，得斷諸使。若有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我則如是善哉慰喻，或求是，名說初道。

「復次，比丘、比丘尼正坐思惟，於法選擇，思量住心、善住、局住、調伏、止觀一心、等受。如是正向多住，得離諸使，若有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我當如是善哉慰喻，或求是，名第二說道。

「復次，比丘、比丘尼為掉亂所持，以調伏心坐、正坐，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調伏、止觀一心、等受化。如是正向多住已，則斷諸使，若有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我則如

是善哉慰喻，或求是，名第三說道。

「復次，比丘、比丘尼止觀和合俱行，作如是正向多住，則斷諸使。若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者，我則如是善哉慰喻教誡，或求是，名第四說道。」

時，諸比丘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二八至一一三〇）

（一一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沙門果。何等為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沙門果。何等為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何等為須陀洹果？謂三結斷，是名須陀洹果。何等為斯陀含果？謂三結斷，貪、恚、癡薄，是名斯陀含果。何等為阿那含果？謂五下分結斷，是名阿那含果。何等為阿羅漢果？若彼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是名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彼處，有比丘經行於彼處，四沙門果中得一一果者，彼比丘盡其形壽，常念彼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經行處，如是住處、坐處、臥處，亦如是說。

如是比丘，如是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一一四經如上說。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一）

聞如是：

一時，尊者舍利弗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眾多比丘到舍利弗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舍利弗言：「戒成就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戒成就比丘當思惟五盛陰無常、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苦、空、無我。云何為五？所謂色陰、痛陰、想陰、行陰、識陰。爾時，戒成就比丘思惟此五盛陰，便成須陀洹道。」

比丘白舍利弗言：「須陀洹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須陀洹比丘亦當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苦、空、無我。諸賢當知。若須陀洹比丘思惟此五盛陰時，便成斯陀含果。」

諸比丘問曰：「斯陀含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斯陀含比丘亦當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苦、空、無我。爾時，斯陀含比丘當思惟

此五盛陰時，便成阿那含果。」

諸比丘問曰：「阿那含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阿那含比丘亦當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此五盛陰時，便成阿羅漢。」

諸比丘問曰：「阿羅漢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汝等所問何其過乎？羅漢比丘所作以過，更不造行，有漏心得解脫，不向五趣生死之海，更不受有、有所造作。是故，諸賢！持戒比丘、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當思惟此五盛陰。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聖所居之處有十事，三世諸聖常處其中。云何為十？於是，比丘！五事已除，成就六事，恒護一事，將護四部眾，觀諸劣弱，平等親近，正向無漏，依倚身行，心善解脫，智慧解脫。

「云何比丘五事已除？於是，比丘五結已斷。如是五事已除。

「云何比丘成就六事？於是，比丘承六重之法。如是比丘成就六事。

「云何比丘恒護一事？於是，比丘恒護於心，有漏、無漏、有為、無為，至涅槃門。如是比丘恒護一事。

「云何比丘將護四部之眾？於是，比丘成就四神足。如是便為將護四部之眾。

「云何比丘觀於劣弱？於是，比丘生死眾行已盡。如是比丘，平等親近，於是，比丘三結已盡，是謂比丘平等親近。

「云何比丘正向無漏？於是，比丘除去憍慢。如是比丘正向無漏。

「云何比丘依倚身行？於是，比丘無明已除。如是比丘依倚身行。

「云何比丘心善得解脫？於是，比丘愛已除盡。如是比丘心善得解脫。

「云何比丘智慧解脫？於是，比丘觀苦諦，習、盡、道諦，如實知之。如是比丘智慧解脫。

「是謂，比丘！聖賢十事所居之處。昔日賢聖亦居此處，以居方居。是故，比丘！念除五事，成就六法，守護一法，將護四部之眾，觀察劣弱，平等親近，正向無漏，依倚身行，心得解脫，智慧解脫。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八九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湖池，廣長五十由旬，深亦如是。若有士夫以一毛端滌彼湖水。云何？比丘！彼湖水為多？為士夫毛端一滌水多？」

比丘白佛：「世尊！士夫毛端尠少耳，湖水無量千萬億倍，不得為比。」

佛告比丘：「具足見真諦，正見具足。世尊弟子見真諦果，正無間等，彼於爾時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

更不復生，所斷諸苦甚多無量，如大湖水，所餘之苦如毛端涕水。」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毛端涕水，如是草籌之端涕水亦如是。

如湖池水，如是薩羅多吒伽、恒水、耶扶那、薩羅[泳-永+與]、伊羅跋提、摩醯、大海，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八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內六入處。云何為六？謂眼內入處，耳、鼻、舌、身、意內入處。於此六法觀察忍，名為信行，超昇離生，離凡夫地，未得須陀洹果，乃至未命終，要得須陀洹果。若此諸法增上觀察忍，名為法行，超昇離生，離凡夫地，未得須陀洹果，乃至未命終，要得須陀洹果。若此諸法如實正智觀察，三結已盡、已知，謂身見、戒取、疑，是名須陀洹。不墮決定惡趣，定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此等諸法正智觀察，不起諸漏，離欲解脫，名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內六入處，如是外六入處、六識身、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六愛身、六界身、五陰，亦如上說。

雜阿含經（八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種種子生。何等為五？謂根種子、莖種子、節種子、枝種子、種種子。此諸種子不斷、不破、不腐、不傷、不穿堅，新得地界，不得水界，彼諸種子不得生長增廣；得水界，不得地界，彼諸種子不得生長增廣；要得地界、水界，彼諸種子得生長增廣。如是業，煩惱、有、愛、見、慢、無明而生行；若有業而無煩惱、愛、見、無明者，行則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行，如是識、名色、六入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亦如是說。

雜阿含經（八八四至八八六）

（八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無學三明。何等為三？無學宿命智證通、無學生死智證通、無學漏盡智證通。」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觀察知宿命， 見天惡趣生，
生死諸漏盡， 是則牟尼明。
其心得解脫， 一切諸貪愛，
三夜悉通達， 故說為三明。」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無學三明。何等為三？謂無學宿命智證通、無學生死智證通、無學漏盡智證通。

「云何無學宿命智證通？謂聖弟子知種種宿命事，從一生至百千萬億生，乃至劫數成壞，我及眾生宿命所更如是名、如是生、如是性、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受分齊；我及眾生於此處死、餘處生，於餘處死、此處生，有如是行、如是因、如是信，受種種宿命事，皆悉了知，是名宿命智證明。

「云何生死智證明？謂聖弟子天眼淨過於人眼，見諸眾生死時、生時，善色、惡色，上色、下色，向於惡趣，隨業受生如實知；如此眾生身惡行成就、口惡行成就、意惡行成就，謗聖人，邪見受邪法因緣故，身壞命終，生惡趣泥犁中；此眾生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不謗毀聖人，正見成就，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人中，是名生死智證明。

「云何漏盡智證明？謂聖弟子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如實知；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漏心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漏盡智證明。」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觀察知宿命，	見天惡趣生，
生死諸漏盡，	是則牟尼明。
知心得解脫，	一切諸貪愛，
三處悉通達，	故說為三明。」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慰勞，慰勞已，退坐一面。而作是說：「此則婆羅門三明，此則婆羅門三明。」

爾時，世尊告婆羅門言：「云何名為婆羅門三明？」

婆羅門白佛言：「瞿曇！婆羅門父母具相，無諸瑕穢，父母七世相承，無諸譏論，世世相承，常為師長，辯才具足；誦諸經典、物類名字、萬物差品、字類分合、歷世本末，此五種記，悉皆通達，容色端正。是名，瞿曇！婆羅門三明。」

佛告婆羅門：「我不以名字言說為三明也，賢聖法間說真要實三明，謂賢聖知見，賢聖法、律真實三明。」

婆羅門白佛：「云何？瞿曇！賢聖知見，賢聖法、律所說三明？」

佛告婆羅門：「有三種無學三明。何等為三？謂無學宿命智證明、無學生死智證明、無學漏盡智證明……」如上經廣說。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切法無常，	持戒寂靜禪，
知一切宿命，	已生天惡趣，
得斷生漏盡，	是為牟尼通。
悉知心解脫，	一切貪恚癡，
我說是三明，	非言語所說。

「婆羅門！是為聖法、律所說三明。」

婆羅門白佛：「瞿曇！是真三明。」

爾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雜阿含經（九三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爾時，釋氏名曰沙陀，語釋氏摩訶男：「世尊說須陀洹成就幾種法？」

摩訶男答言：「世尊說須陀洹成就四法。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名四法成就須陀洹。」

釋氏沙陀語釋氏摩訶男：「莫作是說！莫作是言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然彼三法成就須陀洹。何等為三？謂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如是三法成就須陀洹。」如是第三說。釋氏摩訶男不能令沙陀受四法，釋氏沙陀不能令摩訶男受三法，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釋氏摩訶男白佛言：「世尊！釋氏沙陀來詣我所，問我言：『世尊說幾法成就須陀洹？』我即答言：『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如是四法成就須陀洹。』釋氏沙陀作是言：『釋氏摩訶男！莫作是語，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但三法成就須陀洹。何等為三？謂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世尊說如是三法成就須陀洹。』如是再三說，我亦不能令彼釋氏沙陀受四法，釋氏沙陀亦不能令我受三法，是故俱來詣世尊所，今問世尊，須陀洹成就幾法？」

時，沙陀釋氏從坐起，為佛作禮，合掌白佛：「世尊！若有如是像類法起，一者世尊，一者比丘僧，我寧隨世尊，不隨比丘僧。或有如是像類法起，一者世尊，一者比丘尼僧、優婆塞、優婆夷、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門、婆羅門、諸天、世

人，我寧隨世尊！不隨餘眾。」

爾時，世尊告釋氏摩訶男：「如摩訶男！釋氏沙陀作如是論，汝當云何？」

摩訶男白佛：「世尊！彼沙陀釋氏作如是論，我知復可說，我唯言善，唯言真實。」

佛告摩訶男：「是故當知四法成就須陀洹，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如是受持。」

時，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九三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迦毘羅衛釋氏集供養堂，作如是論，問：「摩訶男！云何最後記說彼百手釋氏命終，世尊記彼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然彼百手釋氏犯戒飲酒，而復世尊記彼得須陀洹，乃至究竟苦邊。汝摩訶男！當往問佛，如佛所說，我等奉持！」

爾時，摩訶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迦毘羅衛諸釋氏集供養堂，作如是論，摩訶男：『云何最後記說，是中百手釋氏命終，世尊記說得須陀洹，乃至究竟苦邊。汝今當往重問世尊，如世尊所說，我等奉持！』我今問佛，唯願解說。」

佛告摩訶男：「『善逝大師、善逝大師』者，聖弟子所說，口說善逝，而心正念直見，悉入善逝。『正法律、正法律』者，聖弟子所說，口說正法，發心正念直見，悉入正法。『善向僧、善向僧』者，聖弟子所說，口說善向，發心正念直見，悉入善

向。如是，摩訶男！聖弟子於佛一向淨信，於法、僧一向淨信，於法利智、出智、決定智，八解脫具足身作證，以智慧見，有漏斷知。如是聖弟子不趣地獄、畜生、餓鬼，不墮惡趣，說阿羅漢俱解脫。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乃至決定智慧，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然彼知見有漏斷，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慧解脫。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乃至決定智慧，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而不見有漏斷，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身證。

「復次，摩訶男！若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乃至決定智慧，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然於正法、律如實知見，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見到。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乃至決定智慧，於正法、律如實知見，不得見到，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信解脫。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信法、信僧言說清淨，於五法增上智慧，審諦堪忍，謂信、精進、念、定、慧，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隨法行。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信法、信僧言說清淨，乃至五法少慧，審諦堪忍，謂信、精進、念、定、慧，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隨信行。

「摩訶男！此堅固樹，於我所說能知義者，無有是處！若能知者，我則記說，況復百手釋氏而不記說得須陀洹？摩訶男！百手釋氏臨命終時，受持淨戒，捨離飲酒，然後命終，我記說彼得須陀洹，乃至究竟苦邊。」

摩訶男釋氏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中阿含經因品師子吼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劒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中有第一沙門，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此外更無沙門、梵志，異道一切空無沙門、梵志。汝等隨在眾中，作如是正師子吼。比丘！或有異學來問汝等：『諸賢！汝有何行，有何力，有何智，令汝等作如是說：「此有第一沙門，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此外更無沙門、梵志，異道一切空無沙門、梵志。汝等隨在眾中，作如是正師子吼。」』

「比丘！汝等應如是答異學：『諸賢！我世尊有知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法，因此四法故，令我等作如是說：「此有第一沙門，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此外更無沙門、梵志，異道一切空無沙門、梵志，我等隨在眾中，作如是正師子吼。」云何為四？諸賢！我等信尊師、信法、信戒德具足，愛敬同道，恭恪奉事。諸賢！我世尊有知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此四法，因此四法故，令我等作如是說：「此有第一沙門，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此外更無沙門、梵志，異道一切空無沙門、梵志，我等隨在眾中，作如是正師子吼。」』

「比丘！異學或復作是說：『諸賢！我等亦信尊師，謂我尊師也。信法，謂我法也。戒德具足，謂我戒也。愛敬同道，恭恪奉事，謂我同道出家及在家者也。諸賢！沙門瞿曇及我等此二種說，有何勝，有何意，有何差別耶？』比丘！汝等應如是問異學：『諸賢！為一究竟，為眾多究竟耶？』比丘！若異學如是答：『諸賢！有一究竟，無眾多究竟。』比丘！汝等復問異學：『諸賢！為有欲者得究竟是耶？為無欲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異學如是答：『無欲者得究竟是，非有欲者得究竟是。』

比丘！汝等復問異學：『諸賢！為有患者得究竟是耶？為無患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異學如是答：『無患者得究竟是，非有患者得究竟是。』比丘！汝等復問異學：『諸賢！為有癡者得究竟是耶？為無癡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異學如是答：『諸賢！無癡者得究竟是，非有癡者得究竟是。』

「比丘！汝等復問異學：『諸賢！為有愛、有受者得究竟是耶？為無愛、無受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異學如是答：『諸賢！無愛、無受者得究竟是，非有愛、有受者得究竟是。』比丘！汝等復問異學：『諸賢！為無慧、不說慧者得究竟是耶？為有慧、說慧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異學如是答：『諸賢！有慧、說慧者得究竟是，非無慧、不說慧者得究竟是。』比丘！汝等復問異學：『諸賢！為有憎、有諍者得究竟是耶？為無憎、無諍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異學如是答：『諸賢！無憎、無諍者得究竟是，非有憎、有諍者得究竟是。』

「比丘！汝等為異學應如是說：『諸賢！是為如汝等說有一究竟是，非眾多究竟是；無欲者得究竟是，非有欲者得究竟是；無患者得究竟是，非有患者得究竟是；無癡者得究竟是，非有癡者得究竟是；無愛、無受者得究竟是，非有愛、有受者得究竟是；有慧、說慧者得究竟是，非無慧、不說慧者得究竟是；無憎、無諍者得究竟是，非有憎、有諍者得究竟是。若有沙門、梵志依無量見，彼一切依猗二見，有見及無見也。若依有見者，彼便著有見，依猗有見，猗住有見，憎諍無見。若依無見者，彼便著無見，依猗無見，猗住無見，憎諍有見。

「『若有沙門、梵志不知因、不知習、不知滅、不知盡、不知味、不知患、不知出要如真者，彼一切有欲、有患、有癡、有愛、有受、無慧、非說慧、有憎、有諍，彼則不離生老病死，亦不能脫愁感啼哭、憂苦懊惱，不得苦邊。若有沙門、梵志於

此二見知因、知習、知滅、知盡、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者，彼一切無欲、無恚、無癡、無愛、無受、有慧、說慧、無憎、無諍，彼則得離生老病死，亦能得脫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則得苦邊。

「『或有沙門、梵志施設斷受，然不施設斷一切受，施設斷欲受，不施設斷戒受、見受、我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知三處如真。是故彼雖施設斷受，然不施設斷一切受。復有沙門、梵志施設斷受，然不施設斷一切受，施設斷欲受、戒受，不施設斷見受、我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知二處如真，是故彼雖施設斷受，然不施設斷一切受。復有沙門、梵志施設斷受，然不施設斷一切受，施設斷欲受、戒受、見受，不施設斷我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知一處如真，是故彼雖施設斷受，然不施設斷一切受。如是法、律，若信尊師者，彼非正、非第一，若信法者，亦非正、非第一，若具足戒德者，亦非正、非第一，若愛敬同道、恭恪奉事者，亦非正、非第一。』

「『若有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施設斷受，於現法中施設斷一切受，施設斷欲受、戒受、見受、我受。此四受何因、何習，從何而生，以何為本？此四受因無明，習無明，從無明生，以無明為本。若有比丘無明已盡，明已生者，彼便從是不復更受欲受、戒受、見受、我受，彼不受已，則不恐怖，不恐怖已，便斷因緣，必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正法、律，若信尊師者，是正、是第一，若信法者，是正、是第一，若戒德具足者，是正、是第一，若愛敬同道、恭恪奉事者，是正、是第一。』

「諸賢！我等有是行，有是力，有是智，因此故令我等作如是說，此有第一沙門，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此外更無沙

門、梵志，異道一切空無沙門、梵志。以是故，我等隨在眾中，作如是正師子吼。」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師子吼經竟(一千六百九十字)

中阿含經雙品說智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來向汝說已所得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五盛陰，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五盛陰，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諸賢！色盛陰非果、空虛、不可欲、不恒有、不可倚、變易法，我知如是。若於色盛陰有欲、有染、有著、有縛、縛著使者，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如是覺、想、行、識盛陰，非果、空虛、不可欲、不恒有、不可倚、變易法，我知如是。若於識盛陰有欲、有染、有著、有縛、縛著使者，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五盛陰，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四食，眾生以此得存長養。云何為四？一曰搏食麤細，二曰更樂，三曰意念，四曰

識也。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四食，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諸賢！我於搏食，意不高不下，不倚不縛，不染不著，得解得脫，盡得解脫，心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更樂、意念、識食，不高不下，不倚不縛，不染不著，得解得脫，盡得解脫，心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四食，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四說。云何為四？一曰見見說，二曰聞聞說，三曰識識說，四曰知知說。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四說，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諸賢！我於見見說，不高不下，不倚不縛，不染不著，得解得脫，盡得解脫，心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聞聞、識識、知知說，不高不下，不倚不縛，不染不著，得解得脫，盡得解脫，心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四說，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內六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處。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內六處，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諸賢！我於

眼及眼識，眼識知法俱知，二法知己。諸賢！若眼及眼識，眼識知法，樂已盡，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如是耳、鼻、舌、身、意及意識，意識知法俱知，二法知己。諸賢！若意及意識，意識知法，樂已盡，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內六處，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六界，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諸賢！我不見地界是我所，我非地界所，地界非是神，然謂三受依地界住，識使所著，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如是水、火、風、空、識界，非是我所，我非識界所，識界非是神，然謂三受依識界住，識使所著，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六界，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內身共有識及外諸相，一切我、我作及慢使斷知，拔絕根本，終不復生？』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諸賢！我本未出家學道時，厭生老病死、啼泣困苦、愁感憂悲，欲斷此大苦陰。諸賢！我厭患已而作是觀，在家至狹，塵勞之處，出家學道，發露曠大。我今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淨修梵行，

我寧可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賢！我於後時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賢！我出家學道，捨族相已，受比丘要，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介罪，常懷畏怖，受持學要。

「『諸賢！我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我於殺生淨除其心。我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恡，不望其報，我於不與取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我於非梵行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妄言，斷於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我於妄言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兩舌，斷於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此聞語彼，欲破壞此，不彼聞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群黨，我於兩舌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麤言，斷於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我於麤言淨除其心。諸賢！我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諍事，順時得宜，善教善呵，我於綺語淨除其心。諸賢！我離治生，斷於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亦不受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於人，我於治生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受寡婦、童女，斷受寡婦、童女，我於受寡婦、童女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奴婢，斷受奴婢，我於受奴婢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象、馬、牛、羊，斷受象、馬、

牛、羊，我於受象、馬、牛、羊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雞、猪，斷受雞、猪，我於受雞、猪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店肆，我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生稻、麥、豆，斷受生稻、麥、豆，我於受生稻、麥、豆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酒，斷酒，我於飲酒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我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諸賢！我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我於花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諸賢！我離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斷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我於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生色像寶，斷受生色像寶，我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過中食，斷過中食，一食、不夜食、學時食，我於過中食淨除其心。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復行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我所往處，衣鉢自隨，無有顧戀。猶如鴈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我亦如是。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及極知足，復守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欲起意。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爭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爭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及極知足，聖護諸根，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及極知足，亦成就聖護諸根，得正知出入，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靖處，山巖石室、露地穰[𡇗/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諸賢！我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靖處，敷尼師檀，結跏趺坐，正身正願，及

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我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調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我於疑惑淨除其心。諸賢！我已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通智作證。

「『諸賢！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內身有識及外諸相，一切我、我行及慢使斷知，拔絕根本，終不復生。』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語彼比丘：『賢者！初說我等已可意歡喜，然我等欲從賢者上復上，求智慧應答辯才，以是故我等從賢者問復問耳。』」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說智經竟(二千八百四十六字)

雜阿含經（九三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正受故解脫，非不正受。云何？世尊！為先正受而後解脫耶？為先解脫而後正受耶？為正受解

脫不前不後一時俱生耶？」

爾時，世尊默然而住。如是摩訶男第二第三問，佛亦再三默然住。

爾時，尊者阿難住於佛後，執扇扇佛。尊者阿難作是念：「釋氏摩訶男以此深義而問世尊，世尊病差未久，我今當說餘事，以引於彼語。」

「摩訶男！學人亦有戒，無學人亦有戒；學人有三昧，無學人亦有三昧；學人有慧，無學人亦有慧；學人有解脫，無學人亦有解脫。」

摩訶男問尊者阿難：「云何為學人戒？云何為無學人戒？云何學人三昧？云何無學人三昧？云何學人慧？云何無學人慧？云何學人解脫？云何無學人解脫？」

尊者阿難語摩訶男：「此聖弟子住於戒波羅提木叉律儀，威儀行處，受持學戒，受持學戒具足已；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如是三昧具足已，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如實知，此苦滅如實知，此苦滅道跡如實知；如是知、如是見已，五下分結已斷已知，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此五下分結斷，於彼受生，得般涅槃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世。彼當爾時，成就學戒、學三昧、學慧、學解脫，復於餘時盡諸有漏，無漏解脫、慧解脫，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彼當爾時成就無學戒、無學三昧、無學慧、無學解脫。如是，摩訶男！是名世尊所說學戒、學三昧、學慧、學解脫，無學戒、無學三昧、無學慧、無學解脫。」

爾時，釋氏摩訶男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禮佛而去。

爾時，世尊知摩訶男去不久，語尊者阿難：「迦毘羅衛釋氏乃能與諸比丘共論深義？」

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迦毘羅衛釋氏能與諸比丘共論深義。」

佛告阿難：「迦毘羅衛諸釋氏快得善利，能於甚深佛法賢聖慧眼而得深入。」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雙品求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劬摩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緣於彼意，不知他心如真者，彼世尊正盡覺不可知，云何求解於如來乎？」

時，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比丘！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緣於彼意，不知他心如真者，當以二事求解如來，一者眼知色，二者耳聞聲。若有穢污眼、耳知法，是彼尊者為有、為無耶？若求時，則知所有穢污眼、耳知法，彼尊者無。若無此者，當復更求，若有雜眼、耳知法，是彼尊者為有、為無耶？若求時，則知所有雜眼、耳知法，彼尊者無。若無此者，當復更求，若有白淨眼、耳知法，是彼尊者為有、為無耶？若求時，則知所有白淨眼、耳知法，彼尊者有。若有此者，當復更求，彼尊者為長夜行此法、為暫行耶？若求時，則知彼尊者長夜行此法，不暫行也。若常行者，當復更求，彼尊者為為名譽，為為利義入此禪耶？不為名譽，不為利義入此禪耶？若求時，則知彼尊者非為災患故入此禪也。」

「若有作是說：『彼尊者樂行非恐怖，離欲不行欲，欲已盡也。』便應問彼：『賢者！有何行、有何力、有何智，令賢者自正觀如是說，彼尊者樂行非恐怖，離欲不行欲，欲已盡耶？』彼若作是答：『賢者！我不知彼心，亦非餘事知，然彼尊者或獨住，或在眾，或在集會。若有善逝，若為善逝所化為宗主，因食可見彼賢者，我不自知，我從彼尊者聞，面前諮受，我樂行非恐怖，離欲不行欲，欲已盡也。賢者！我有是行、有是力、有是智，令我自正觀如是說，彼尊者樂行不恐怖，離欲不行欲，欲已盡也。』

「於中當復問彼如來法。若有穢污眼、耳知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若有雜眼、耳知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若有白淨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如來為彼答。若有穢污眼、耳知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若有雜眼、耳知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若有穢污眼、耳知法，如來滅斷拔絕根本，終不復生。若有雜眼、耳知法，如來滅斷拔絕根本，終不復生。若有白淨法，如是我白淨，如是境界，如是沙門，我如是成就此正法、律。有信弟子往見如來，奉侍如來，從如來聞法，如來為說法，上復上，妙復妙，善除黑白。如來為說法，上復上，妙復妙，善除黑白者，如是如是聞已，知斷一法，於諸法得究竟，靖信世尊，彼世尊正盡覺也。

「復應問彼：『賢者！有何行、有何力、有何智，令賢者知斷一法，於諸法得究竟？靖信世尊，彼世尊正盡覺耶？』彼如是答：『賢者！我不知世尊心，亦非餘事知，我因世尊有如是靖信，世尊為我說法，上復上，妙復妙，善除黑白。賢者！如如世尊為我說法者，如是如是我聞，如來為我說法，上復上，妙復妙，善除黑白。如是如是我聞已，知斷一法，於諸法得究竟，靖信世尊，彼世尊正盡覺也。賢者！我有是行、有是力、

有是智，令我知斷一法，於諸法得究竟，靖信世尊，彼世尊正盡覺也。若有此行、有此力，深著如來信根已立者，是謂信見本不壞智相應，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奪，如是求解如來，如是正知如來。』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求解經竟(千一十八字)

中阿含經大品阿梨吒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阿梨吒比丘本伽陀婆梨，生如是惡見：「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諸比丘聞已，往至阿梨吒比丘所，問曰：「阿梨吒！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

時，阿梨吒答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

諸比丘訶阿梨吒曰：「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阿梨吒！欲有障礙，世尊無量方便說欲有障礙。阿梨吒！汝可速捨此惡見也。」

阿梨吒比丘為諸比丘所訶已，如此惡見其強力執，而一向說：「此是真實，餘者虛妄。」如是再三。

眾多比丘不能令阿梨吒比丘捨此惡見，從坐起去，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阿梨吒比丘生如是惡見：『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世尊！我等聞已，往詣阿梨吒比丘所，問曰：『阿梨吒！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阿梨吒比丘答我等曰：

『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世尊！我等訶曰：『阿梨吒！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阿梨吒！欲有障礙，世尊無量方便說欲有障礙。阿梨吒！汝可速捨此惡見。』我等訶已，如此惡見其強力執，而一向說：『此是真實，餘者虛妄。』如是再三。世尊！如我等不能令阿梨吒比丘捨此惡見，從坐起去。』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阿梨吒比丘所，作如是語：『世尊呼汝！』」

於是，一比丘受世尊教，即從坐起，稽首佛足，遶三匝而去，至阿梨吒比丘所，即語彼曰：「世尊呼汝！」阿梨吒比丘即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阿梨吒！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

阿梨吒答曰：「世尊！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

世尊訶曰：「阿梨吒！汝云何知我如是說法？汝從何口聞我如是說法？汝愚癡人！我不一向說，汝一向說耶？汝愚癡人！聞諸比丘共訶，汝時應如法答：『我今當問諸比丘也。』」

於是，世尊問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

時，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問曰：「汝等云何知我說法？」

諸比丘答曰：「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欲有障礙。』世尊說欲有障礙也。欲如骨鑊，世尊說欲如骨鑊也。欲如肉鬻，世尊說欲如肉鬻也。欲如把炬，世尊說欲如把炬也。欲如火坑，世尊說欲如火坑也。欲如毒蛇，世尊說欲如毒蛇也。欲如夢，世尊說欲如夢也。欲如假借，世尊說欲如假借也。欲如樹果，

世尊說欲如樹果也。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諸比丘！汝等知我如是說法。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欲有障礙。』我說欲有障礙。欲如骨鎖，我說欲如骨鎖。欲如肉嚮，我說欲如肉嚮。欲如把炬，我說欲如把炬。欲如火坑，我說欲如火坑。欲如毒蛇，我說欲如毒蛇。欲如夢，我說欲如夢。欲如假借，我說欲如假借。欲如樹果，我說欲如樹果。」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汝等知我如是說法。然此阿梨吒愚癡之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誣謗於我，為自傷害，有犯有罪，諸智梵行者所不憚也，而得大罪。汝愚癡人！知有此惡不善處也。」

於是，阿梨吒比丘為世尊面訶責已，內懷憂惑，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伺。

於是，世尊面訶責數阿梨吒比丘已，告諸比丘：「若我所說法盡具解義者，當如是受持。若我所說法不盡具解義者，便當問我及諸智梵行者。所以者何？或有癡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彼諍知此義，不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不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彼以顛倒受解法故。」

「譬若如人，欲得捉蛇，便行求蛇。彼求蛇時，行野林間，見極大蛇，便前以手捉其腰中，蛇迴舉頭，或蜇手足及餘支節。彼人所為求取捉蛇，不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以不善解取蛇法故。如是或有癡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彼諍知此義，不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不得此義，

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彼以顛倒受解法故。

「或有族姓子，不顛倒善受解義及文，彼因不顛倒善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彼不諍知此義，唯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得此義，不受極苦，亦不疲勞。所以者何？以不顛倒受解法故。

「譬若如人，欲得捉蛇，便行求蛇。彼求蛇時，手執鐵杖，行野林間，見極大蛇，先以鐵杖押彼蛇頂，手捉其頭，彼蛇雖反尾迴，或纏手足及餘支節，然不能蜇。彼人所為求取捉蛇，而得此義，不受極苦，亦不疲勞。所以者何？彼以善解取蛇法故。如是或有族姓子，不顛倒善受解義及文，彼因不顛倒善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彼不諍知此義，唯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得此義，不受極苦，亦不疲勞。所以者何？以不顛倒受解法故。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故。

「云何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猶如山水甚深極廣，長流駛疾，多有所漂，其中無舡，亦無橋梁。或有人來，而於彼岸有事欲度，彼求度時，而作是念：『今此山水甚深極廣，長流駛疾，多有所漂，其中無舡亦無橋梁而可度者，我於彼岸有事欲度，當以何方便，令我安隱至彼岸耶？』復作是念：『我今寧可於此岸邊收聚草木，縛作棹，乘之而度。』彼便岸邊收聚草木，縛作棹，乘之而度，安隱至彼。便作是念：『今我此棹多有所益，乘此棹已，令我安隱，從彼岸來，度至此岸，我今寧可以著右肩或頭戴去。』彼便以棹著右肩上或頭戴去。於意云何？彼作如是竟，能為棹有所益耶？」

時，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彼人云何為筏所作能有益耶？彼人作是念：『今我此筏多有所益，乘此筏已，令我安隱，從彼岸來，度至此岸。我今寧可更以此筏還著水中，或著岸邊而捨去耶？』」彼人便以此筏還著水中，或著岸邊捨之而去。於意云何？彼作如是，為筏所作能有益耶？」

時，諸比丘答曰：「益也。」

世尊告曰：「如是。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若汝等知我長夜說筏喻法者，當以捨是法，況非法耶？」

「復次，有六見處。云何為六？比丘者，所有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精或麤，或妙或不妙，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所有覺、所有想、所有此見非我有，我非彼有，我當無，我當不有，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所有此見，若見聞識知，所得所觀，意所思念，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所有此見，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當後世有，常不變易，恒不磨滅法，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於是，有一比丘從坐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頗有因內有恐怖耶？」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復問曰：「世尊！云何因內有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如是見、如是說，彼或昔時無，設有我不得。彼如是見、如是說，憂感煩勞，啼哭椎胸而發狂癡。比丘！如是因內有恐怖也。」

比丘歎世尊已，復問曰：「世尊！頗有因內無恐怖也。」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復問曰：「世尊！云何因內無恐怖也？」

世尊答曰：「比丘者，不如是見、不如是說，彼或昔時無，設有我不得。彼不如是見、不如是說，不憂感，不煩勞，不啼哭，不椎胸，不發狂癡。比丘！如是因內無恐怖也。」

比丘歎世尊已，復問曰：「世尊！頗有因外有恐怖也？」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復問曰：「世尊！云何因外有恐怖也？」

世尊答曰：「比丘者，如是見、如是說，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當後世有。彼如是見、如是說，或遇如來，或遇如來弟子，聰明智慧而善言語，成就智慧。彼或如來，或如來弟子，滅一切自身故說法，捨離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滅慢使故說法，彼或如來，或如來弟子，滅一切自身故說法，捨離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滅慢使故說法時，憂感煩勞，啼哭椎胸而發狂癡，如是說，我斷壞不復有。所以者何？彼比丘所謂長夜不可愛、不可樂、不可意念，比丘多行彼便憂感煩勞，啼哭椎胸而發狂癡。比丘！如是因外有恐怖也。」

比丘歎世尊已，復問曰：「世尊！頗有因外無恐怖耶？」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復問曰：「世尊！云何因外無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不如是見、不如是說，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當後世有。彼不如是見、不如是說，或遇如來，或遇如來弟子，聰明智慧而善言語，成就智慧。彼或如來，或如來弟子，滅一切自身故說法，捨離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滅慢使故說法，彼或如來，或如來弟子，滅一切自身故說法，捨離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滅慢使故說法時，不憂感，不煩勞，不啼哭，不椎胸，不發狂癡，不如是說，我斷壞不復

有。所以者何？彼比丘所謂長夜可愛、可樂、可意念，比丘多行彼便不憂惑，不煩勞，不啼哭，不椎胸，不發狂癡，比丘！如是因外無恐怖也。」

爾時，比丘歎世尊曰：「善哉！善哉！」歎善哉已，聞佛所說，善受持誦，則便默然。

於是，世尊歎諸比丘曰：「善哉！善哉！比丘受如是所可受，受已，不生憂惑，不煩勞，不啼哭，不椎胸，不發狂癡。汝等見所受所可受，不生憂惑，不煩勞，不啼哭，不椎胸，不發狂癡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汝等依如是見所可依，見已，不生憂惑，不煩勞，不啼哭，不椎胸，不發狂癡。汝等見依如是見所可依，見已，不生憂惑，不煩勞，不啼哭，不椎胸，不發狂癡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汝等受如是身，所有身常住不變易、不磨滅法。汝等見受如是身所可受身已，常住不變易、不磨滅法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所謂因神故有我，無神見無我，是為神、神所有，不可得、不可施設，及心中有見處、結著、諸使亦不可得，不可施設。比丘！非為具足說見及見所相續，猶如阿梨吒比丘本為伽陀婆利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為具足說見及見所相續，猶如阿梨吒比丘本為伽陀婆梨。」

「復次，有六見處。云何為六？比丘者，所有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精或麤，或妙或不妙，或近或遠，

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所有覺行、有想、所有此見，非我有，我非彼有，彼當無我，當不有，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所有此見，若見聞識知，所得所觀，意所思念，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所有此見，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當後世有，常不變易，恒不磨滅法，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所有比丘，此六見處不見是神，亦不見神所有，彼如是不見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世已，便無恐怖，因不恐怖已，便得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比丘度漚、過漚、破墮、無門、聖智慧鏡。云何比丘度漚耶？無明漚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得度漚也。云何比丘過漚耶？有愛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得過漚也。云何比丘破墮耶？無窮生死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得破墮也。云何比丘無門耶？五下分結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得無門也。云何比丘聖智慧鏡？我慢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聖智慧鏡。是謂比丘度漚、過漚、破墮、無門、聖智慧鏡。

「如是正解脫如來，有因提羅及天伊沙那，有梵及眷屬，彼求不能得如來所依識，如來是梵，如來是冷，如來不煩熱，如來是不異。我如是說：『諸沙門、梵志誣謗我，虛妄言、不真實，沙門瞿曇御無所施設，彼實有眾生，施設斷滅壞，若此中無我不說，彼如來於現法中說無憂。若有他人罵詈如來，撻打如來，瞋恚責數者，如來因彼處不瞋恚、不憎嫉，終無害心。』若人罵詈如來，撻打、瞋恚責數時，如來意云何？如來作是念：

『若我本所作、本所造者，因彼致此。』言然罵詈如來，撻打、瞋恚責數者，如來作是意。若有他人恭敬如來，供養禮事尊重者，如來因此不以為悅，不以為歡喜，心不以為樂。若他人恭敬如來，供養禮事尊重者，如來意云何？如來作是念：『若我今所知所斷，因彼致此。』若有他人恭敬如來，供養禮事尊重者，如來作是意。」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他人罵詈汝等，撻打、瞋恚責數者，若有恭敬供養、禮事尊重者，汝等因此亦當莫瞋恚憎嫉，莫起害心，亦莫歡悅歡喜，亦莫心樂。所以者何？我等無神、無神所有，猶如今此勝林門外燥草枯木，或有他人持去火燒，隨意所用，於意云何？彼燥草枯木頗作是念：『他人持我去火燒，隨意所用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若有他人罵詈汝等，撻打、瞋恚責數者，若有恭敬供養、禮事尊重者，汝因此亦當莫瞋恚憎嫉，莫起害心，亦莫歡悅歡喜，亦莫心樂。所以者何？我等無神、無神所有，有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若正智慧解脫命終者，彼不施設有無窮，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若有五下分結盡而命終者，生於彼間，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彼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便得苦邊。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彼三結已盡，得須陀洹，

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七往來天上人間，七往來已，便得苦邊。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若有信樂於我而命終者，皆生善處，如上有餘。」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梨吒經竟(四千五百七十字)

雜阿含經（六八四至六八七）

（六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色生厭、離欲、滅盡、不起、解脫，是名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受、想、行、識亦如是說。若復比丘於色生厭、離欲、不起、解脫者，是名阿羅漢慧解脫。受、想、行、識亦如是說。諸比丘！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有何種種別異。」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為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如來、應、等正覺者，先未聞法，能自覺知，現法自知，得三菩提，於未來世能說正法，覺諸聲聞，所謂四念處、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所未得法能得，未制梵行能制，能善知道、善說道，為眾將導，然後聲聞成就隨法隨道，樂奉大師教誡、教授，善於正法，是名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種種別異。

「復次，五學力、如來十力。何等為學力？謂信力、精進

力、念力、定力、慧力。何等為如來十力？謂如來處非處如實知，是名如來初力。若成就此力者，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轉於梵輪，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於過去、未來、現在業法，受因事報如實知，是名第二如來力。如來、應、等正覺成就此力，得先佛最勝處，能轉梵輪，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應、等正覺禪解脫，三昧正受，染惡清淨，處淨如實知，是名如來第三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如實知，是名如來第四力。若成就此力，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悉知眾生種種意解如實知，是名第五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悉知世間眾生種種諸界如實知，是名第六如來力。若於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於一切至處道如實知，是名第七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於過去宿命種種事憶念：『從一生至百千生，從一劫至百千劫。我爾時於彼生如是族、如是姓、如是名、如是食、如是苦樂覺、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分齊。我於彼處死、此處生，彼處生、此處死，如是行、如是因、如是方。』宿命所更悉如實知，是名第八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眾生死時、生時，妙色、惡色、下色、上色，向於惡趣、向於善趣、隨業法受悉如實知：『此眾生身惡業成就，口、意惡業成就，謗毀賢聖，受邪見業；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墮惡趣，生地獄中。此眾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謗賢聖，正見業法受；彼因彼緣，身壞命終，生善趣天上。』悉如實知，是名第九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諸漏已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身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第十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如此十力，唯如來成就，是名如來與聲聞種種差別。」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嬰兒，父母生已，付其乳母，隨時摩拭，隨時沐浴，隨時乳哺，隨時消息。若乳母不謹慎者，兒或以草、以土諸不淨物著其口中，乳母當即教令除去。能時除却者善，兒不能自却者，乳母當以左手持其頭，右手探其哽，嬰兒當時雖苦，乳母要當苦探其哽，為欲令其子長夜安樂故。」

佛告諸比丘：「若嬰兒長大，有所識別，復持草、土諸不淨物著口中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嬰兒長大，有所別知，尚不以腳觸諸不淨物，況著口中。」

佛告比丘：「嬰兒小時，乳母隨時料理消息，及其長大，智慧成就，乳母放捨，不勤消息，以其長大不自放逸故。如是，比丘！若諸聲聞始學，智慧未足，如來以法隨時教授而消息之；若久學智慧深固，如來放捨，不復隨時慇懃教授，以其智慧成就不放逸故。是故，聲聞五種學力，如來成就十種智力……」如上廣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有六種力。若六種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謂處非處如實知，如來初力。復次，過去、未來、現在心樂法受如實知……」如上廣說，「是名第二如來力。復次，如來禪、解脫、三昧、正受如實知……」如上廣說，「是名如來第三力。復次，如來過去種種宿命之事如實知……」如上廣說，「是名如來第四力。復次，如來天眼淨過於人眼，見諸眾生死此生彼……」如上廣說，「是名如來第五力。復次，如來結漏已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如上廣說，乃至「於眾中師子吼而吼，是名如來第六力。」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若有來問我

如來處非處力，如如來處非處智力所知見覺，成等正覺，為彼記說。

「若復來問如來自以樂受智力，如如來自以樂受智力所知見覺，成等正覺，為彼記說，是名第二如來智力。

「若有來問如來禪定、解脫、三昧、正受智力，如如來禪定、解脫、三昧、正受，為彼記說。

「若有來問宿命所更智力，如如來宿命所更所知見覺，為彼記說。

「若有來問如來天眼智力，如如來天眼所見，為彼記說。

「若有來問如來漏盡智力，如如來漏盡智力所知見覺，為彼記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七〇一至七〇三）

（七〇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十種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何等為十？謂如來處非處如實知，是名初力……」乃至漏盡，如上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若有來問如來處非處智力，如如來處非處智力所知所見所覺，成等正覺，為彼記說。如是乃至漏盡智力……」廣說如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〇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所有法，彼彼意解作證，悉皆如來無畏智所生。若比丘來為我聲聞，不諂不偽，質直心生，我則教誡、教授為其說法。晨朝為彼教誡、教授說法，至日中時得勝進處；若日暮時為彼教誡、教授說法，至晨朝時得勝進處。如是教授已，彼生正直心，實則知實、不實知不實，上則知上、無上則知無上，當知、當見、當得、當覺者，皆悉了知，斯有是處。

「謂五學力、十種如來力。何等為五學力？謂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如來十種力。何等為十？謂是處如實知非處……」如上十力廣說。「若有來問處非處智力者，如如來處非處智等正覺所知所見所覺，為彼記說，乃至漏盡智力，亦如是說。諸比丘！處非處智力者，我說是定非不定，乃至漏盡智者，我說是定非不定，定者正道，非定者邪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八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我世間，於世間及世間集不如是知者，我終不得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為解脫、為出、為離，離顛倒想，亦不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我於世間及世間集如實知故，是故我於諸天、世人、魔、梵、沙門、婆羅門及餘眾生，為得解脫、為出、為離，心離顛倒，具足住，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世間世間集、世間滅，世間集、世間出，世間集、世間滅、世間味、世間患、世間出，世間集、世間滅、世間出，世間集、世間滅道跡，世間集、世間滅、世間集道跡、世間滅道跡，世間集、世間滅、世間味、世間患、世間出，世間集、世間滅、世間集道跡、世間滅道跡、世間味、世間患、世間出。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釋種名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優婆塞？」

佛告摩訶男：「在家清白修習淨住，男相成就，作是說言：『我今盡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為優婆塞，證知我！』是名優婆塞。」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優婆塞信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於如來所正信為本，堅固難動，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壞。摩訶男！是名優婆塞信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戒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離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語、飲酒，不樂作。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戒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聞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聞具足者，聞則能持，聞則積集，若佛所說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悉能受持。摩訶男！是名優婆塞聞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捨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捨具足者，為慳垢所纏者，心離慳垢，住於非家，修解脫施、勤施、常施，樂捨財物，平等布施。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捨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智慧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智慧具足者，謂此苦如實知，此苦集如實知，此苦滅如實知，此苦滅道跡如實知。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慧具足。」

爾時，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中阿含經大品優婆塞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給孤獨居士與大優婆塞眾五百人俱，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五百優婆塞亦為作禮，却坐一面。給孤獨居士及五百優婆塞坐一面已，尊者舍梨子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座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舍梨子

去後不久，給孤獨居士及五百優婆塞亦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及眾坐已定，世尊告曰：「舍梨子！若汝知白衣聖弟子善護行五法及得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舍梨子！汝當記別聖弟子地獄盡，畜生、餓鬼及諸惡處亦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邊。

「舍梨子！云何白衣聖弟子善護行五法，白衣聖弟子者，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白衣聖弟子善護行，此第一法。

「復次，舍梨子！白衣聖弟子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慙，不望其報，不以偷所覆，常自護已。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白衣聖弟子善護行，此第二法。

「復次，舍梨子！白衣聖弟子離邪淫、斷邪淫，彼或有父所護，或母所護，或父母所護，或兄弟所護，或姊妹所護，或婦父母所護，或親親所護，或同姓所護，或為他婦女，有鞭罰恐怖，及有名雇債至華鬘親，不犯如是女。彼於邪淫淨除其心，白衣聖弟子善護行，此第三法。

「復次，舍梨子！白衣聖弟子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白衣聖弟子善護行，此第四法。

「復次，舍梨子！白衣聖弟子離酒、斷酒。彼於飲酒淨除其心，白衣聖弟子善護行，此第五法。

「舍梨子！白衣聖弟子云何得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白衣聖弟子念如來，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如是念如來已，若有惡欲即便得滅，心中有不善、穢污、愁苦、憂惑亦復得滅。白衣聖弟子攀緣如來，心靖得喜。若有惡欲即便得滅，心中有不善、穢污、愁苦、憂惑亦復得滅。白衣聖弟子得第一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

「復次，舍梨子！白衣聖弟子念法，世尊善說法，必至究竟，無煩無熱，常有不移動。如是觀、如是覺、如是知、如是念法已，若有惡欲即便得滅，心中有不善、穢污、愁苦、憂惑亦復得滅。白衣聖弟子攀緣法，心靖得喜。若有惡欲即便得滅，心中有不善、穢污、愁苦、憂惑亦復得滅。白衣聖弟子得此第二增上心。

「復次，舍梨子！白衣聖弟子念眾，如來聖眾善趣正趣，向法次法，順行如法，彼眾實有阿羅訶、趣阿羅訶，有阿那含、趣阿那含，有斯陀含、趣斯陀含，有須陀洹、趣須陀洹，是謂四雙八輩。謂如來眾成就尸賴，成就三昧，成就般若，成就解脫，成就解脫知見，可敬可重，可奉可供，世良福田。彼如是念如來眾，若有惡欲即便得滅，心中有不善、穢污、愁苦、憂惑亦復得滅。白衣聖弟子攀緣如來眾，心靖得喜，若有惡欲即便得滅，心中有不善、穢污、愁苦、憂惑亦復得滅。白衣聖弟子是謂得第三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

「復次，舍梨子！白衣聖弟子自念尸賴，此尸賴不缺不穿，無穢無濁，住如地不虛妄，聖所稱譽，具善受持。彼如是自念尸賴，若有惡欲即便得滅，心中有不善、穢污、愁苦、憂惑亦復得滅。白衣聖弟子攀緣尸賴，心靖得喜，若有惡欲即便得滅，心中有不善、穢污、愁苦、憂惑亦復得滅。白衣聖弟子是謂得第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

「舍梨子！若汝知白衣聖弟子善護行此五法，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舍梨子！汝記別白衣聖弟子地獄

盡，畜生、餓鬼及諸惡處亦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邊。」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慧者住在家，	見地獄恐怖，
因受持聖法，	除去一切惡。
不殺害眾生，	知而能捨離，
真諦不妄言，	不盜他財物。
自有婦知足，	不樂他人妻，
捨離斷飲酒，	心亂狂癡本。
常當念正覺，	思惟諸善法，
念眾觀尸賴，	從是得歡喜。
欲行其布施，	當以望其福，
先施於息心，	如是成果報。
我今說息心，	舍梨當善聽，
若有黑及白，	赤色之與黃，
龍色愛樂色，	牛及諸鴿鳥。
隨彼所生處，	良御牛在前，
身力成具足，	善速往來快，
取彼之所能，	莫以色為非。
如是此人間，	若有所生處，
刹帝麗梵志，	居士本工師。
隨彼所生處，	長老淨持戒，
世無著善逝，	施彼得大果。
愚癡無所知，	無慧無所聞，
施彼得果少，	無光無所照。
若光有所照，	有慧佛弟子，
信向善逝者，	根生善堅住。

彼是生善處， 如意往人家，
最後得涅槃， 如是各有緣。」

佛說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諸比丘，給孤獨居士、五百優婆塞，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優婆塞經竟(千五百四十九字)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晡利多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那難大，在波和利[木*奈]園之中。

爾時，晡利多居士著白淨衣，白巾裹頭，拄杖執蓋，著世俗屣，從園至園，從觀至觀，從林至林，遍遊從行徜徉。若見諸沙門、梵志者，便作是說：「諸賢！當知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

彼諸沙門、梵志以濡軟柔和語曰：「唯然。賢晡利多離俗斷俗，捨諸俗事。」

於是，晡利多居士遍遊行徜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當在佛前，拄杖而立，世尊告曰：「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晡利多居士白曰：「瞿曇！此事不然，此事不可。所以者何？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而沙門瞿曇喚我為居士耶？」

世尊答曰：「汝有相標幟如居士，是故我喚汝：『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世尊如是復至再三告曰：「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晡利多居士亦至再三白曰：「瞿曇！此事不然，此事不可。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而沙門瞿曇喚我為居士耶？」

世尊答曰：「汝有相標幟如居士，是故我喚汝：『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世尊問曰：「汝云何離俗斷俗，捨諸俗事耶？」

晞曇居士答曰：「瞿曇！我家一切所有財物盡持施兒，我無為無求遊，唯往取食，存命而已，如是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

世尊告曰：「居士！聖法、律中不如是斷絕俗事。居士！聖法、律中有八支斷俗事也。」

於是，晞曇居士捨杖却蓋，及脫俗屣，叉手向佛，白曰：「瞿曇！聖法、律中云何八支斷俗事耶？」

世尊答曰：「居士！多聞聖弟子依離殺、斷殺，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依離邪淫、斷邪淫，依離妄言，斷妄言，依無貪著、斷貪著，依無害恚、斷害恚，依無憎嫉惱、斷憎嫉惱，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殺、斷殺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殺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殺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殺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離殺、斷殺耶？』便依離殺、斷殺。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殺、斷殺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不與取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不與取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不與取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耶？』便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邪淫、斷邪淫？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邪淫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邪淫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

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邪婬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離邪婬、斷邪婬耶？』便依離邪婬、斷邪婬。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邪婬、斷邪婬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妄言、斷妄言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妄言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妄言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妄言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離妄言、斷妄言耶？』便依離妄言、斷妄言。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妄言、斷妄言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貪著、斷貪著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貪著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貪著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貪著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貪著、斷貪著耶？』便依無貪著、斷貪著。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貪著、斷貪著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害患斷害患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害患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害患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害患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害患、斷害患耶？』便依無害患、斷害患。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害患、斷害患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憎嫉惱、斷憎嫉惱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憎嫉惱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憎嫉惱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憎嫉惱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憎嫉惱、斷憎嫉惱耶？』便依無憎嫉惱、斷憎嫉惱。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憎嫉惱、

斷憎嫉惱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增上慢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增上慢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增上慢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耶？』便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也。是謂聖法、律中有八支斷絕俗事。」

居士問曰：「瞿曇！聖法、律中但是斷俗事，復更有耶？」

世尊答曰：「聖法、律中不但有是斷絕俗事，更有八支斷絕俗事得作證也。」

瞿曇多居士聞已，便脫白巾，叉手向佛，白曰：「瞿曇！聖法、律中云何更有八支斷絕俗事得作證耶？」

世尊答曰：「居士！猶如有狗，飢餓羸乏，至屠牛處，彼屠牛師、屠牛弟子淨摘除肉，擲骨與狗。狗得骨已，處處咬嚙，破脣缺齒，或傷咽喉，然狗不得以此除飢。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骨鑊。世尊說欲如骨鑊，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居士！猶去村不遠，有小肉臠，墮在露地，或烏或鷄，持彼肉去，餘烏鷄鳥競而逐之。於居士意云何？若此烏鷄不速捨此小肉臠者，致餘烏鷄競而逐耶？」

居士答曰：「唯然。瞿曇！」

「於居士意云何？若此烏鷄能速捨此小肉臠者，餘烏鷄鳥當復競逐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曇！」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肉臠。世尊說

欲如肉饜，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居士！猶如有人，手把火炬、向風而行。於居士意云何，若使此人不速捨者，必燒其手、餘支體耶？」

居士答曰：「唯然。瞿曇！」

「於居士意云何？若使此人速捨炬者，當燒其手、餘支體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曇！」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火炬。世尊說欲如火炬，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居士！猶去村不遠，有大火坑，滿其中火，而無烟[火*僉]。若有人來，不愚不癡，亦不顛倒，自住本心，自由自在，用樂不用苦，甚憎惡苦，用活不用死，甚憎惡死。於居士意云何？此人寧當入火坑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彼見火坑，便作是思惟：『若墮火坑，必死無疑，設不死者，定受極苦。』彼見火坑，便思遠離，願求捨離。」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火坑。世尊說欲如火坑，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居士！猶去村不遠，有大毒蛇，至惡苦毒，黑色可畏。若有人來，不愚不癡，亦不顛倒，自住本心，自由自在，用樂不用苦，甚憎惡苦，用活不用死，甚憎惡死。於居士意云何？此人寧當以手授與及餘支體，作如是說：『蜚我蜚我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彼見毒蛇，便作是思惟：『若我以手及餘支體使蛇蜚者，必死無疑，設不死者，

定受極苦。』彼見毒蛇，便思遠離，願求捨離。」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毒蛇。世尊說欲如毒蛇，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居士！猶如有人，夢得具足五欲自娛，彼若悟已，都不見一。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夢也。世尊說欲如夢也。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

「居士！猶如有人假借樂具，或宮殿樓閣，或園觀浴池，或象馬車乘，或繒綿被，或指環、臂釧，或香瓔珞頸鉗，或金寶華鬘，或名衣上服，多人見已，而共歎曰：『如是為善，如是為快。若有財物，應作如是極自娛樂。』其物主者，隨所欲奪，或教人奪，即便自奪，或教人奪，多人見已，而共說曰：『彼假借者，實為欺誑，非是假借。』所以者何？其物主者，隨所欲奪，或教人奪，即便自奪，或教人奪。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假借，世尊說欲如假借，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

「居士！猶去村不遠，有大果樹，此樹常多有好美果。若有人來，飢餓羸乏，欲得食果，彼作是念：『此樹常多有好美果，我飢羸乏，欲得食果，然此樹下無自落果可得飽食及持歸去，我能緣樹，我今寧可上此樹耶？』念已便上。復有一人來，飢餓羸乏，欲得食果，持極利斧，彼作是念：『此樹常多有好美果，然此樹下無自落果可得飽食及持歸去，我不能緣樹，我今寧可斫倒此樹耶？』即便斫倒。於居士意云何？若樹上人不速來下者，樹倒地時，必折其臂、餘支體耶？」

居士答曰：「唯然。瞿曇！」

「於居士意云何？若樹上人速來下者，樹倒地時，寧折其臂、餘支體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曇！」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樹果，世尊說欲如樹果，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是謂聖法、律中更有此八支斷絕俗事而得作證。

「居士！彼有覺、有觀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已離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已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修學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說此法時，瞿曇居士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瞿曇居士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由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本著白淨衣，白巾裹頭，拄杖執蓋，及著俗屣，從園至園，從觀至觀，從林至林，遍遊行徜徉，若見諸沙門、梵志者，便作是語：『諸賢！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彼諸沙門、梵志濡軟柔和，語我言：『唯然。賢瞿曇離俗、斷俗，捨諸俗事。』世尊！我於爾時，彼實無智安著智處，實無智祠，又無智食，實無智，奉事

如智慧人。世尊！我從今日，諸比丘眾及世尊弟子，此實有智，安著智慧處，實有智祠，又有智食，實有智，奉事智慧人也。世尊！我今再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本所信敬重外道沙門、梵志者，從今日斷。世尊！我從今三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晡利多居士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晡利多經竟(三千六百四十二字)

雜阿含經（九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爾時，釋氏摩訶男與五百優婆塞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在家淨住，乃至盡壽，歸依三寶，為優婆塞，證知我！」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須陀洹？」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須陀洹者，三結已斷已知，謂身見、戒取、疑。摩訶男！是名優婆塞須陀洹。」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斯陀含？」

佛告摩訶男：「謂優婆塞三結已斷已知，貪、恚、癡薄。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斯陀含。」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阿那含？」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阿那含者，五下分結已斷已知，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摩訶男！是名優婆塞阿那含。」

時，摩訶男釋氏顧視五百優婆塞，而作是言：「奇哉！諸

優婆塞，在家清白，乃得如是深妙功德。」

時，摩訶男優婆塞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九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在家清白，乃至盡壽，歸依三寶，為優婆塞，證知我！」

摩訶男白佛：「世尊！云何為滿足一切優婆塞事？」

佛告摩訶男：「若優婆塞有信無戒，是則不具，當勤方便，具足淨戒。具足信、戒而不施者，是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修習布施，令其具足滿。信、戒、施滿，不能隨時往詣沙門，聽受正法，是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隨時往詣塔寺，見諸沙門，不一心聽受正法，是不具足。信、戒、施、聞修習滿足，聞已不持，是不具足；以不具足故，精勤方便，隨時往詣沙門，專心聽法，聞則能持。不能觀察諸法深義，是不具足；不具足故，精勤方便，信、戒、施、聞，聞則能持，持已，觀察甚深妙義，而不隨順知法次法向，是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信、戒、施、聞，受持觀察，了達深義，隨順行法次法向。摩訶男！是名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

摩訶男白佛：「世尊！云何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

佛告摩訶男：「若優婆塞能自立戒，不能令他立於正戒；自持淨戒，不能令他持戒具足；自行布施，不能以施建立於他；

自詣塔寺見諸沙門，不能勸他令詣塔寺往見沙門；自專聽法，不能勸人樂聽正法；聞法自持，不能令他受持正法；自能觀察甚深妙義，不能勸人令觀深義；自知深法能隨順行法次法向，不能勸人令隨順行法次法向。摩訶男！如是八法成就者，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

摩訶男白佛：「世尊！優婆塞成就幾法自安安他？」

佛告摩訶男：「若優婆塞成就十六法者，是名優婆塞自安安他。何等為十六？摩訶男！若優婆塞具足正信，建立他人；自持淨戒，亦以淨戒建立他人；自行布施，教人行施；自詣塔寺見諸沙門，亦教人往見諸沙門；自專聽法，亦教人聽；自受持法，教人受持；自觀察義，教人觀察；自知深義，隨順修行法次法向，亦復教人解了深義，隨順修行法次法向。摩訶男！如是十六法成就者，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亦安慰他人。」

「摩訶男！若優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彼諸大眾悉詣其所，謂婆羅門眾、刹利眾、長者眾、沙門眾，於諸眾中威德顯曜。譬如日輪，初、中及後，光明顯照。如是，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初、中及後，威德顯照。如是，摩訶男！若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世間難得。」

佛說此經已，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從坐起，作禮而去。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彌勒菩薩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彌勒菩薩白世尊言：「菩薩摩訶薩成就幾法，而行檀波羅蜜，具足六波羅蜜，疾成無上正真之道？」

佛告彌勒：「若菩薩摩訶薩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羅蜜，疾成無上正真等正覺。云何為四？於是，菩薩惠施佛、辟支佛，下及凡人，皆悉平均不選擇人，恒作斯念：『一切由食而存，無食則喪。』是謂菩薩成就此初法，具足六度。

「復次，菩薩若惠施之時，頭、目、髓、腦，國、財、妻、子，歡喜惠施，不生著想。由如應死之人臨時還活，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爾時，菩薩發心喜悅，亦復如是，布施誓願不生想著。

「復次，彌勒！菩薩布施之時，普及一切，不自為己使成無上正真之道，是謂成就此三法，具足六度。

「復次，彌勒！菩薩摩訶薩布施之時，作是思惟：『諸有眾生之類，菩薩最為上首，具足六度，了諸法本。何以故？食已，諸根寂靜，思惟禁戒，不興瞋恚，修行慈心，勇猛精進，增其善法，除不善法，恒若一心，意不錯亂，具足辯才，法門終不越次，使此諸施具足六度，成就檀波羅蜜。』

「若菩薩摩訶薩行此四法，疾成無上正真等正覺。是故，彌勒！若菩薩摩訶薩欲施之時，當發此誓願，具足諸行。如是，彌勒！當作是學。」

爾時，彌勒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出世有四無所畏，如來得此四無所畏，便於世間無所著，在大眾中而師子吼轉於梵輪。

「云何為四？我今已辦此法，正使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蜎飛蠕動之類，在大眾中言我不成此法，此事不然。於中得無所畏，是為第一無所畏。

「如我今日諸漏已盡，更不受胎。若有沙門、婆羅門，眾生之類，在大眾中言我諸漏未盡者，此事不然。是謂第二無所畏。

「我今已離愚闇法，欲使還就愚闇之法者，終無此處。若復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眾生之類，在大眾中言我還就愚闇之法者，此事不然。是謂如來三無所畏。

「諸賢聖出要之法，盡於苦際，欲使不出要者，終無此處。若有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眾生之類，在大眾中言如來不盡苦際者，此事不然。是謂如來四無所畏。

「如是，比丘！如來四無所畏，在大眾之中，能師子吼轉於梵輪。如是，比丘！當求方便，成四無所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清旦從靜室起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

一面坐。爾時，佛告舍利弗曰：「汝今諸根清淨，顏貌與人有異，汝今遊何三昧？」

舍利弗白佛言：「唯然，世尊！我恒遊空三昧。」

佛告舍利弗言：「善哉！善哉！舍利弗！乃能遊於空三昧。所以然者，諸虛空三昧者最為第一，其有比丘遊虛空三昧，計無吾我、人、壽命，亦不見有眾生；亦復不見諸行本末，已不見，亦不造行本；已無行，更不受有；已無受有，不復受苦樂之報。

「舍利弗當知，我昔未成佛道，坐樹王下，便作是念：『此眾生類為不剋獲何法，流轉生死不得解脫？』時，我復作是念：『無有空三昧者，便流浪生死，不得至竟解脫。有此空三昧，但眾生未剋，使眾生起想著之念，以起世間之想，便受生死之分。若得是空三昧，亦無所願，便得無願三昧；以得無願三昧，不求死此生彼，都無想念時，彼行者復有無想三昧可得娛樂。此眾生類皆由不得三昧故，流浪生死。』觀察諸法已，便得空三昧，已得空三昧，便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我爾時，以得空三昧，七日七夜觀視道樹，目未曾眴。舍利弗，以此方便，知空三昧者，於諸三昧最為第一三昧，王三昧者，空三昧是也。是故，舍利弗！當求方便，辦空三昧。如是，舍利弗！當作是學。」

爾時，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告諸比丘：「一時，世尊住王舍城，我住耆闍崛山中。我獨一靜處，作如是念：『云何名為聖住？』復作是念：『若有比丘不念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是名聖住。』我作是念：『我當於此聖住，不念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多住，多住已，取相心生。』爾時，世尊知我心念，如力士屈申臂頃，以神通力，於竹園精舍沒，於耆闍崛山中現於我前，語我言：『目犍連！汝當住於聖住，莫生放逸。』我聞世尊教已，即離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如是至三，世尊亦三來教我：『汝當住於聖住，莫生放逸。』我聞教已，離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

「諸大德！若正說佛子者，則我身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所以者何？我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以少方便，得禪、解脫、三昧、正受。譬如轉輪聖王太子，雖未灌頂，已得王法，不勤方便，能得五欲功德。我亦如是。為佛之子，不勤方便，得禪、解脫、三昧、正受，於一日中，世尊以神通力三至我所，三教授我，以大人處建立於我。」

尊者大目犍連說此經已，諸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五六至五五八）

（五五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娑祇城安禪林中。

爾時眾多比丘尼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爾時，世尊為眾多比丘尼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時，諸比丘尼白佛言：「世尊！若無相心三昧，不涌、不

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此無相心三昧，世尊說是何果、何功德？」

佛告諸比丘尼：「若無相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此無相心三昧智果、智功德。」

時，諸比丘尼聞世尊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時，眾多比丘尼往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難：「若無相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此三昧說，是何果、何功德？」

尊者阿難語諸比丘尼：「姊妹！若無相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世尊說是智果、智功德。」

諸比丘尼言：「奇哉！尊者阿難！大師及弟子同句、同味、同義，所謂第一句義。今諸比丘尼詣世尊所，以如是句、如是味、如是義問世尊，世尊亦已如是句、如是味、如是義為我等說，如尊者阿難所說不異，是故奇特，大師及弟子同句、同味、同義。」

時，諸比丘尼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五五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爾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

時，有闍知羅比丘尼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問尊者阿難：「若無相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尊者阿難！世尊說此何果、何功德？」

尊者阿難語闍知羅比丘尼：「若無相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世尊說是智果、智功德。」

闍知羅比丘尼言：「奇哉！尊者阿難！大師及弟子同句、同味、同義。尊者阿難！昔於一時，佛在娑祇城安禪林中。時，

有眾多比丘尼往詣佛所，問如此義。爾時，世尊以如是句、如是味、如是義為諸比丘尼說，是故當知奇特，大師弟子所說同句、同味、同義，所謂第一句義。」

時，闍知羅比丘尼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如闍知羅比丘尼，迦羅跋比丘尼亦爾。

（五五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俱睺彌國瞿師羅園。爾時，尊者阿難亦住俱睺彌國瞿師羅園。

時，有異比丘得無相心三昧，作是念：「我若詣尊者阿難所，問尊者阿難：『若比丘得無相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此無相心三昧何果？世尊說此何功德？』尊者阿難若問我言：『比丘！汝得此無相心三昧耶？』『我未曾有。』實問異答。我當隨逐尊者阿難，脫有餘人問此義者，因而得聞。」

彼比丘即隨尊者阿難，經六年中，無有餘人問此義者，即自問尊者阿難：「若比丘問無相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世尊說此是何果、何功德？」

尊者阿難問彼比丘言：「比丘！汝得此三昧？」

彼比丘默然住，尊者阿難語彼比丘言：「若比丘得無相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世尊說此是智果、智功德。」

尊者阿難說此法時，異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五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利弗妬路國，尊者阿難及尊者迦摩亦在波羅利弗妬路雞林精舍。

時，尊者迦摩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語尊者阿難：「奇哉！尊者阿難！有眼有色、有耳有聲、有鼻有香、有舌有味、有身有觸、有意有法，而有比丘有是等法，能不覺知。云何？尊者阿難！彼比丘為有想不覺知，為無想故不覺知？」

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有想者亦不覺知，況復無想。」

復問尊者阿難：「何等為有想於有而不覺知？」

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初禪具足住。如有想比丘有法而不覺知。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禪，空入處、識入處、無所有入處具足住。如有想比丘有法而不覺知。云何無想有法而不覺知？如是比丘一切想不憶念，無想心三昧身作證具足住，是名比丘無想於有法而不覺知。」

尊者迦摩比丘復問尊者阿難：「若比丘無想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世尊說此是何果、何功德？」

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若比丘無想心三昧，不涌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世尊說此是智果、智功德。」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歡喜隨喜，各從坐起去。

雜阿含經（五六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精舍，與眾多上座比丘俱。

時，有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比丘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時，諸上座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

教、照、喜已，默然住。

時，質多羅長者詣尊者那伽達多比丘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尊者那伽達多告質多羅長者：「有無量心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云何？長者！此法為種種義故種種名？為一義有種種名？」

質多羅長者問尊者那伽達多：「此諸三昧為世尊所說？為尊者自意說耶？」

尊者那伽達多答言：「此世尊所說。」

質多羅長者語尊者那伽達多：「聽我小思惟此義，然後當答。」

須臾思惟已，語尊者那伽達多：「有法種種義、種種句、種種味，有法一義種種味。」

復問長者：「云何有法種種義、種種句、種種味？」

長者答言：「無量三昧者，謂聖弟子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恚，寬弘重心，無量修習普緣，一方充滿。如是二方、三方、四方上下，一切世間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恚，寬弘重心，無量修習，充滿諸方，一切世間普緣住，是名無量三昧。云何為無相三昧？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無相心三昧身作證，是名無相心三昧。云何無所有心三昧？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無所有，無所有心住，是名無所有心三昧。云何空三昧？謂聖弟子世間空，世間空如實觀察，常住不變易，非我、非我所，是名空心三昧，是名為法種種義、種種句、種種味。」

復問長者：「云何法一義種種味？」

答言：「尊者！謂貪有量，若無諍者第一無量，謂貪者是有相，恚、癡者是有相，無諍者是無相。貪者是所有，恚、癡者是所有，無諍者是無所有。復次，無諍者空，於貪空，於恚、

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是名法一義種種味。」

尊者那伽達多問言：「云何？長者！此義汝先所聞耶？」

答言：「尊者！不聞。」

復告長者：「汝得大利，於甚深佛法，現賢聖慧眼得入。」

質多羅長者聞尊者那伽達多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